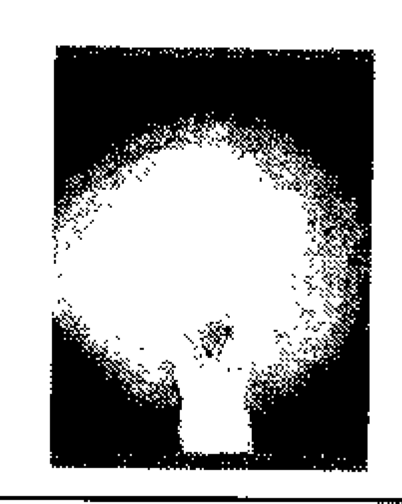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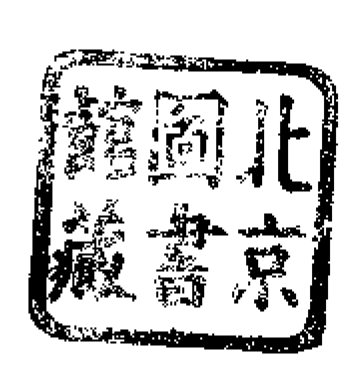

葉聖陶集
第十一卷

叶圣陶集

第十一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3 号

叶 圣 陶 集

第十一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责任编辑　缪咏禾　常烽凤

出版发行：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江 苏 新 华 印 刷 厂

（南京中央路145号，邮政编码：210009）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9 字数250,9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精装 1,200，平装 1,000

ISBN 7—5343—1406—2

I·67　　定价：平装 4.45 元
精装 5.95 元



作者任教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时与同事合影

左起：殷康伯、叶圣陶、孙鑑平、王伯祥、朱韫石、

吴宾若、沈君宜、徐毓才、董志尧、陈泳霓

一九一七年春摄于甪直鲁望祠



作者在河北涿鹿会晤师范和中小学教师

摄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十一日

关于師范教育

（一）現在大家逐渐重視師范教育，认为师范教育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这是很可欣喜的事。

重视師范教育，期望在不远的将来，绝大部分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师都是师范出身，所教学校的级别与所受的師范教育的级别相当，師大師院出身的教高中，幼师出身的教幼儿园。

学得高深些的师范毕业生教较高级的学校，学得浅近些的师范毕业生教低级的学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据说别国大都如此；又听说美国的小学教师必是大学毕业生，确否不详。

《关于师范教育》的草稿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当小学教师可不容易。我在1912年开始当小学教师，当初以为教孩子们识字读书学算术，没有什么难。谁知道教了几天就觉得难，要他们真正领会我的讲解，难；要他们鼓起热情来答问题做练习，难；还有揣摩他们的心理，捉摸各人的脾气，更是一个难。那时候并没有人给我提示说"切莫在困难面前低头"，可是我总算不曾知难而退。我从年长于我的同事们学习，我从我所教的一班孩子学习，渐渐懂得了一些，减少了一些难。怎么说从我所教的一班孩子学习呢？他们天天在我面前上课游戏做种种活动，只要我能随时留心随时想，[redacted]这些个全[redacted]是活生生的教材，随时在那里教我该怎么样才能懂得他们教他们。随后我渐渐感到于这事业有些乐趣。全班孩子聚精会神地学功课，差不多连自身都忘了的时候，我乐；某几个孩子毫无拘束，跟我说些家里的情形或是所见所闻所想的时候，我乐；某个孩子回答问题说得明白透彻，某个孩子练习簿上写得有条有理，某个孩子犯了[redacted]过失，经我

《小学教师的工作》誊清稿

一九六二年八月

目　　录

教育杂文一卷

教育杂文二卷

教育杂文三卷

晴窗随笔

教育碟文一卷



儿童观念之养成

儿童一切观念皆以先入为主，夫人而知之矣。当八九岁之时，正儿童渐与外物相接触而增进其智识之时也，于斯时无论何事，印入其脑中即深镂而不可拔。试观老年人，于年壮时之事每不能记忆，而于儿时之事则历历能数记之，无丝毫爽。是可知矣。

然儿童一切观念，岂尽以先入为主哉？大半每因接触外物之久暂，而定其印入脑中之深浅。

儿童于八九岁时所接触者何？非学校即家庭耳，则亦无所谓先入后入也。然一日三分计之，学校得其一分，家庭得其二分，在学校之时间少，居家庭之时间多。况学校有假日，而家庭无一日离，家庭久而学校暂，从可知之。

学校中之接触，得之于师者，必无戕贼儿童之智识道德，可决言也。然而处学校之时既暂，家庭中之接触苟有戕贼儿童智识道德之事，则儿童将弃其学校中所得而就家庭。甚矣家庭教育之不可忽也，偶一不慎即生弊病。请举一事以证之。

邻有一儿，年九岁，初等小学二年级生，于教师之所授，颇能深信，时或流露语中。见人说“礼拜”二字，必曰“吾侪中国人称‘星期’，讵为耶教徒而曰‘礼拜’也哉？”见人着洋

货，必曰“外国人要吸尽我国财源，我等总不要用洋货。”其于教师之言，能信且记若是，而于书中一切，亦必能信之记之也。

暑假有一日，忽听此儿午膳，问其女佣曰：“我吃荤，抑吃素？”盖此日下午，伊母令之去烧雷祖香也。及饭毕，余问之曰：“烧香有益乎？”儿笑而不答。度其母既命之去，则必陈说烧香之益，而儿已深印脑中矣。余问之曰：“国文教科第三册第十三课，岂忘之乎？雷祖亦偶像也，先生讲此课之时，想必讲及偶像之不必崇拜与不可崇拜，而今乃信之耶？”儿又笑而不答。

呜呼，于此可见家庭教育当处处留心矣，以至能实践师言之儿童，而信夫无谓之烧香，不可谓非家庭教育胜于学校教育传导之力矣。且此等迷信，最能束缚儿童之心志，尤为不可。夫于家庭之中，长与儿童共者惟母。故欲使家庭教育之得宜，舍母无所属焉。

我敢告儿童之母曰：凡有戕贼儿童智识道德之事，不可行之，不可言之，行则为儿童所摹仿，言则为儿童所听从。儿童所至信者莫如母，为之母者，苟能于其学校中之所得，为之阐解，以补其不足，使学校家庭之教育不相离异，在儿童接触既多，导之者均为至信之人，则其正确之观念乃得以永不挠动。万不可儿童在学校则闻祛迷之言，归家则告以“勿作此想，且将雷殛 ”，致心志反成束缚，学校之教育亦如未受也。

虽然，此特其一端耳，他如吸烟，博弈，所患尤有甚于此者，在学校之所得不足以偿在家庭之所失。女子之教育不

讲，他日为人母，谁不若是？吾草此篇，吾怜儿童，吾尤怜儿童之母矣。妇女教育，今日何可缓哉？

1911年8月发表

原题《儿童之观念》

我校之少年书报社

儿童求学，爰来学校；学校应其求，乃授之以课程。知勉强注入之徒劳也，知利用儿童求知心之事半功倍也，故教授方法采用自学辅导主义，课前令之豫备，课后复令温习，务以养成其自力研修之习惯。唯是学校课程范围有限，而儿童之求知心曾无涯涘，以有限应无涯，难乎其无违教育之本旨矣。我校有鉴于此，爰有少年书报社之设，其旨趣有二端：

一、增进学生课外之智识，二、养成学生自学之基础。

少年书报社成立之第一日，但有童话、儿童教育画、少年杂志数种而已。既贴通告于揭示处，儿童纷至沓来，教师乃大忙碌，为之取书，为之登记，未几而存书已罄，后来者遂有向隅之叹。明日还书，或皱其角，或败其面，非复昨日之整洁，问其故，则合家之人争先快观，遂致损坏。乃知携归观览决非善计，改定阅书必在校内，又以各级同时借阅颇嫌拥挤，因规定各级阅书日期及时间。厥后渐次添置书籍，教师复为捐助之，差足一橱，爰特辟一室为阅书之所。又思管理书报之责苟委诸学生，亦练习办事之一端，遂令高等级生公推若干人为管理员。既推定，令编一藏书目录而后分类储诸阅书室。兹调查最近书目，凡分有十六类：童话、少年丛书、少年杂志、文学、史学、地学、算学、理科、音乐、手

工、小说、尺牍、字帖、画帖、写真画、普通杂志。书报社阅书时间凡四：上午始业以前，午后始业以前，散学后，星期日上午，复以各级分配之。

大抵学级低之儿童，喜阅童话、儿童教育画及写真画等，一编在手，莫不欲释还展，笑逐颜开。学级较高之儿童，则喜阅少年丛书、少年杂志及小说等；并有为功课之预备而参考各科学书者，考参既得，走笔录之。社中复备日报三种，儿童于日报喜览国内近事及欧战情况。本日报纸一到，诸儿环视之不欲遽出。

吾人欲调查儿童阅书之实况，印有调查表。凡人入书报社阅书者，必填写一纸，积一月，则汇订成册，以备稽考。最近取得数纸汇录于下。（表略。表列姓名、年级、阅读日期、书名及册数、心得五栏。）就上列数纸，可以推想儿童阅书之程度。大约初年级儿童，仅能将书中之一部分或一意义摘记"心得"栏中，高年级儿童，则能为大体之论断：程度虽异，而开卷有益则同。后此复令高等级儿童逐书为提要一则，汇订成册，庶几提纲絜领，使后之览者得所指导也。

书报社管理员，类能视社事如己事，而对之生责任心，此于各种自动事业皆然，不仅书报社管理员也。而管理员所期望，独在观书人数之众多，苟一时而有二三十人入社观书，管理员则乐不可支，引为己荣，一若人数众多为其管理得法之特别标识者。是故当值之人来校必绝早，暮归必独迟，遇有新到书籍，尤必利用一种广告术，以引起同学之注意，此不必为督责，咸克尽职。社中规则，星期六须检点书籍，是时全体管理员咸集，见藏书有破碎者则共同修葺之。顾其事不常

有，则以平日阅书时间，管理员常在室看守，决不会有破坏书籍之举也。

1916年4月发表

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

我是个小学教师，小学教育界的情形，当然比他人晓得的详细些。就我所晓得的情形而论，竟可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好现象纵不是没有，至多只有二三分罢了，因此感喟频兴，思潮起落，觉得非改弦更张不可。这篇文字，一半算是我自己和一部分小学教师的忏悔，一半算是改弦更张的一个“楔子”。但愿读者不以人废言，将篇中所说审察一番，便是作者无上光荣了。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但是有些种子竟不能发芽，便发了芽，竟有苗而不秀、华而不实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先天的遗传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遭逢的环境有什么不适宜的地方，是一种原因；那从事栽培的种植家不知植物的可能性，横加摧残，是又一种原因。称职的种植家栽培植物，虽不能增加植物的可能性，却能渐渐改良那不良的遗传性和环境。不称职的种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遗传性和环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么植物就糟了。如今把植物比做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栽培小学生有效没有效，只有他负责任。

如今小学教师的缺点，就在欠修养功夫。无论什么事业，我们去做它，必须先把这项事业的价值理解明白。既经理解，

我们确信这项事业是高尚的，神圣的，便一举一动都和它有精神的侔合，这便是成功的基础，便是修养。小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已经过几许学问家的讨论，答案很不一致。若叫我下个完全的答案，我如今也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是我常常自问：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我便想，若是单叫他们摹仿古人的行径，记忆古人的思想，那么有记载前言往行的"陈编"在那里，识些字懂些讲解便完事了，要什么小学教育？若是单叫他们学得一技一艺，得以养家活口，那么各项商业工业有招收学徒的办法，否则也只消办些艺徒学校、商业学校就可以了，要什么小学教育？原来人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他既已为人，乃在他将进而为更高尚的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能参加整个人类的进化历程，便算是个有价值的人。那么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当然是每个人必需具有的了。这真实明确的人生观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认识到的；但是又不能东寻西找，耗费了许多光阴，直到了下半世才认识到。必须在幼年的时候就能认定方向，纵然没有什么"人生观"的名词在脑际，却走一步进一步，自然而然不走到岔路上去，才能越进越真切，不白做了一世的人。这幼年的时候，不就是做小学生的时候吗？替小学生定个方向，使他们对准了方向，充分发挥他们的可能性，不就是小学教育的力量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

我在上文说过，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如今要使小学生有一种真实明确的人生观，要用种种方法去陶冶他们，自

己就不可不先有一种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如今的小学教师对于人生的问题，我并不武断，竟可说十之七八还没有讨论过。原来处世立身，定个见解，无论是好是坏，均得称为人生观。然而"道其所道，非我所谓道"，要求切合于人生的真实明确的"道"，他们就茫然无所闻了。其实中国各界的男女大抵如此。自己的方向还没有定，却要引导他人；自己从事的事业的价值还没有理解，却要做这项事业，陶冶他人：这是可能的吗？若是不可能，却虚有其表，挂个"为人先导"的照牌，岂不是戴着假面具闹着玩吗？这就是小学教育没有好成绩的根本原因——教师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没有修养功夫。

如今一般的小学教师抱的是怎样的人生观呢？原来我们中国人凡是称为读书明理的，从传统上环境上总带着几分学究气息，他们的人生观就是什么"继承道统"，"宣扬圣道"等等。这些话如果真实明确的，切合人生的，自当称赞他们窥见了真际，不必可怜他们辱没了自己的个性。但是他们所说的"道统""圣道"，都玄之又玄，找不出真际来。在他们看来，"继承道统""宣扬圣道"是人间一种特别神圣的事业，超出人生的普通行为之上，不是普通人都能做的事业，就因所谓的"道统""圣道"只可以"神会"的缘故。他们还在庆幸自己的人生观"玄之又玄"，不可捉摸，超出于普通的行为之上；究其实际，他们这些话只配在他们"摇头""摇笔"的时候运用，若说切合普通行为的人生观，他们一些也没有，简直同无知无识的人没有差别。如今做小学教师的虽然不能说都是这一辈学究，大概也不免沾些气味，带些色彩。他们抱定了他们的

笼统玄妙的不切合人生的人生观去陶冶小学生，于是说："欲为圣贤便为圣贤，欲为豪杰便为豪杰，唯在立志而已。"圣贤豪杰是怎样构成名词的？这个"志"又怎样立法？他们就不去研究了。他们又把道德上的"玄名"作为训育的材料，什么"诚""敬""恭""俭"，许多名词说了一连串，便算"我尽我心"了。他们不知道这些名词不过是从各种行为概括出来的一种"玄名"。他们也不想用怎样的方法，才能使学生的种种行为配得上这些"玄名"。他们"循名遗实"，"倒果为因"，结果教育自教育，学生自学生，教育和学生不发生什么关系，自然难以得到好的结果了。

学究气味的小学教师，总的病根在于他们的笼统玄妙、不切合人生的人生观，若要洗刷一新，非去掉旧的，找到正路，用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来替代那旧的人生观不可。可是要找到这替代品可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只须摇摇头摇摇笔就可以完事。人生活在世间占个怎样的地位？人的知能是怎样的性质？种种社会是怎样的情状？个人处于社会中应当怎样？这等问题，都要切切实实作个答案。要作这等答案，又先要把关于这等问题的各门科学，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论理学、哲学等等，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从各门科学中得到切合现代人生的概念；把这些概念并合起来，找出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才能立定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试问现在的小学教师，对于这种种科学抱的是什么态度？莫名其妙，从未接触过的是一类；略一涉猎便嗤为无用的是一类；至于明白科学的重要，处在"教人"的地位，还肯在那里孜孜不倦研究的，实在是寥若晨星了。我曾想过，那

些学究气味的小学教师习染已深，根性难改，也不必加以责备了；那些受过完全师范教育的教师，都研究过上面所说的各种科学，他们的人生观与那些学究气味的总有所不同吧？然而考查他们的实际，竟和我的想法大不相同。他们在师范学校里，就把伦理、心理等等学科看作最无味的东西，一上这些课头便胀了，不过为了分数不得不勉强敷衍一下；等毕了业，做了教师，这等无味的东西快快撵出脑海还来不及，谁还肯费心思去研究。另一方面，那学究气味的人生观不消用分析的方法去精确研究，就可以笼笼统统，供"摇头""摇笔"时应用；他们欢喜的正是容易和普通，于是舍彼就此，自然而然加入了学究的行列。他们把学术看作无用之物，不是表示真理不是必需的吗？真理既然不是必需的，教育事业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小学教师欠缺修养功夫，教育事业的根本就得了病，一切设施大概是错的；即使不错，也只会枝枝节节做去，决不能做到根本上。我这句话，随便找些事实都可以证明。小学教师没有切合人生的人生观，对于教育就没有确定的主义；但是身为教师，又不可不有一种主义做幌子，于是人家主张的主义，只要它是通行的，有势力的，便亦步亦趋的拿来主张。人家说"军国民教育"是强国的根本，他们便叫学生唱《从军乐》，练习野战；人家说职业教育是富国的基础，他们便叫学生织草鞋，编竹席。这些主义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是全面的还是偏乖的？究竟哪一种是应当主张的？他们却不从学术上和自己的理性上下一个断语，——大概他们没有这能力。最妙的是熔各种主义于一炉，凡是世人主张的，他们

应有尽有，不管是水乳交融的，还是相互矛盾的，其实牵强附会，舍己从人，简直没有自己的主义。人家主张的主义，有许多是迎合社会、迁就现状的；他们对于社会现状但求相容，本来没有矫正社会改进现状的趋向。教育和社会本当互相适应，脱离了社会，教育便失去根据。所谓"适应"，贵在顺进化之理，以备应付将来；若以现状为已足，只求受教育者和现状相应，那么教育便成了一部印书机，还有什么价值！那盲从"印书机"的教育主义的人，不是走入了迷途吗？再说，人家抱定一种主义，用种种手段去贯彻它，才定下许多设施；设施的精神并不在设施的本身，而在他那主义。若是不明白这种主义的精神，单把许多设施搬来，这样"邯郸学步"，枝枝节节，支离破碎，勉强厮混，可以断定是劳而无功的。

凡是自己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人，对于他人的情性和希望，也模模糊糊，弄不明白。小学教师没有确定的主义，大半由于他们不明白学生现在的情性和将来的希望。学生有怎样的可能性？学生要求于学校的是什么？学生将来最好要做怎样的人？这等题目，他们都答不上来。他们只从自己的模糊的偏见来定一切设施，只拣那最容易的不用费心的做去。对于训导和管理，他们所取的唯一的方法叫做"严格"，六七岁的孩子便须规行矩步，不许他们有活动的自由。孩子的情性是最活动不过的，勉强他们受拘束，就不免有耐不住的时候，依旧活动起来。这时候教师如临大敌，仿佛官吏对待乱民一样，定要设法压服了他们，自己才神恬心安。除了这"如临大敌"的时候，除了上课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就没有接触的机会。从这个现象就可看出，他们主张教师是训斥学生的，

因为学生好捣乱，具有劣根性的缘故。这个主张其实也谈不到训导管理，不过是摧残学生的可能性，使他们的可能性日渐消灭罢了。这个主张的反面，还有个最容易最不用费心的方法，就是“放任”。这种放任主义，若出于“顺着孩子的天性，引导他们接近那切合人生的人生观”的见解，那是再好没有了。可惜的是他们只做那上半句，并没有做完全。小学生的许多行为，确也有染了恶习的，那决不能说是他们的天性；然而抱放任主义的教师一律放任，不想个方法，谋个补救。大家说改良社会首在教育，尤其是最普及的小学教育。如今小学生染了社会的恶习，教师没有能力帮他们洗刷，却要以教育去改造社会，岂不是个梦想！我想，做教师的果真要使训导收到效果，应当以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做起点，把儿童的情性详细研究一番，然后本着自己认识人生观的方法，顺了他们的天性，指导他们也走上正当的轨道。这其间，教师怎样指导怎样纠正，都是满足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种种现象在我跟前呈现，各不相同，我只须抱定了根本大法，就是使小学生打定具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基础，随机应付；切不可执定一种方法，以牢固的成见去应付千变万化的现象。况且学生并非处于“被治者”的地位，所以连“宽猛相济”的“谄道”也不适用，还说什么“严格”，说什么“放任”！

书籍的作用，简单说来只是古人的思想行为的符号。古人的思想行为已经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认为是不错的，就拿来作根据再向前进步，省得重走那古人已经走过的路；若认为是错的，就改个方向，省得跟古人同入迷津。要知道古人的思想行为是怎样的，不得不去寻找古人思想行为的符号，这

就是读书。学校教育要叫学生读书，便是这个意思。但是要注意，读书是要学生知道“已往”，为“未来”作准备。那些没有切合人生的人生观的教师不很领会读书的作用，只知道自己是读过书的，别人也是读过书的，以为读书是人生一件特别的事情，于是也叫学生读书；至于怎样才能使读书跟人生发生关系，要怎样读法才能引导学生为未来作准备，他们就不去问询了。他们最勤恳的功夫便是参考古典，罗列考据，做教科书的注释家。至于教科书里的材料是不是切合人生的？是不是为未来作准备所必要的？离开了教科书，是不是别无教授的材料？这等问题，他们是决不敢想的。我想学生受这样的教授，若是不很用心，倒是他们的造化；如果全部容受，无不记忆，那么吃亏就不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读书只求记忆，没有研究的方法，没有实验的机会，那究不会切合人生，丝毫没有用处。然而听讲、记忆、背诵，一件件做去，却费了许多精神，占了许多时间。一个人在幼年的精神和时间是何等可贵，无端被教师引导用在“死读书”上了，就同抛在汪洋大海里一样。这是吃亏的第一层。幼年吃了亏，走错了路，将来改换方向，弥补缺憾，即使容易，许多精神和时间已经耗费了，如果不耗费而用在正当的方面，将来的成功定能增加许多。何况习惯既成便根性难移；幼年所做的功夫，用“盲从”二个字便可概括，那“喜明辨”“爱真理”的可能性已渐渐澌灭无馀，将来处理人生事务就脱不了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张，到那时受旁人批评，说什么“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做了他人的奴隶”，不都是现成话吗？这是吃亏的第二层。然而究竟是谁的罪过呢？

上面说的，是那些完全领受教师的教训的学生，其馀的学生对于这样的教授又怎样呢？他们会想："我睁开眼来，看见天然界的现象是最好玩不过的。我走到各处，看见种种人为的事业是最奇妙有趣的。但是教师要我们读书，这有什么趣味！拘束了我的身体，耽搁了我东寻西找的功夫；什么课什么课上个不完，不知为的什么？难道不读书就不能做人！"我想他们这样想实在也难怪，儿童的天性本是注重事实的，欢喜自己去做的，凡是合乎他们天性的，他们就愿意知道它，学会它；与他们的天性不相侔合的，他们就不想知道，不高兴学。学校教育定出各种科目叫学生学习，只为帮助他们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那么应当就他们耳闻目见的种种事物，把研究的方法，推理的途径，一一给以指导。为教授的便利起见，把种种事物分析开来，便有了关于身体、关于修养、关于知识的种种科目，许多科目统贯起来只是一条线索，就是帮助他们确定切合人生的人生观。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觉得样样是事实，样样有趣，样样做得到，他们便分外勤奋。这时候他们觉得很有用得着书籍的地方，他们便去读书。因此可见，教师教各种科目，教各种教科书，并不是教过就完事了，还要以教育的价值为出发点，适应着学生的天性，拣那学生需要的给他们指导。教师日常教的虽是某科某书，然而心思力量必须集注在这个出发点上，那么所有的设施才有根基，没有茫无目的的弊端。又因为要使学生为"未来"作准备，当然不能只教给他们以往的成法和科学的结果，须知"成法"和"结果"是有限的，"未来"却是只顾进步没有穷尽的，所以最要紧的是引导他们练成能处置未来，进而使自己成为更

高尚的人的动力。但是如今的小学教师，只顾教书的竟占了大多数，却不管学生是否需要，能否容受。其中也有很热心的，他们把以往的成法，科学的结果，凡是自己懂的，一一明明白白教给学生，很有手段，而且确无谬误；学生自己不必费什么心力，只须记住教师的教授就算受到"衣钵"了。其实这两种教法都算不得学校教育，却把学校变成了"学科杂货店"；学生到学校里来，充其量不过得到些学科的皮毛，还说不到货真价实。由于教法的不得其当，学科各各独立，没有认定教育的价值是共同的出发点，教历史的只顾教他的历史，教算术的只顾教他的算术；各种学科互相没有关联，也没有适应人生事务的应用方法。我曾听见一个商人批评学校教育说："学校里头科目太多，徒费学生的精神，有什么用处！"他这样说固然没有明白教育的价值，然而用来批评当前大多数学校的教育现状，也不能说他不对。

小学教师对教育没有主义，对教授没有根本的出发点，那么教育事业就非常简单了，教师只须逢场作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今天不登场，不做和尚，和教育便没有丝毫关系；换一句话说，他们做教育事业是适逢其会，偶一为之，至于精神的侔合，是根本就没有的。他们抱着这等态度，对事业的成功和失败便不负责任，所以对于学校里的一切设施只求省事，只求"无为而治"；什么校园、运动场、工作场、会堂、图书馆、博物室等等设备，什么集会、工作、运动、旅行、考察种种活动，他们一概看得无足轻重，可省即省。目前许多学校的设施不能周妥，经费的缺乏固然是一个大原因；但是这种种设施可以使学生接触实际事物，促进他们求知求能，发

展他们的可能性，使他们认识到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因而决不能抛弃，应该从省俭方面去寻找替代。也有许多学校居然有这等设施，然而设施是死的，怎样利用它们使学生得到知识和能力，还需要活的手段。教师的手段全仗他的修养，教师若没有修养，便同没有技术的工匠一样，对着机械只好瞪着眼看，不知道如何使用。然而他们并不感到自己的缺憾，原来他们置备这等设施之初意，不过看人学样，用来做学校的装饰品，他们甚至把学生也当作学校的装饰品。所以现在一般的学校不是枯寂无味，像座古庙，便是五花八门，像个杂乱的古董铺，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没有趣味。他们把学校弄得非常简单，仿佛是天地间的一个特别的境界；而家庭和社会，都没有这样简单。家庭是学生产生的地方，学校却和家庭不同；社会是学生将来发展的地方，学校又和社会不同，然而学生偏偏要进这样的学校，在这特别的境界里消磨上许多岁月。学生等到毕了业，出了学校，却依然故我，没有得到处理家庭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较好的方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学生一进这样的学校就觉得没趣，就把学校里所教授的抛在一旁，心思和气力都用到学校以外的事物上去了，那么社会上的种种弱点不免乘虚而入。这不是一个弊端吗？学生到学校里来，本想为"未来"作准备，如今学校和家庭社会都格格不入，学生即使努力也是枉费心力，那些惰性较深的索性看穿了，不去枉费心力了。然而为着未来的人生，决不能没有准备；如今把作准备的时间胡乱葬送了，学生将来的一生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不是又一个弊端吗？

小学教师不明白教育的真价值，又容易流于偏重形式的

弊端。他们不知道学生的情性怎样，便把学生当作一件机械。他们又不知道学生要求于学校的是什么，便叫学生迁就学校，给学校装场面，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就因为把学生当作机械，不承认学生有活动的个性，所以行动作息都要求一律，整日叫学生坐在教室里或站在操场上，各占二三尺见方的地位，此外便没有活动的所在，便是这班教师的绝妙的管理法！教授学科，他们预先编定教案，自己怎样问，学生应当怎样答，逐句话逐个动作，一一配定了各占若干时间；到了上课的时候，只把自己问的和学生答的照所列的表表演完毕，没有不合预先设计的，连时间也没有差错，这便是这班教师的无上教授法！他们还以为这等机械的动作练习得多了，学生一定得益不少，所以增加授课钟点，到太阳落了山才放学，便是他们的热心教授！他们又定出种种规则，什么事得怎样，什么事不得怎样，都详载无遗，仿佛一部《违警律》；只求学生不犯规，不必叫他们来训斥，便自以为"训育有方"了。为查察学生的成绩，他们便注重考试；为严格学习的年限，他们便扣算学生的缺课，这等事一时也写不尽。我并不是说学生不应当进课堂、上操场、习答问、守规则、应考试、不缺课，但是教师对教育没有确定的主义，单单把这些事项作为题目来做，那么能不说是"徒具形式"吗？他们认为学生是为学校而来的，所以叫学生开运动会、学艺会等等，叫学生作了书画文字向各处投稿，好给学校装场面。他们还细行密字编成各种表册，管理上的训导上的教授上的都有，但是不从这些表册求个统计，找出什么改进教育的方法，只求他人看了赞一声"表册完备"便算得到了全部的功用。我并不是说学生不应

当锻炼身体，不应当学艺，也不是说学校里不应当编造表册，作为“证往知来”的依据。但是对设施的着眼点不正确，这等设施就完全失却了教育的精神和价值，那么能不说是“专务形式”吗？

我把现今小学教育的大部分情形，差不多都说到了。照我所说的情形看来，不能不想到非改弦更张不可。现在有许多人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触，觉得小学教育若再因循下去，必然对孩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于是有许多报纸杂志在那里鼓吹“教育者须修养”，“立教育基础于人生观”，“人格教育”等等主张，这不是很可喜的现象吗？可惜做这些文字的不是教师，更不是小学教师，我想旁观者的言论纵然清切详明，决无强人必从的力量；或者竟有人愿意听从，但是能不能觉悟到自己的不是，把不是根本抛弃，然后努力研求，自己寻到个是的趋向，还说不定。教育事业原是教师做的，教师不能只等旁人来“觉我”，要靠自己觉悟。“自觉”和“外铄”，在旁人看来似乎没有区别，在实际上精神上却大异其趣。凡是人生的一切，从“外铄”得来的，虽言表名理，行合正谊，也不过是被动的；若是从“自觉”得来的，便灵心澈悟，即知即行。我是个小学教师，所以我要“自觉”！我希望小学教育收到真实的功效，所以要请许多小学教师一同“自觉”。

1919年2月27日写毕

敬告创办义务学校诸君

今天读了顾学君《对于工商界义务学校之意见》一文，他那真切的见解，感人极深。他的主要的意义，是说“义务教育重在演讲的教育，不重在书本的教育；重在知识的教育，不重在技能的教育。”这话精当扼要，我绝对赞同。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些意见，写在下面，做顾学君这篇文字的“申义”吧。

今请问，办义务学校为的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尽可不加思索的说道：“使一辈失学的人受教育。”那么请再问，他们没有受而必须受的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可难回答了。他们能说话，能吃穿，能谋生，能游戏，若说长此以往，毫无变更，也可以消遣一世，不感到缺少些什么。如今开了义务学校，请他们入学，倘若还是枝枝节节，从他们说话、吃穿、谋生、游戏等等上不相侔合的进行授受，纵有成效，也不过增加他们几许零星的能力。这些零星的能力，不经过整统的训练，那就不一定有益；有时反竟有害。俗语所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便是个适当的例。所以他们所必须的虽是生活的种种知识，但必经过整统的训练。换一句话说，他们所必须的是以种种知识为基础，立于真实的人生观上的教育；便是“怎样做人”的教育。

我们的伴侣们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以为无过真实的人生观了。他们随时消遣，忘其所以，自然毫无感觉。有时处身清寂之境，扪心自省，便有一缕疑虑来袭脑蒂："做人究竟是为什么？"对于这等疑问，他们平时没有体验过，哪里答得上来？因为得不到解答，烦闷便由此而起。于此烦闷之中，而求聊以自慰的方法，便有"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了了之"，……种种谬妄的人生观，一时也写不尽许多。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既已做人，却不晓得怎样做人，那么种种行为便是盲目的，没方向的。大众如此，还说什么社会的进化？

义务学校应当帮助来学的人的，便是使他们认识到真实的人生观。有人说："这个题目太高深了，如今还谈不到，还得逐步逐步的引导他们，如今且引他们走第一步。"我却不大相信这样的话。思想尽管高深，只要是切合人生的，虽属下愚，总有感受和印合的可能，不该说"谈不到此"。人生观可以比作走路的目的地，不该将它比作步子。没有目的地尽管走去，走了十步、百步、千步，还是个无意识的行动。说什么先走第一步？

况且我们做事总要求彻底，不彻底的，似是而非的，还是不做的好。如今我们要帮助我们失学的伴侣，使他们得到真实的利益，唯有照我上面所说的做去，使他们认识到真实的人生观。譬如我们寻到一块地方，生满乱草。乱草是没有用的，刺人的，我们便把它一齐刈去，种些有用的植物。我们希望极丰满的收获，所以要选择最优良的种子；倘若种了些中等下等的种子就算了事，这不是辜负了地力吗？

办义务学校既认定了主旨，施行教育就有了个总的出发

点。教他们算术，目的不单在算术；教他们国语，目的不单在国语；……要使他们觉得算术、国语等等知识是切合人生的，是认识真实的人生观的材料；便是说话、吃穿、谋生、游戏，也使他们有人生评价的觉悟。这样的教育才有真切的效益。以前的或者现在的教育没有实效，就为了没有这个总的出发点。

用书教育，早有人怀疑了。在我们的学校里，有几种科目，像历史、地理、理科等，想废去教科书，也不用讲义，只用演讲和直观的方法来授受。我们还要把这样做的理由和实施情况，逐一宣布出来，酿成一种学校革新运动哩。如今先把理由略述一些，贡献于办义务学校诸君。我国学校有一种弊病，便是学生只知读书。他们对于读书的观念，仿佛说"读书者，读书也"。他们不晓得读书是供给我们酿成经验的材料，不去根据书里的内容，体验四周的事物，再创造自己的新经验。这样读书，丝毫没有触着做人，怎样能够根据已往，应付未来呢？扼要说来，便是"但知读书，忘却人生"。如今把教科书废了，讲义也不用了，只把种种事物讲给他们听，引起他们的推理力；指给他们看，引起他们的观察力。倘若对于国文、算术种种科目的名称，他们不大理会，或竟忘了，也不打紧；但使他们感觉到这些都是人生必要研究的事物，都是认识真实的人生观的材料。

教室教授的方法决不是最妥善的，只为了求人工、场所、时间的经济，才采用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所以不妥善，就因为使学生感觉到教室是处于家庭社会以外的一种特殊的境地。有许多学校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所以有表演、谈话、校

外教授、修学旅行种种方法，使学生觉得他们所做的只是切合人生的事实，忘了自己是在学校这个特殊境地里。换一句说，便是“受教育，求知识，并不是特殊的事情，只不过是努力做人罢了。”

照上两段所说，义务学校不必用什么教科书，也不必拘什么上课形式，只消施教的和求学的真诚相投，团结一致，形式上是知识的授受，精神上却是认识到真实的人生观的结合。吾知办义务学校诸君，一定不以此为奢望，一定愿达到这个地步。

倘若全国都兴办义务学校，而且有同一的精神，那么所收真实的效益，将超越“强国”这一标的，乃在我们的伴侣，都进而为更高尚更合理的人。这是何等的功利！

1919年8月6日发表

小学教育的改造

以前的小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不希望得到一个像"教育儿童"这样的笼统的回答。于是我们留心观察以前的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看他们持的什么见解。我这里所说的"以前"，指的是中国自办学校起直到今日。我不能知道中国教育界的整个情况，我常接触到的只不过是百数十位小学教师和数十个小学校，然而我从所谓的"视察报告"、"参观笔记"中留心观察，也可以说知道个十之五六了。就从这十之五六来看（虽不能说是全部，然而是多数的），中国的小学教育事业立足在哪一种任务观念上，或是或非，或当或不当，就有可以注意和评论的价值。

一般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以为儿童所需求于学校的，是取得前人的知识和克制自己的德行。他们又以为知识是可以授与的，德行是可以勉强修练的。所以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把知识授与儿童，勉强儿童修练德行。授与知识的方法，便是诵习古人思想行为的记录。诵习纯熟，疏解明白，便算是得到了知识的本体了。修练德行的方法，是使儿童将平时的习惯嗜好一概摒弃，另外过一种一言一动都须顾虑的符合玄虚抽象的概念的生活，能够耐得下过得惯这种生活的，便算是有德行了。对于古人的记录能悉数容受，对于这种特殊生

活能身体力行，便是成绩最好操行最好的学生，那么，传授记录最明白，督促诵习最勤恳，责备儿童过这特殊生活最谨严的，当然就是最尽职的老师了。他们以为这个观念一定是不错的，这等方法又是万世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除了这个任务，小学教育就没有别的责任了。有时儿童对于知识竟不能容受，对于特殊的生活竟不能成为习惯，他们便非常恼怒，以为自己对于学生可谓倾诚竭力，无以复加了，而学生竟不体谅他们的苦衷，承教之后丝毫不产生影响，这不是学生的罪过吗？于是加以训斥和种种惩罚，幽闭，留级，甚至开除。惩罚之后，这些儿童如果仍旧在学校里受教育，教师还是照样只管授与知识，只管勉强儿童修练德行。好像学校是一个模型，儿童是一种物质。玻璃厂里的做瓶子的模型，一定要把玻璃装进去才能成器，把泥土装进去是成不了玻璃瓶的，所以玻璃厂不要泥土。学校对于儿童也是如此。你若是个不中式的儿童，学校就认为是不能成器的，不合制造之用，定必将你剔出。

小学教育立足在前面所述的任务观念上，出现了什么结果呢？我见到许多进过小学的儿童，觉得他们并没有从受教育上得到什么幸福。其中也有学行真不差的，然而这样的儿童并不普遍，这就不能说是小学教育的效果。从社会的整体来观察，也看不出从小学教育上得到了什么进步。倘若一般儿童都不进学校，从儿童个人来看，从整个社会来看，也不过如此。这并非过激之词，试把许多受过教育的和没受教育的人混杂在一起，若从某些零碎的知识看，或许可以分别出谁受过教育，谁不曾受过教育；若从真的知识作为观察的着

眼点，恐怕就很难加以区分了。

以前的小学教育没有效果，一定是任务观念有不惬当之处。为什么会有不惬当之处？因为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把人生看得太简单太机械了。他们以为人生的种种行为，只不过是各不相关的表现，把这些各不相关的种种逐一学会，便是人生的真义。他们根据这个观念去教学生，列举出德目和科目来，向学生讲明这是什么意义，那该怎样修练，有时还真个引导学生去学习。讲到老师的职务，便分出训导、教授、管理三大项，哪一事属于哪一项，划分得非常清楚，似乎彼此之间全不相关。这种设想是否谬误，只消看看我们的生活实际是否和它相应，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未做之先总有一种需求；这就是目的；以为目的达不到，便是非常的缺憾；唯有朝着目的做去，觉得越来越接近目的了，兴趣也就自然来了；这样越做越有兴趣，结果便是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几曾想到这样做才符合德目所称的“勤”和“毅”？几曾想到为了要有“勤”和“毅”的德，我们才这样做？德目对于儿童来说，是绝对不会发生兴趣的。成人有着牢固的成见，不能自己破除思想里笃古尊贤的偶像，才会对德目产生病态的兴趣，并且成为种种德目的牺牲。教师把儿童当作固守成见的成人一样看待，真可谓“拟不于伦”了。把教师的职务划分为训导、教授、管理，从儿童的发展来看也不切合自然。教师预存着划分的观念，于是在教授的时候，只想着我此刻的职务全在于知识的传授，此外如养成良习、陶冶性情，都非所问。在训导的时候，只想着我此刻的职务全在于诏告善言，勉去恶德，此外如事务的

经验与技术的修练，悉非所及。这样做去，前者何异于贩卖的商贾？后者何异于传教的牧师？至于管理，计划事务的设置，稽核学生的功过，倘若离开了教育的本旨，便像商家的会计和社会上的警察了。教师既然如此，儿童的感觉会怎样呢？他们觉得一件一件零碎的知识，硬要他们理解、记忆、练习；然而这些知识并不是他们感到需要的，因而不发生兴趣；只为了教师谆谆督责，从旁逼迫，他们才不得不去理解它，记忆它，练习它。临了去考查他们，他们还并未真个理解，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非常之少。因为这样的授受，最好的结果也不过使儿童理解了老师的教授罢了。教师所教授的并不是切合人生的事事物物，儿童并不感到缺少这些知识的困苦，对这些知识自然无所需求，怎么会发生兴趣呢？教授怎么会得到成功呢？他们聆受教师训诲之时，只听得教师说："你们应当这样！""遇到什么时候，你们应当怎样做去！"他们可能会想："我们觉得什么事有兴趣，高兴做就做了，你们所说的遇到什么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遇到呢？即使遇到了，要先从脑子里去寻找教师说过的应当怎样做去才去做，岂不麻烦累事吗？"如果儿童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不能认为毫无理由。也许他们并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只觉得教师的训诲是枯燥的，虚玄的，拘束的，因而不加理会。也许由于特种的原因，他们早已养成了信仰教师的习惯，因而恪守教师的训诲，把教师的训诲作为立身之本，那么最吃亏的就是儿童本身了。

以前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又把儿童的心理看得太简单太机械了，认为认识、联想、练习、应用等等都是各自独立的事，相互没有联络，没有整统的关系。他们无论教什么东

西总是段落分明，按步循序，以为认识的时候只是认识，和联想等等无关，在联想的时候只是联想，也和其他无关。其实无论儿童和成人，他的一思一动，总是心灵和肌体的复杂活动。研究心理的时候固然不可不细细分析，按诸实际，哪有一件事像教师教儿童专练什么这样单纯？认识的时候，就是应用旧有的经验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就是得到新的认识的时候；这其间参互错综，果就是后者的因，因还是前者的果，不必分开，也无法分开。如果要勉强划分阶段，以为按步循序，儿童便可以得到真的知识，其弊病就在于不顾整体的统一，忽略了根本。我不得不说这是个劳而无功的方法。

前面的两节说的是教师对于人生没有真实明确的观念：自己不明白人生的究竟，也就不明白儿童的究竟。换一句话说，便是不明白使儿童怎样才算真好。又因为不明白儿童的心理，所设计的德目和科目，以及教育步序方法，往往成为徒劳。而要明白儿童的究竟和儿童的心理，教师非先自觉不可。

教师在没有自觉之前，他羡慕往古，务求侔合，他的人生观只不过是一种虚玄的抽象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只能供空幻的默想，影响到行为，便成为笼统、散漫、迷信种种现象，都成事不足，败事有馀。有许多人以为人生的究竟只是要生活，这固然不错，然而怎样改善生活，使生活永远继续下去，他们就不去研究了。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想，对于人生的究竟从未形成观念，那就更没有可说的了。但是人生终究是实际的，不是虚玄的；生活终究是希望改善和永远继续下去的，不是随时敷衍而是需要有意识的。如果"胡天胡帝"，人生还

有什么价值。儿童受了教师的影响，他们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又，教师的训导、教授、管理既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然而他们那欢喜观察、玩弄、仿效等本能，却仍然要随处发泄的，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如果不从合理而系统的路走去，就跑到了散漫无归的荒野。也有一些儿童，他们的本能薄弱，仿佛孱弱的种子，发出的芽细弱可怜，若不加培壅，等不到开花结果先就枯萎了，滋长发荣的本能就此永远埋没了。本能薄弱的儿童接受那不明白儿童心理的教育，就和这细弱的幼芽一样。——可知以前的小学教育，对于儿童没有积极的效果，消极的影响却随处皆是。

以前的教师有时也考察儿童受教育之后，有没有得到实际的效益；谁知一经考察就得了五个字："他们不好学。"因而想，儿童不好学，或者由于他们不懂得功课的效益的缘故，于是细细地给他们讲这科有什么效益，那科有什么用处。又怕他们虽然很愿意得到这等效益，而没有途径，目的难以达到，于是学这科学那科的方法一一给他们讲个明白。这样试验了一番，哪里知道并没有好结果，他们的不好学依然如故。其实，这样的推想本身有两层谬误。第一，以为我们对于一件事物所以能达到"好之"的地步，一定因为羡慕它的效益，贪图它的用处；却不曾想到其中还有解决疑难和应付环境等种种兴趣。第二，以为儿童的心理和习性和深谋远虑的成人是没有区别的；成人对于事物力求精研，往往有为着未来的功利目的，便以为儿童的心理和习性大约也是如此。实则儿童的各种举措哪里为了什么未来的效益和功利？他们头脑里无所凭借，几曾忽然定出个预计表，而后才有举措？逢到疑难

当前，他们只想去弄明白，去应付，所以他们只管自己玩弄，抚摩，观察，试验，在成人看来也许觉得可笑，而他们却有无上的乐趣。他们从解决疑难得到了快感，就欢呼跳跃，继续练习。因为对任何事物都有兴趣，他们就肯练习，新的经验就逐渐增多了。这是真的效益和功利，但是他们何尝先定下个预计表？可知儿童的不好学，一定是学校里的设施不能引起他们玩弄、抚摩、观察、试验的动机，因此不能使他们产生快感，结果就是使他们不高兴去练习。

我们且去考查一下小学校里的设施。我先说人们有一种弊病，凡是一种制度，大家受到了利益，就觉得这是最好的了，必须永远保存下去，不再想还有没有更好的，能使大家受到更大的利益。这种弊病是从“凡是成立的制度都含着真理”这个概念来的。不知任何制度所以建立，只因为当时可以使大家得到更多的利益，自然就认为是真理。时代向前推移，世事发生了变易，先前的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了，当然应弃去旧的，别寻新的制度。然而一般人却普遍地保守着先前的制度，不肯有所更改，以为仍旧可以满足现在的欲望，这是何等的顽固！以前的小学制度是当年比较有益的，也并非最好的，然而后人仍保守着，当作千古不变的定则。其中最显著的便是教室制度和用书制度。

许多事理往往非常浅显，而且眼前即是；人们看它过分平常，因而不加注意，于是总绕着纡远的道路，行那不切实际的方法。拿知识的的获得来说，只不过是欲望、兴趣和努力相连续的结果。孩子看见人步行，非常艳羡，于是本着他的足的本能，努力学步，后来竟自己能走了。只有自己能走了，

才可以算知道了走的意义，具备了走的知识。其实任何知识的获得，都与孩子学走一样。以前的教师以为这是孩子的状态，不适用于引导他们成为成人；学走路的过程，不适用于求知识：于是认为过去传下来的制度才是切当的授予知识的方法，哪里知道成人正是孩子的发展，求知识和学步的情形原来是一样的。

教室制度的好处，就在于节省教育的人力和时间，论它的起源，还由于宗教的遗制。于是历世相传，凡是学校都有教室，仿佛是天经地义。大家不想一想：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吗？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不使儿童受到牺牲，而能收到节省人力和时间的效果呢？我们试想，使欢喜活动的儿童离开了他们玩弄、抚摩、观察、试验的环境，坐在教室里，所占的地位不过一桌一椅，所见到的东西不出于一室之外，所接触的事物就是某某科目，这不是一种特异的拘束的境界吗？在教室里进行教授，教师即使能注意启发，引起旧观念，授与新事物，然而为什么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儿童没有预想到的事物来讨论呢？对于没有预料到的事物即使认真去讨论，哪里及事物当前，自己用思想去应付它那样亲切有味呢？即使有实观教育，得以验证，哪里及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事物，自己设法去试验它证实它那样有兴趣呢？在教室里是学习的时候，仿佛出了教室就不是学习的时候了。在教室里须要应用学习得来的知识，仿佛出了教室就不必应用学习得来的知识了。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呢？就因为教室是一种特异的拘束的境界。虽然并没有向儿童明说，然而事实如此，早已在暗地里默默诏示他们了。

书籍的效用在于传授以往的成绩，流布个人的思想。用书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使学生知道这些成绩和思想，并备遗忘。世间倘若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和发明，把人类的思想行为一一保留在书籍中，那么读书当然是重要的事。但是知识的获得并不专靠读书，读书不过是种种学习方法中的一种罢了。我们为了研究事物，应付事物，为了备自己参考，省却妄费心思，于是去读书。可见读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以前的人对于书籍的概念非常模糊，以为书籍便是知识，所以要得到知识只消读书，于是学校里就有了用书的制度。儿童进了学校，就觉得唯一的重务便是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书为的什么。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实际的事物，他们都淡忘了，心里就只有书籍了。儿童受到这样的陶冶，怎么能不走到知行不能合一的道路上去呢？也有能够知行合一的人，他们多是出了学校之后，从实际生活的经验中自己觉悟过来的。他们的心力全用在书籍上，或者注释，或者讲解，或者记忆，或者议论，自己只处于客的地位；有时也关合到自身，影响到生活，然而不过是摹拟书上所说的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知识并不是从实际的经验中得来的。真要收到知行合一的好结果，必须使儿童从实际中获得知识。书籍是非用不可的，是必需的，但是只宜于用来帮助思考，而不应该当作绝对的不可争议的结论。书籍中的种种结论，不是不可以用来做学习的材料，而且正是要使儿童获得的材料，但是怎样获得这些材料，必须让他们自己去经验；倘若经验之后，结论和书籍不同，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当诉诸事实，不当盲从书籍。总而言之，学校宜使儿童多多接触实际事物，使他们随

处觉得有兴趣，随处可以研究，他们就随处可以获得切己的利益。学校里多备书籍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应当摆在图书室里，而不把书籍特定为儿童每天必需接触的东西，这样才能使书籍的权威不超出于实际事物之上。儿童要解决疑难，满足欲望，自己去观察试验，这和查考书籍一样重要。有人以为诵习了书籍，再用事物来做实证，也未尝不是什么办法。不知道我们是为了解决实际的事物才去运用书籍的，不是为了书籍上怎样说，才去找相巧的事物来做证明。所以实际事物是主，书籍是宾。如果照那些人的说法，就是主和宾换了位置，根本的观念先已谬误，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儿童在进学校之前，自有他们的生活；进了学校，自然是继续他们的生活。所以两者必须顺着一个方向，不过在质的方面有所不同，便是学校生活比以前的生活合理而有系统。他们将来出了学校，终其一生，把学校生活所得的经验作为基础去应付事物，这才收到了学校教育的效果。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他们的生活境遇可以说骤然改变了。生物的境遇改变了，能渐渐变化以求适应；儿童的境遇骤然改变，他们也会渐渐改变生活，适应那新的境遇。但是这种适应和深谷里的鱼变为盲鱼一样，是一种消极的倾向。学生出了学校，人家以为他们有知识了，他们也以为自己有知识了，实则上真实的知识，不知道究竟得到了百分之几。他们把活动的心性和丰富的兴趣，白白的埋葬在教室和书籍里头了。

有了用书的制度和教室的制度，就不得不分科目来教儿童。与实际生活相比较，就觉得科目的划分有简单和支离的

缺憾。学校里选定了若干科目来教授儿童，教者以为儿童一定要学习了这许多东西，方算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所以只要进了学校，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有兴趣没有兴趣，这些科目是非学习不可的。科目之外，关系人生的事物还有许多，这许多事物因为和日常的事物混在一起而无法区分，就没有列为专门的科目，就够不上教授的价值。儿童倘若在科目之外另有需要的事和感兴趣的活动，因为没有定在科目之中，在学校里只得舍弃而不去弄它。学校里只顾选定现成的科目，叫儿童来凑合，来购买，只为了教者的方便，哪里肯顺着儿童的需求来规定种种设施呢？不妨请教师自己来省察省察，这几个科目能把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包括得尽吗？这几个科目都是合理而且有系统的吗？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科目，就能应付人生的种种事物了吗？这种划定科目的教授方法主客易位，不切实际，能不使知识和实际背道而驰吗？对这几个问题如果不能回答个"不"字，那么可以概括断定：划分科目的方法将使儿童误会科目就是他们的目的。这个误会深入于儿童的心中，科目的价值也就极其微薄了，因为既然把各种科目看作独立的目的，科目的价值自然只限于科目的自身了。若问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这一科目，他就回答，因为这是一种科目：学历史的原因就因为有历史这一科目，学算术的原因就因为有算术这一科目。科目各各独立，没有共同的出发点，支离破碎，没有相互联络之处，不切合人生的应用，并无实用的价值，儿童何苦耗费心力去学习这等没用的玩意儿呢？

话已经说了很多，现在把上面的意思扼要提纲，再叙述一遍：担任小学教育事业的人，他们的任务观念只在将知识

授给儿童，还勉强儿童修练德行。教育立在这个观念上，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这个观念的由来，是没有了解人生的真义，又没有明白儿童的心理。这样的教育"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会使儿童受到许多恶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不好学习，无从得到真知识，不能理会人生的价值。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从方法上讲便是教育的设施不得当，如教室制度、用书制度和分科制度。

我们要使小学教育得到真实的效果，必须先弄清楚以前的种种谬误，把以前的见解和态度尽行抛弃，求个彻底的改造。要知道以前的见解和态度，并不是一定不可以变更的，只要真诚地观察批评，种种谬误自然会显露出来，于是我们就有一种新的要求；有了要求，运用我们的思想可以得到新的经验和知识。这新的经验和知识，其价值就在支配我们的行动，帮助我们作出计划，使小学教育得到真实的效果。

第一，我们要明白新的人生观应当是怎样一种观念。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社会，没有社会，我们个人就非常痛苦。这个社会，由于许多人欲求相同，利害相同，感情相同，才组合起来，做一致的有秩序的向前推进的行动。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密切，不可分割：个人的功利便是社会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就是个人的快乐。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才知和能力，做那直接有益于社会的事。然而这也不单为社会，同时为了自己；因为社会进步了，自己便能成为更高尚、更合理、更幸福的人。又因为我和他人的欲求、利害、感情都相同，彼此相助，力量就愈大，收益就愈宏，所以我们尊重我们的伴侣，赞助我们的伴侣。彼此永永相助，社会永永进

步，人类方始可以得到圆满的、普遍的、永久的快乐。

担任小学教育事业，便是一种帮助儿童、尽力社会，并有益于自己的活动。然而要使给予儿童的帮助确属有用，要使社会的幸福确有增进，要使自己对于本分确无遗憾，不是担任了就行，还得认清教育事业的意义。小学教育的意义，概括的说来便是使儿童在行为上得到新的人生观。要达到这个目的，须承认人生必须是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而以教育做手段使学生养成这种种品德和习惯，以至达到最高的高度。那玄虚的、抽象、仿效、克制、被动的人生观，当然不是现代人所应当具有的，当然不能拘守着作为教育的出发点。

小学教育的意义既然认识清楚了，第二，我们就要想一想：知识究竟是什么？求知识的动机由于需求，没有需求，便得不到知识。所谓需求，就是满足现在的欲望，达到愉快的境地，所以知识是帮助我们计划、支配我们行动的。我们的行动要有意义，计划要收到效果，非有知识不可。我们不是先有了知识，才有计划有行动的。知识的价值全在于即知即行，当时应用。以前的教育叫儿童学习知识技能，预备着他们将来应用，所以儿童在学习的时候就很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教师说："你们有了知识，可供将来应用；你们修练品德，预备将来进入世间生活。"儿童就会想："我们现在难道不生活在世间吗？现在和将来的分界线在哪里呢？现在的所作所为原来只是预备，那么都可以不算数吗？到了将来，就可以什么都不用预备了吗？"这等怀疑影响到实际，便是没有学习的诚意。如果改变以前

的见解，认定儿童的现在就是他们整个人生的一部分；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需要他们自己去应用知识方能完成；那么他们在当前的环境中有所需求，自然会自己去研究，寻求出道理和办法来，还会自己去试验这些道理和办法是否切合实用，来证实它们的价值。经过这样的研究和试验，他们得到的便是真的知识。试问真的知识有不能支配行动，不和行为合一的吗？

教师有什么可以授与儿童的呢？除却物质的东西可以授受，属于精神方面的知识是谁也不能授与谁的。因为知识是求知者主观的欲望和兴趣的结晶体，离开了求知者的主观便无所谓知识，所以知识只有自己去求，别人的知识只能由别人去应用，我不能沾他的一些光。教师的真知识终究是教师的，与儿童没有关系；教师用语言和文字将古人的和自己的经验一一传授给儿童，即使这些经验是千真万确的，毫无疑义的，也不一定能使儿童得到真知识。因为这许多经验在教师固然已心领神会、亦知亦行了，在儿童也许不觉得需要，不发生兴趣。如果这样，这许多经验就不会加入儿童的知识的总和。儿童总要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有所需求，自己去研究解决的办法，还要自己证实过，经验过，才会得到真的知识。有时他们听讲看书，却不立即信从别人的经验；而运用自己的推想力去寻求实证和实验，最后得到了和听到的看到的相同的结果，这也是他们的真知识。但是这等情形不一定常常遇到，总要自己实际经验实际证实，才能得到真个理解。

我们既然认定知识不是可以传授的，那么对于儿童，我们决不能将现成的知识装进去，而要使儿童自己做将出来；不

是使儿童记得现成的知识预备应付将来的事物，也不是使他们只为了有知识而去求知识，而是使儿童从事物中寻求真知识，并用真知识来支配他们的行动。儿童遇到事物，发生了求知识的动机，于是亲自去观察，去试验，结果，他们对于这事物得到了一宗新知识，他们在生活中就有了一个新趋向。这种自动创造的能力，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用得着，这才是在世做人的根本方法。学校教育能注重这一点，学生就能不断创造，以谋社会的进步。他们何尝有为了有知识而求知识的观念呢？何尝觉得自己做了求知识这样一件特别的事呢？

知识的由来既如上面所述，那么第三，我们就要想一想，怎样可以使儿童经常有求知识的动机？要讨论这个问题，先要说明一下本能、欲望和兴趣。儿童都有他们的本能，在粗心的人看来，这没有什么意义，有时还加上一个"无意识"的评语，表示厌恶和不屑道。其实本能正是教育的原料，如果不加以陶铸，对于人生不产生价值，所以无所谓善恶。如果能引导，没有一种本能没有积极的倾向，不过有的比较容易陶铸成良好的品德，有的比较难一些罢了。教师如果能留心儿童的本能，便可以在教育上找到扼要的手段，随时获得新的经验和知识。儿童的某一本能倘若有善的倾向，便应该设法使它们尽量发展，渐渐成为有意识的习惯；倘若有恶的倾向，便应该设法引导他们转向积极，不使造成恶的结果。阻遏决不是正当的方法，如果将儿童的各种本能阻遏净尽，教育就失去了原料，那还有什么教育？

欲望是人生活动的原动力。欲望的起源由于感到缺陷。满

水不得，便想造船；致远累事，便想造车；推而广之，便是哲学科学，哪一件不是从弥补缺陷起源的。儿童的活动逾越常规，就因为他们对环境感到新奇，非常羡慕，于是引起了求知求行求享受的欲望。顺着他的欲望的趋向，作为教育的入手方法，使他们如愿以偿，才是教育者最应当尽力的事务。顺着他们的欲望，并不是使他们纵欲肆志，而是不加摧残，不与违拗，引导他们满足欲望，归结到合理而有系统的道路上去。他们的欲望有时是不应达到的，或者是扰乱秩序的，这也不可以遏止，（无论何人，欲望受到遏止将会何等懊丧！）最好用替代的方法以求补救。他们有了替代的欲望，不蹈空虚，不生恶果，终于得到了满足，那是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快活！倘若为了维持秩序，不想个替代的方法，只一味遏止，秩序固然维持了，却断丧了他们活动的原动力，实在得不偿失。

兴趣是我们生命所寄托着的。一个人的世界，不能大于他兴趣所及的范围，唯有这个范围方是他内在的真实的世界。在他所感兴趣的范围以外，固然有许多事物围绕着他，但是他视若无睹，听若不闻，对他来说，可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平常大家以为我们的环境便是围绕我们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其实我们所寄托的只有我们经验过的一部分事物罢了。所以人的生活，以他的兴趣所及的事物来划定广狭远近的范围。一个人兴趣所及的事物很少，那么他的生活就非常狭小浅近。以前的小学教育，较好的也不过求教授有趣味，至于儿童是否真有兴趣，他们就不管了。他们这样做，怎么能不收到儿童的人生非常狭小浅近的结果呢？今后的教育要着力于扩充儿童兴趣所及的范围，并使他们养成终身的习惯。一个人影响

他人的能力的大小强弱，多半靠他自己的兴趣的多少和深浅。无论何人，如果要影响他人，必须同情和了解他人的兴趣所在。所谓同情和了解，就是从他人的观点去看当前的事物。所以教育者须要扩充自己的兴趣范围，更须要真切了解儿童的兴趣可能及到的范围。

要使儿童经常有求知识的动机，须要根据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想方法来引导他们的本能，顺应他的欲望，扩充他们的兴趣。教育者要尽这许多义务，仿佛戏台上管场面的人，把种种事物都安置妥当，但是怎样表演怎样说白，还要让演员自己去做。教育是有最终的目的和价值的准绳的，教育者的义务便是使儿童得到合理的系统的知识，确定他们的新人生观。如果能给儿童布置个极其适当的环境，自己却忘记了自己是教师，而且使儿童也忘记了我是个教师，只觉得我是他们的环境之中的一个同情的互助的伴侣，这才是今后所需要的教育者。儿童和教师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彼此是同情的互助的，那么学校便是社会，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

小学教育设施的要义既然如以上说的，那么第四，小学教育的设施应当怎样安排呢？以前的制度既然造成了种种恶果，必须根本铲除，才有改造的基础。今后小学必须的设备是会场，工场，农场，运动场，试验室，娱乐所，图书馆，博物馆，卫生处等等，一个学校便是一个社会；因为各种设施都是从现在创造的，可以脱去历史的拘束，进入比较圆满的境界。儿童进了学校，只是与各种事物相接触，只是觉得有许多事情要做；有必要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到会场里去讨论，会到图书馆里去看书。他们对于环境，兴趣所及有所不同；他

们各从所好，随时运用心力和体力，或是工作，或是游戏，来满足各自的欲望，便随时长进经验，随时有所创作有所进步。教师对儿童自然要担负帮助和指导的责任，但是教师自身也随时长进经验，随时有所创作有所进步。教学事业就是教师的社会生活，帮助和指导儿童就是他的"尽其所能"。

照上面所说的，儿童在学校里便知和行合一，修养和生活合一。他们的本质是创造的，进化的，所以教育愈进步，他们便养成更健全的人。同时，这样的学校生活便是社会生活，而且更有系统，更有价值，更有改进的精神。他们并不觉得进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游戏依旧，工作依旧，社交依旧，却不知不觉得到了做社会中的一员的经验。全社会都包含着这样的个人，社会便永永改进！

1919年11月4日写毕

教　师　问　题

要一个政府的政治修明，似乎算不得很难的事。凡是当政的人都请优秀的人充任，便能达到这个目的。要一条街上的各个人见解明白一点，知能提高一点，至少升到跟水平线相齐，那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人的数量这么多，种种关系这么复杂，像一团乱丝，岂是随便就能理清楚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大家知道而且惯说的，只有依靠教育，依靠普及教育。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当然十分信服。

普及教育的办法有多端，我想，我现在要说的教师问题应该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没有教师，教育无从实施；没有教师，受教育者无从向人去受教育。人们说："这是谁都知道的。而且现在的小学校里，哪一个学校缺少了教师？何必再要你说！"我以为不应该这么说。教师问题，不单讲有没有，还该讲好不好，能不能胜任。教师是好的，胜任的，我们才可以说有了教师。否则，即每城每乡每村都有学校，学校里都不缺少教师，我们只能说没有教师，普及教育的目的仍然很渺茫。

我看见美国门罗先生调查中国教育状况后谈话的记录，他说：中国的小学教育很不坏，最不行的是中等教育。但是根据我亲自的见闻，我不很相信他的谈话。他所到的只是几

处都市；在这几处都市里，他所到的又只是几个有声誉的学校。就在同一的都市里，他不曾到的学校有多少？这几处都市之外，他不曾到的地方又有多少？这样想来，可以知道我们决不能因为他这一句话，而欣幸小学教育有了什么成绩。至于我的亲自的见闻是什么？就是小学教师的不好和不能胜任。

除了相信教育，以教育为一种趣味的少数教师以外，一般教师的情形是怎样？我不必特地描摹，请有心人自己去找几个小学教师，或是亲戚，或是朋友，看看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他们对于职务的观念。如其没有相识的，在茶馆里、酒肆里、公园里、赌场里、彩票店里，你可以遇见他们，也可以满足你考察的愿望。若在乡村间，研究三元地理的先生改充教师了，富翁的儿子因避免游荡之名而任教师了，鼓吹的乐工因识几个字而兼任教师了。我永远不肯相信，教师的职务只在教几个一点一画的字；我更不肯相信，思想行为和职务观念对于任教师这件事是没有关系的。而现实的情形，偏是我所不肯相信的！

不顾实情，闭着眼睛处理，这也是极容易解决的事。教师不好，不能胜任，换掉就是了。但是谁去接替？这个问题又是不必想就可以回答的，有师范生在那里。固然，现在的教师之中也有一部分是师范生。但是试问现在的师范学校是什么情形？它和普通的中学校有精神上的区别么？它曾经留意过特地造就良好的小学教师么？如其不能答一个“有”字和一个“曾经”，那末它的成绩就很难说了，即使学生的成绩并不很坏。又试问没有出校的师范生是什么情形？他们虽然在

师范学校里，却很鄙夷小学教师这桩事业；越是优秀的，鄙夷的强度也越利害，若不是真个无路可走，毕业后决不肯自愿投入小学教师的网里。所以时间一年年过去，师范生一班班毕业，小学教师中却仍旧有三元地理先生等等。

这也不能怪三元地理先生等等，好的教师譬如是太阳，他们就仿佛爝火。在太阳不曾出来以前，爝火虽微，总有一点用处。三元地理先生等等不是确曾教孩子们识了几个一点一画的字么？倘若不是他们支撑场面，孩子们要识字也没有机会了。至于他们所以居之不疑，我想有两种原由：一、这究竟是一个饭碗，虽不丰满，却是比较高雅而写意的饭碗；二、明知自己是爝火，待太阳出来也情愿交卸，但是太阳总不出来。就是我，虽然任了多年小学教师，始终自知是一点爝火，同三元地理先生等等一样。等待了好久，只不见太阳出来，而自己的不胜任为教师却越来越明白，终于不敢当教师了。到了最近，更发见不胜任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时时发愁。若是什么地方有太阳，我愿意将他送给那太阳。但是，太阳在哪里呢！

我写这篇文字，意思在希望小学校里出现太阳。所以我不再写丧气的话，而想对于师范学校贡献一点愚见。第一，我希望师范学校的章程中，多加一条，说明凡来入学的，毕业后必须当小学教师。有了这一条，视师范为普通中学的学生就不会来了，章程中的半途退学罚费的规定就有用了，知照县官任用师范毕业生的办法也有效了。否则，一个毕业生可以不当教师，就可能全班，大家都不愿当教师。果真如此，师范学校有什么用处？第二，我希望师范学校要认清楚它是师

范学校，它的任务在造就良好的小学教师。具体的办法，恕我说不出，但是我知道一定与普通中学不同。这两层做到之后，在学者因趋向已定，事业已决，得以安心学习；施教者因标的既具，成绩立见，得以尽力设施。结果一定能使现在的小学教育真个改变一些面目。

师范生不愿任教师的原因当然有许多。我想物质的原因或者是重要的一项。我不信一辈人唱的高调，以为教育是神圣的事业，不是为餬口计的。事业尽管神圣，只要我们能尽职，正不妨借此餬口，而且唯有这样地餬口才是正当。所以看教师事业为一个饭碗，若不加上消极的意思，决不能算是卑鄙可耻。现在这个饭碗却难说了，除开城市，单说大多数乡村，教师月薪在十元以下六元以上的已算优越。这就只能由三元地理先生等等去兼任了。更有所谓学务委员，对于教师们有非常的权力，对于金钱有特异的爱好。他们要从中侵蚀，他们要保持权力，亦唯有录用三元地理先生等等，而优秀的师范生决不愿意受这等苛刻的待遇。

我们不自认为弱者，谁愿意受人家的苛刻待遇？但是因为不愿受而退却不前，仍旧落于弱者一面。既为师范生，教师就是终身的事业；前途的发展是应负的责任，障碍的破除也是应负的责任；各县财政的支配，教育经费的支配，不应为公众、为自己而过问么？若自问真能尽职，老实不客气，很可以明白地提出要求，要一个丰满的饭碗。对于监督者的溺职和舞弊，不应为公众、为自己而反抗么？唯其没有人反抗，才有人越出了范围，公然地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教师发出了反抗之声，才能够在自己的范围内作好应作的事。

我希望师范生都为教师，为学校里的太阳，代替以前昏暗不明的爝火。这使我们有一种骄傲，得以向人家说，"我们不但有教师，而且有好的胜任的教师了！"于是乎这件烦难的工作，就是要一条街上的各个人见解明白一点，知能提高一点，至少升到跟水平线相齐，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这一点浅薄的意思是在对着五岁的孩子发愁时想起的。

1922年6月9日作

父母的责任

当教师的遇到了难以训教的学生，便微微引起灰心，想："这个学生是怎么生成的，竟会这样不堪教育。"留心社会情状的遇到了举措失当行为不良的人，便轻轻叹一口气，想："这个人是怎么生成的，竟会坏到这个地步。"这是最平常而且带着普遍的情形，就是那些被疑怪的人，对于他们所接触的人物，也许会产生同样的疑怪。不要说从今以后，想来从今以前，这样的疑怪也常常涌现于多数人的心里。

即使不讲高深的学理和生物的本能，教育的力量总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信仰。我们对于不论什么事情，总是一方受教，一方学习，那就能了，会了，否则就不能不会，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的有力证明。这里所谓的教和学，需是合理的，有方法的；而有力量的教育，本来就指的这一种。教育既然受到了人们的信仰，同时就对人们负了责任：说好坏似乎有点含糊，不如说一个人能够或会生活在大群之中，所作所为都非常正当，就是教育的功劳；一个人不能够或不会生活在大群之中，一切都不正当，那就是教育的错失。

于是，前边的疑怪声中的问题可以解答了。不堪教育的学生不是天生的，全是教育的错失。

有人会问：学生不是正在受教育么？社会上的人不是已

经受过学校的教育，现在正在受社会的教育么？若说教育不好，有所错失，这是千头万绪，动一发而牵全身的事，那么眼前将怎样办呢？

这样的问题涉及教育的优劣的范围。但是我的意思不在这一点，乃在最初的时候，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教育却闪在一旁，不与幼稚的人见面：我认为这一点是教育的错失。不论方法是好是坏，有总胜于无，有方法而并不好，以后可以改正，无方法就根本上完了。有许多不幸的婴儿和孩子，在他们入世的最初的时期中，绝对看不见教育的脸色。教育对于人类既然负有特别的责任，为什么不早些露出面目来呢？这不是教育的错失吗？

教育是附丽于人而后显出它的作用的，离开了人，也就没有教育了。所以说教育的错失，意思就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的错失。对婴儿和孩子负有教育责任的，当然是父母。做父母的倘若没有好的教育，也没有可以改正的不好的教育，只是不教育，就是一个重大的错失。婴儿和孩子时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多么紧要，一切人类的理解习惯，都从此时获得；若能受到好的教育，岂不更可以超越地进取；反过来说，倘若受不到一点教育，就是极深重地被损害。而父母便处于损害者的地位，因为他们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但是并没有教育他们的子女。

做了父母就注定应该负教育子女的责任，在生物进化的途径上显示得很明白，但是除了本能以外，还需要知识技术等的帮助。所以母鸡的事业总得到成功，而在人类中，父母的事业非但成功难必，或且全然不能做教育这件事。要教育

子女却不能做，不做又是重大的错失，使做父母的十分为难了。但是应负的责任总在那里，不因为难而减轻。

做父母这件事是不自料的，并不希望做，然而子女来了，就不得不做，同时也就负上了很重大的责任。那些确然不能负起责任的父母，好在大多是不自知的；如其自知，不知要怎样懊恼他们自己犯了这样大的错失呢！更从他们的儿女方而说，受到的损害是多么沉重：最初的权利丧失了，最重要的受教育的时光虚度了，虽然随后有种种的教育，但是在先的根本不坚牢，怎么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呢？

如果我说，人类生子女不会立下预算表，这似乎是句滑稽的话。然而实际的情形确然如此。试问谁曾经想过希望有几个子女，能够有几个子女？大家只是个不经意，任自然支配罢了。在这个不经意之下，从今以前，做子女的因为父母的不教育受了多少损害，恐怕是一件最难的而且无法统计的事。我们试作空想，假使做父母的都曾列过预算，自己知道能够负起教育的责任才生子女，子女就会大大改观，不同于已然的情形，而现在的世界，也当跟着大大地改观了。可惜这终于是个空想，预算表仅仅应用在处理经济和事务等上面。

以前的错失且不去管它，做父母的总要希望能尽所负的责任，即使延迟到从今天起，总比不能尽责好得多。过分的力量自然没法去尽，在可能的范围内需得努力做去，直到人家的怪疑声起，做父母的可以很安心地不负责任。我们自己都应该做一点有效的事业，并不都为着自己的子女，但是应该知道，教育子女也是事业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不能做到，

不说大的远的，就是不爱自己的子女，就是不应当有子女。

我不是说滑稽话，为了前面的意思，我们得列个预算了：我们能教育几个子女呢？这么一想，从自知之明得到了解答，于是生下适如其量的子女。过了量呢？那就很为难，因为父母的心力有限，分配于过量的受者，就使受者所得的平均打了个折扣。我们更可以这样自问：我们究竟能不能教育子女呢？如其不能，那就不任自然作主，权自己操，竟然不做父母；尽可以到以后能够教育子女的时候再做父母，如果自觉永远不能，就永远不做。这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愿这样做，就能做到。

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喜欢给他们吃肥美的食物，穿温厚的衣服。这固然不错，子女身体上的要求，父母能使他们满足，不能说这并不是爱。但是能够给子女以教育，更是深浓强烈的爱，因为饱了他们心灵的饥饿，暖了他们心灵的寒冷了。若能适宜地生育子女，一一与以教育，当然是父母的深爱；倘若自知不能教育而不生子女，也见得对于未生者的无穷的爱。

1922年10月3日作

献给做父母的

我们作不论什么事情的时候，最希望的是环境的安静，没有一点纷扰。果真如我们的希望，所作的事情很顺当地达到成功的境界，那是再舒快没有的了，可是这种希望往往不能满足。安静的环境很难得持续，有时朋友来了，有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时自己的心情忽有所触，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事务中途停顿，不能迳向成功的方向前进。虽不能说此后就无成功之望，而当时所受的意志的阻遏，后来所需的重行奋励，都是本来不必受不必需的。归究到根，都是事情被中途打断的缘故。

家中有孩子的，这样情形更经常遇到，因为孩子就是打断大人作事的魔王。他们不肯安定，忽然叫起来了，使大人的听官感受不安。他们手不大肯宁息，拿起什么东西就弄，不管是有危险的或者有用处的，这就引起大人的爱惜惊恐等心绪。大人在那里写字，他们跳跃着玩耍，地板震动起来，连带了桌子。大人在那里结绒线，他们抢着线球便抛，弄得绒线满地，纠结不清。逢到这样的时候，大人总要受点儿影响，影响的结果，就是事情中途停顿。

事情中途停顿了，不能不有所反应，这是很自然的。最普通的是怎样一种反应呢？大人的手举起来了，面孔当然板

着，在孩子的身上乱拍，拍着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直到那只手以为不必再拍了才止。孩子于是啼哭起来。有些大人认为这样不好，或者还没有养成这举手拍孩子的习惯，便换一种办法，提起喉咙便骂。讨厌！可恨！不懂道理！全没规矩！坏孩子！不成样的东西！种种粗暴的话轮流运用，用个痛快才歇。孩子于是吓得不敢响了，眼光像一头猫儿面前的老鼠，有时把头伏在臂膊上哭了。

这是最普通的反应。固然，容易不过的最快心意的办法要算这两种了。犹如旋开自来水管的开关便有水流出来，这两种反应随机而发，真是再便当不过了。

但是我们得想一想，事情被中途打断确属可恨，而罪孽是不是应该归于孩子们？这就要想到孩子是有心还是无心，想到大人与孩子们见解有何差异等问题。有心捣乱，罪孽诚不可赦；无心作恶，又不十分厉害，就应该归入免究之列。并且作恶云云，也只从大人方面而言，孩子们何尝懂得什么恶！高声叫起来，他们只是一时的兴会，自己也不可遏止，何曾知道是大人们厌听的？手拿东西最是平常的事，前天如此，昨天如此，当然现在也如此，他们何曾知道这件东西却因危险或者有用而不能弄呢？跳跃便跳跃，他们何曾想到会影响写字的桌子？见球就抛球，他们何曾想到会弄乱了绒线？这等事在他们看，正同吃饭睡觉一样正当，一样的平常，吃饭睡觉不招打骂，而现在忽要挨打挨骂，不是最奇怪的事么？劈头劈面的挨了一阵，却不知道为了什么？原来他们同大人站在见解完全不同的基础上。

孩子们身体的残伤，心志的摧残，现在且不说；专从大

人方面说，这种行径使孩子们想那大人这样喜怒无常，不是个疯子，就是个不可了解的怪物，于是慢慢地和大人疏远起来。这种疏远要弥合是非常困难的，仿佛瓷器上有了一条裂缝，痕迹终于不能泯灭了。谁也不喜欢有这样一条裂缝，可是大部分的父母时时在那里砸，特意要造成这样一条裂缝！

一时的冲动过去了，大人也极容易悔恨起来：觉得刚才打重了，不知伤了孩子没有；觉得刚才骂重了，不知气了孩子没有。再想孩子们的过错实在轻微得很，何必小题大做，演出一大套把戏来。于是仿佛有点儿看不起自己的手和口，甚至去抚摩孩子的被打的处所，逗孩子笑乐。孩子更觉得不可捉摸了，他们想，原来装凶扮善全是闹着玩的：彼此的疏远还是不可避免！

既悔于后，何如不做于前？悔与不悔等，何如绝了这引起悔恨的根源？这不是知识的问题，因为骂孩子打孩子这等事为什么不对，是极容易明白的；即使不明白，基于父母的爱也就够了。所差的只在要悟于常时而不要悟于事后，要使这种觉悟不被感情冲动暂时蒙蔽，的确有一点儿修养上的关系。这里所谓的修养其实极浅，大人只要练成一种习惯：当觉得孩子们有什么动作近于扰乱时，不要便厌恶他们的扰乱而动起感情来；而从他们的动机着想，知道他们出于无心，更从他们的见解着想，而知他们决无可厌恨之理。至此，感情的冲动便遏抑住了，决不至于突然暴发。

可是，事情因此中途停顿总是个缺憾，甚至是不可弥补的缺憾。在人群中作事，这等缺憾多着呢。但是也非绝对不可弥补，大人能为孩子们妥善地设法，使他们有一个自己活

动的世界，就不再闯入大人作事情的世界里来了。大人和孩子们在一起，有空的时候才逗着孩子玩，不空的时候就把他们抛在一旁，甚至不许他们动一动，本不是个妥善的办法。

有人说，使孩子们有一个自己活动的世界，确是一句好听的话。但除了最少数人家以外，谁能做得到呢？我想，要做到虽然不能只靠经济为基础，而所以不能做到，却由于经济的原因。于是我要起其他的感慨了。

1923年1月6日发表

原题为《供献给父母的》

教师的修养

教育固然有一点缓不济急之嫌，然而总是我们程途中的一盏灯，能够照着我们的四周使之光亮起来，又能照见我们的目的地，使我们加增前进的勇气。我们有了它，虽然觉现在站得不大稳定，但并不感觉空虚，因为丰美的秩序和境界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了。如其没有它呢?那就不堪设想了，当前这样昏暗，前途这样渺茫，我们即使不甘颓废，又何从振作起精神来呢?

教育不仅是有多少学校，不仅是有多少人谈谈而已，这件事情是要去做的，做了还要看实际的效果。一个国家的教育程度如何，不是少数学校所能代表的，以偏概全，无论何事都不适用。至少要大多数学校达到某种程度，才可说某国的教育大概达到某种程度。这是粗浅不过的常识，不必我来多说。

说到实际的效果，就得想起宗旨。若问宗旨，谁不会说要造就健全的人？而实施起来，不得不由算学教师教算学，由美术教师教美术，……这是根本于一的意思，以为把算学美术等等东西萃于学生之一身，这学生就是个健全的人了。不过有一层，学生没有一种特别的本领，使自己只从算学教师那里学算学，而不起一毫别的关系，如思想的影响和性情的

感染之类。如其算学是学会了，与算学教师的别的关系又是属于积极方面的，别的功课又都是这样，这个学生的能够成为健全的人是无疑的了。但是假如别的关系不幸而是属于消极方面的，那就不能把已经学会算学来抵账，即此一端，这个学生就难以成为健全的人了。所以算学教师的第一个条件固然在于能教算学，而将影响及学生感染及学生的所谓人品，务求其属于积极方面，这不能说是次要，至少要与能教算学同占第一条件的位置。美术教师等等当然同此一例。

说到评价，就得去听一般的舆论。对于我国教育的评价，且不说自己人所说的，曾有外国的教育家称赞我们，说我国的小学教育很有进步，只是中等教育差一点。大家听了这一句，颇觉得有点快慰，因为我们的小学教育进步了。这句话又引起了一些人的奋勉之心，向来不大有人提起的中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他们都着意去研究。于是“中等教育大有勃兴之象”这个意念，又时时在大家的脑际闪现了。但是我们跨进一个学校，或者遇见一个教师或学生，往往觉得怅惘起来，那种满足的快慰与预期的欣喜都像春梦一样模糊了，因为所接触的实况，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具体一点说，就是与前面所说的第一个条件合不大上；即就算学教师而言，能教算学与否既成为问题，足以关涉及学生的人品又未必属于积极方面，这就根本的不成立了。所以外国教育家所说的小学教育很有进步和大家心头念着的中等教育大有勃兴之象，这两句话，至少要在前面加一点限制，如“某地某校的什么教育”才是，否则就不免犯以偏概全的弊病。

最近听见了一些事情，使我们更觉得怅惘，似乎前途是

一个空虚之深渊，而我们的心将投入这个深渊。现在且写出一些来。

久别的友人来了，无所不谈，后来谈到嫖妓和纳妾的盛行。友人说："某城中等学校的教师，据我所确知，嫖妓的有近二十人，纳妾的有某某等五六人。"我就想：这似乎很奇怪，其实是我早先不曾想起罢了；在我的家乡，我所认识的知道的如某某等，不是教师而兼嫖客吗？又如某某，他是我小学时代的教师，现在还当着小学教师，如某某，他现在任女子中学的教师，他们不都纳了妾么？于是与友人相视而叹息。

友人谈起在一个培训乡村教师的暑期学校里，颇闹了一些教人笑不出来的笑话。一、学校贴出通告来，说为了预防霍乱，将请医生来为学员注射，不取费，愿意的可来签名。一位学员看了，去问学校的办事员说："要听这一课防疫注射要不要另外纳费？"二、一位学员买了一条奖券。开彩过后，他到铺子柜台前看了黑牌上写着的白粉字，回来欣喜地向学校的管理员说："不知该得多少钱，刚才去看过，第一个号码对，末一个号码也对，中是一定中了。"三、一位学员问校医说："遗与浊有无分别？"校医说："当然有分别。你近来出去玩过么？"那学员起初不肯说，经校医严正劝告，才说："不在这里，两个星期前，在本乡玩过的。"校医算了算，两个星期前，他已来学校报到了。

我不愿意使读者感到什么诙谐的趣味，所以朴质地记下这些事情，不敢加一点描绘。我要读者保持严肃的心态，想一想这些事情的背面。像这些教师，即使真个勤于职务，教某科的研究某科，任某事的忠于某事，也难免会产生坏的结

果。他们不是自觉地要教坏学生，其实他们也没有这种存心，然而他们这种反常的心理和混沌的思想，却无时无刻不给与学生以坏的影响和感染。学生所求于他们的是受教育，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坏的影响和感染，那么即使学会了零碎的算学美术等等，又有什么益处！何况某科的肯研究与否，某事的能尽忠与否，绝对不能与心理和思想脱离关系。心理反常了，思想混沌了，就只有懒惰，只有模糊，决不会有什么研究和尽忠的气息了。

我想现在如其真心要向这些教师说法，不必讲什么设计教育法、道尔顿制和教育测验等等，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用处，这些东西的确是可贵的宝贝。但是它们好比是营养丰富的食品，而现在的一部分教师如上面所说的，正患着胃病，急待医治呢，胃病还没有治好，任何营养丰富的食品，只有个不消化而已。

我以为向这些教师说法，最要紧的是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上轨道。所谓上轨道，指最平常的而言，就是一言一动，都没有消极的影响，一饮一啄，都要有正当的意义罢了。这虽是最正常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能做到这样，再加上教法的研究，原理的了解，固然是教育所需求的教师；即使退一步，没有深切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只要能做到这样，也不失为中庸的教师，因为他们没有残害学生的思想和情感。

教师应当讲究修养的话早已有人说过了，我这里说的也无非是这个意思。但是近来，这些话似乎不大听见了。我想有两个原因：大家觉得太不新鲜，不高兴去重述这陈旧的老话，是其一；开口的人大多是主张进步和提高的，合于他们

的好尚的话也就不少，更无暇去说这些平凡的话，是其二。其实一种值得提倡的话，在还没有被大家领受以前，不论经历了多少时代，总有重行陈述的价值，无所谓不太新鲜。至于进步和提高，确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扔下倒退的人陷在坑底的人不管，也就难以收到统计上的效果。所以我诚恳地陈说，当教师的人应当讲究修养。一般主持教育界论坛的人，应当时时想起教师修养是一件必要提倡的事。

我觉得我这些意思并非杞忧，如果大家把教师修养的问题丢在脑后，教育的前途实在有很大的危险。请大家不要只看都市，也去看看农村，不要只看交通方便的地方，也去看看偏僻的内地，不要只看教育事业的外表，也去看看它的就里，就会与我表同情了。我由于知能的薄弱，不能作详细的调查和精密的报告。但是我怀着这个意思已经好久了，时时想说又时时作罢，以为这样浅薄的感想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回又经过了很深的怅惘，殊觉不能自已，所以不管什么，就这样写了出来。

至于使教师真能讲究修养的有效方法，我也说不出来。我只觉得最低的要求是“一言一行，都没有消极的倾向，一饮一啄，都要有正当的意义”。我想要走上这轨道，本当由各人自己去想办法的。而主持教育论坛的人根据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当然能够提出一些好的主意来供大家参考。我的目的只在促起大家的注意，所以虽然说不出什么有效的方法，也就不顾了。

末了我不得不责备教育行政人员。依理论讲，你们该知道教育应是什么性质，教师应是什么样人。你们为什么不在

收发公文照例视察等等事务以外，看看教师们是否个个胜任教育的事务，你们如其肯看看，我这样的人所能感受到的想法，你们一定很敏锐地感受到了。于是你们可以想出聪明的办法来，使他们渐就改善。或者没有改善的希望了，那么随即撤换也是你们的权力所能做的，而且是极正当的。要知道牺牲几个人的饭碗究竟是小事，"救救孩子"才是至要的重务。但是你们全不想到这些，只顾在那里或则瞎忙，或则混饭，我就对你们大为失望了。

一线的光明尚在师范学校，我愿师范学校好自珍重，容纳我这里所说的一些意思。师范学校能于学生修养上特别注意，说得低一点，也可以造就水平线以上的教师。而事实证明不止于此，现在有点成就的青年教育家，大部分是从好的师范学校里出来的。所以我虽是怅惘，却还存着一些乐观，只希望师范学校多多流出清水来，把旧时的浊水冲去，于是我们就有一池清水了。

1923年8月6日作

教育禮文二卷



教 育 与 人 生

在讨论教育与人生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生？

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许多人认为，教育是“成熟的人对未成熟的人，以一定的目的方法使能自觉”。这种说法固然不能说不对，但总有些空泛。又如杜威所谓“教育即生活”，舒新城所谓“教育是启进人生的活动，其目的在于为社会创造自立的个人，为个人创造互助的社会；其方法在利用社会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刺激，使受教育者自动解决问题，创造生活”。（见《教育通论》）这些理论也偏于空疏，没有切实道破具体的教育的意义。

我以为教育应该指学校教育而言。所以教育是用学校作为工具，把旧有的知识系统传授给继起的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适合于既成社会的人格，以维持和发展这个社会。所以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这种工具，大而言之可以挽救国家社会，小而言之可以指导个人，改造个人的错误，实现个人的本能，它的作用是很大的。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谓“人生”，系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言。各人对于人生的见解，就是所谓“人生

观”。认为人生是快乐的，就是快乐的人生观；认为人生应该献身于国家与社会的，就是责任的人生观。各人的环境不同，着眼点各异，因而各人的人生观亦不一致。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

教育与人生的关系，大致有后列三点：

一、以教育认识自己。天下最可怜的事情莫过于自己不认识自己。有的人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缘故，走入歧途，一切堕落，事业不得成功，甚至危及生命，这是何等的危险。

认识自己有两方面：一为自己的主体，或称“自我”；一为自己的环境，或称“外物”或“客体”。单是自我，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单是被认识的客体，也不能认识自己：必须明白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了环境，方能认识自己。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行动与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环境有支配或决定人生的力量，同时又有引诱人生入于某种途径的力量；我们受种种外物的支配和引诱都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所以要认识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行动才会有目标有意义，不至于成为盲目的不正当的行为。

在认识环境之后，应当认识自己的本身。认识自己的本身，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地位。一个人能否尽自己的责任，就以认识自己的地位与否为先决的条件。各个人的地位本来是环境的反映，但是对付这个环境因人而不同，不是机械的受其支配而已。所以对于环境，就有能否适应的分别。所谓适应，既非屈从，又非反抗，乃是恰当利用环境之谓。要利用环境，除了认识环境之外，第一要注意自己所处的地位，第

二是自己的能力，第三是自己的能力在所处的地位能够发挥的作用。所以环境的认识和自我的认识都是必要的。

认识客体的环境和自我主体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相当的知识学力，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这当然是教育的责任了。教育不仅要增加学生的知识学力，同时要引导学生走入正轨，使其了解世界的大势，本国的情状，以及学生所负的使命和个人所处的地位。

二、以教育革新自己。既然认识了自我与环境，就应当从事于革新自己。革新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

一方面是铲除一切障碍物，如虚荣心、怠惰心等等。一般人很容易受这些魔力的支配，自己不能节制自己，这是人类本性上的缺陷。但人类的本性也具有许多优点，如仁爱、求知等等。我们应当发扬自己的长处，铲除这些短处。

另一方面是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我们认识了环境和自己的地位，就应当铲除以往的错误观念，向新的路线上走去。一个人总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较进步的人对社会更有认识，这种种认识，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基础。我们在认识了环境和自我之后，对这种种当然会有相当的认识。在我们的本能中虽然有除旧布新的成分，同时也有迷恋过去的成分，所以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便非常重要了。

要铲除一切障碍物，革新过去的错误观念，必须在教育上下功夫。因为怎样铲除虚荣心、怠惰心，如何革新错误观念，是要以教育力量为原动力的。

三、以教育成就自己。由认识自己而革新自己，由革新自己而成就自己，是一种自然的步骤。如何才能达到成就自

己的目的呢？这当然有研究的必要。我以为应当按照自己的所长和所好去成就自己。譬如性情爱好理科的，就可以在理科方面努力；爱好文学或政治经济的，就可在文学或政治经济方面努力。这样作去，是很容易成功的。要使人们都能够这样成就自己，非借助于教育不可。可见教育对于人生所负的责任，真是不小。

以上三件事，无论缺了哪一件，很难成为健全的分子。今后的教育应当从这三件事着手，尤其对于中学生，更应当特别训练。希望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注意。

1934年5月12日发表

中学生课外读物的商讨

——教育播音演讲记录稿

一

这个题目是教育部出给我的。我以为对于诸位同学来说，这个题目的确很关重要，为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长成起见，你们本就应该仔仔细细想一想。我说的不过是我个人想到的一些意思，也许多少可以供你们作参考。你们听了我说的，如果对于课外读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于利用课外读物有了更适当的方法，就是我的荣幸了。我准备分两次来讲。这一次讲两个节目：一个是课外读物的必需，一个是课外读物的类别。下一次再讲怎样阅读课外读物。

课外读物是必需的吗？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谁都知道是必需的。但为什么是必需的呢？这有给以回答的必要。假如回答不出来，或者只能模模糊糊地回答，都不能算已经懂得了课外读物是必需的。

和课外读物相对的，自然是课内读物。课内读物指的什么呢？无非是各科的教科书，也有不用教科书而用讲义的，那讲义也是课内读物。要知道，教科书和讲义的编撰，都不是

由编辑员和教师自作主张的，须得根据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课程标准”详细规定着各科教材的内容纲要；编辑员编撰教科书，教师编撰讲义，都得按照规定的内容纲要，逐一加以叙述或说明；叙述和说明还不能过分详细繁复；要不，每一科的教科书和讲义都将成为很厚的一部书。所以教科书和讲义还只是一个纲要，比“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纲要略为详明的纲要。单凭这个略为详明的纲要来学习是不济事的，所以还得请教师来给学生讲授，教师的讲授并不重在文字的解释，而重在反复阐明教科书和讲义所提及的内容。万一学生把教师所讲授的某一部分忘记了，翻开教科书和讲义来看，就可以唤起记忆，追回那些忘记了的。说到这里，你们就可以明白教科书和讲义的作用了：在学习之前，不过提示纲要；在学习之后，不过留着备忘罢了。

课内读物的作用既然不过如此，就见得课外读物的必需了。读了历史教科书，再去找一些关于历史的课外读物来看，读了动物讲义，再去找一些关于动物的课外读物来看，其意义等于在教室里听教师的反复阐明的讲授。教师的讲授限于授课的时间，实际上还是只能作扼要的叙说，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课外读物却不受什么限制，叙说尽可详尽，举例尽可繁富，你要知道历史上某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你可以看专讲这一事件的书；你要知道某种动物的生活详情，你可以去看专讲这种动物的书，看过以后，对于教科书和讲义中所提示的，教师口头所讲的，你就有了更深更广的印证。任何知识都是这样的，仅仅浮在面上，猎涉一点儿概要，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越是往深里往广里去研求，越是容易豁然贯通，化

为有用的经验。而课外读物，正是引导你往深里广里去研求的路径。

以上说的是你们学习各种科目，为了求得深切的了解，单读教科书和讲义是不够的，还必须找与各种科目有关的课外读物来看。

除了与各种科目直接有关的读物以外，你们还要看其他的课外读物。譬如，你们修养身心，不但在实际生活中随时留意，还想知道古人今人是怎么说的，以便择善而从；这时候，你们就得看关于修养的书。你们要认识繁复的人生，理解他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仅为了领受趣味，还想用来陶冶自己，使自己的人格更为高尚；这时候，你们就得看各种文学作品。国难日重一日，这是无可讳言的，你们深感"知己知彼"的必要，在"知彼"这个项目下，你们自然而然想知道日本的一切情形，这时候，你们就得看关于日本的书。广义地说，这些书也和各种科目有关：关于修养的书，可以说是公民科的课外读物；各种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国文科的课外读物；关于日本的书，可以说是历史科地理科的课外读物。可是这些书讲的并不限于教科书和讲义的范围，更不是教科书和讲义的详尽的注脚，因而跟前面所说的那些书究竟有所区别。前面所说的那些书通常称作参考书，是学习各种科目的辅助品；这些书却直接供应实际生活的需要。实际生活中需要什么，你们才去找什么书来看，为了充实你们的生活，你们必须扩大阅读范围，去看各科参考书以外的各种性质的课外读物。

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有两种习惯是必须养成的。哪两种

习惯呢？一是自己学习的习惯，一是随时阅读的习惯。无论什么事物，必得待教师讲授过了才去关心，教师没有讲授过的，即使摆在眼前也给它个不理睬，这种纯粹被动的学习态度是万万要不得的。你们大概听说过"举一反三"的话吧，教师的讲授无论如何详尽，总之只是"举一"；学校教育所以能使学生终身受用，全在乎让学生受到锻炼，养成"反三"的能力。教师决不能把学生所需要的事事物物一股脑儿教给学生，学生在一生中需要的事事物物却多到不可以数计，如果没有"反三"的能力，只有随时碰壁而已。所以，纯粹被动的学习态度必须彻底打破。学生不应该把教师的讲授看作学习的终极目的；教师的讲解只是发动学习的端绪，学生必须自己再加研求，才可以得到能运用于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教师不曾讲到的，不曾给过端绪的，学生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也必须自找门径加以研求，这才是自动的学习态度，也就是自己学习的态度。凡是态度，勉强装扮是不行的，勉强装扮只能敷衍一时，不能维持永久；必须养成习惯，行所无事而自然合拍，才能历久不变，终身以之。所以单知道应该采取自己学习的态度是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要养成自己学习的习惯。

自己学习不限于看书，从实际事务中历练，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推究、试验，都是自己学习的方法。可是书中积聚着古人今人的各种经验，收藏着一时找不到手的许多材料，对于自己学习的人来说，书究竟是必须发掘的宝库。因此阅读课外读物实际上有双重的效果，除了随时得到各种新的收获外，还可以逐渐养成自己学习的习惯。

你们大概也所说过一些文化发达的国家，它们的人民是如何地爱好读书，学问家不必说了，就是商店里的店员，工厂里的工人，也都嗜书如命，得空就读书成了习惯。你们再想想自己的周围，家里的人有几个是经常读书的？亲戚朋友中有几个是经常读书的？如果你们花点儿工夫考察一下，就会知道那些企业家就很少经常读书的，政治家中嗜书如命的也不多，甚至大学教授，除了他们所教的课本以外，有的也不再读什么旁的书了。我国一向把求学叫做“读书”，又以为求学只是学生该做的事，不当学生了就无须再求学，也就用不着再读书了。这个观念显然是错误的，而普遍不读书的现象正是这个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大家都说我国的国力不如人家。所谓国力，不限于有形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等，一般民众的精神和智慧也占着重要的成分；普遍的不读书，民众的精神如何能振奋起来？智慧如何能得到发展？跟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不如人家相比较，普遍的不读书至少有同等的严重性。

不爱读书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了，除非他们忽然觉悟，感到读书的必需，自己去养成读书的习惯。可是青年人为了充实自己，也为了充实我国的国力，非在学生时代养成随时阅读的习惯不可。所有的青年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可以成为一个普遍爱好读书的国家。随时阅读的习惯，不是读几本教科书和讲义能够养成的。教科书和讲义是教师指定要读的，而要养成的，却是不待别人的指定，能随时阅读自己所需要的书的习惯。教科书和讲义不过是一个比较详明的纲要，而要养成的，却是

不以只知道一个纲要为满足，能随时阅读内容丰富体裁各异的书的习惯。这种随时阅读的习惯，只有多读课外读物才能养成。

至于课外读物的类别，依据前面所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种科目的参考书。如学习了动物学植物学，再去看一些有关生物学方面的书，学了物理学化学，再去看一些讲这些科学家发现和发明的书，这些书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关于修养的书，如伟大人物的传记，学问家事业家的言行录，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类是供欣赏的书，小说、剧本、文集、诗歌集，都属于这一类。第四类是供临时需要的书。如预备练习游泳之前，去看一些讲游泳方法的书；当社会上发生了某种问题的时候，去看一些关于某种问题的书，这些书就属于这一类。

这样分类，并非由书的本身着眼，而是以读书的人如何利用这些书作为依据的。同一部书，由于读它的目的不同，可以归到不同的类别中去。譬如一部《史记》，如果作为历史科的补充来读，当然属于第一类；如果为了欣赏它的雄健的文笔和生动的描写，就属于第三类了。一部《论语》，如果作为领受儒家的伦理来读，当然属于第二类；如果为了知道《论语》是怎样的一部书，就属于第四类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读一本书的目的虽有所专注，但是读过以后，所受的影响并不限于原来的目的。为着参考去读《史记》，多少也会欣赏到一点儿《史记》的文笔的雄健和描写的生动。为着修养去读《论语》，同时也会了解《论语》是怎样的一部书。我们只能这样认定，为着某个目的去读某一部书，就把某一部书归入

哪一类。

现成的书并不是都为中学生编撰的，因而有许多不是中学生所能理解所能消化的。尤其是古书，除了内容外，还有文字上的种种障碍。就像方才说到的《史记》和《论语》，恐怕高中学生也难以通体阅读，没有丝毫疑难。如果能各编一个删节本，把不很重要的部分删去，再加上简明精当的新注，前面再加一篇导言，说明这本书的来历，指示这本书的读法，方能适合中学生阅读。因为提到了两部古书，才引起了我的这一番话，中学生需要的课外读物多数不是古书。但是不管怎么说，现成的书大多不很适合中学生的理解能力消化能力，所以特地而又认真地为中学生编撰各种科目的课外读物是十分必要的。出版界现在渐渐地明白了这一点，而且正在努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除了整本整部的书，各种各样的杂志也是课外读物。杂志上的文章，可以归入第三类第四类的居多，其中属于第四类的尤其重要，当社会上发生了某种问题的时候，杂志上会及时地有所论述，这是其他的课外读物所不能代替的。至于第一类，专供学习某一科目作参考的杂志，现在还不多见，希望出版社看到中学生的需要，将来能办起来。

这一次，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其馀的话留到后天再讲。

1937年5月20日

二

上一次，我讲了课外读物为什么是必需的，还依据阅读

的目的不同，把课外读物分为四类。又说阅读课外读物可以养成两种好习惯：自己学习的习惯和随时读书的习惯。这一次主要讲怎样阅读课外读物。在讲之前，我想先说一个另外的问题。

我知道各地的中学，大体上是鼓励学生阅读课外读物的，但是往往指定某些读物必须加以取缔，不准学生阅读；被取缔的大多是暴露现实的文学作品和关于政治经济的叙述和评论。学校当局采取这种措置，我们可以体谅他们的善意和苦衷：他们无非要学生思想纯正，感情和平，不为偏激的震荡的东西所扰乱；他们取缔的，就是他们认为偏激的震荡的那些读物。但是他们不想一想，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培养明澈的识别力。学生有了明澈的识别力，对某一件事物应该怎样看法，什么议论应该赞同，什么议论应该反对，就会自己作出判断。学生要是没有明澈的识别力，你要学生坚持的东西即使都是对的，学生也不明白到底对在哪儿；你要学生回避的东西即使真是要不得的，学生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不得。而取缔某些读物的做法，正剥夺了学生自己锻炼识别力的机会。

学校当局大概不会不知道，取缔的办法实际上是无法彻底做到的。越是不准阅读的东西，越是想弄一本来看看，这是青年人的常情。为了遵守学校的禁令，在学校里固然没有人看那些被取缔的读物了，可是出了学校的大门，只要能弄到手，尽不妨自由阅读。再进一步说，学生即使出了学校也不去看那些读物，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罗列在学生眼前，各种议论在学生耳边沸沸扬扬，学生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对

的不对的，要得的要不得的，学生在生活中既然随时都得碰到，那就只有用明澈的识别力去判断，才可以立定脚跟，知所取舍。学校当局取缔某些读物固然出于善意和苦衷，实际上只是个消极的不很有效的方法；积极有效的方法要从锻炼学生的识别力着眼；不采取缔的措置，让学生自由地阅读，同时给学生以平正的通达的指导，使学生的识别力渐渐地趋向正确，趋向坚定。经过这样的锻炼而养成的识别力，不但在学生时代有用，简直可以终身受用不尽。这样的效果，不是比漫然取缔某些读物强得多吗？希望学校当局为学生的利益着想，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学生在阅读课外读物的时候也应该明白，写在书上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阅读果然要认真，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抱着批判的态度，要区别哪些是应该接受的，那些是不该接受的，不能"照单全收"。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绝对不是妥当的读书方法，也不能提高自己的识别力。那末批判用什么作为标准呢？我想，用"此时""此地"来作标准，大致不会出什么错。凡是跟"此时"和"此地"相适应的，大概是可取的，当然还得经过实践的检验；凡是跟"此时"和"此地"不相适应的，一定是不可取的，至多只可以供谈助而已，决不能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和生活目标。

阅读课外读物，首先不能不谈到时间问题。中学里科目繁多，各科的教科书和讲义都得在课外温习，还有笔记和练习等作业大部分得在课外做，要划出充裕的时间来阅读课外读物，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上一次我说过了，阅读课外读物可以养成随时读书的习惯，这就要每天阅读，持之以恒，时间

少一点儿倒不妨事。有的书读起来并无困难，一个钟头可以阅读一万字，即使要费点儿心思的，一个钟头也可以读五千字。就以五千字算吧，一本十万字的书，每天读一个钟头，二十天就可以读完。二十天读一本书，一年不就可以读完十八本吗？从初一到高三这六年里年年如此，不就可以读完一百零八本吗？这就很可观了。一年里头还有两个不短的假期，暑假和寒假，都是阅读课外读物的好时机，假如每天读三个钟头，这不算太多吧，两个假期合起来作为八个星期计算，就有一百六十八个钟头，至少可读完八本书，六年又是四十八本。所以时间并不是不充裕，只要坚持不懈，成绩是很可观的。

上一次，我说课外读物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种科目的参考书；第二类是关于修养方面的书，第三类是供欣赏的书，第四类是供临时需要的书。因为读书的目的不同，阅读的方法也就各异。读第一类和第四类读物，目的只求理解。只要读过之后，能通体理解书中所说的内容就可以了。譬如在物理课上学到了杠杆定理，你想多知道一些杠杆的实际应用，就可以找一本这样的书来看；你学游泳，想知道一些游泳的方法，就可以找一本游泳入门之类的书来看：读这些书，只要达到了目的，理解了书中的内容，你就不妨把书丢开；如果真个理解了，就会终身难忘，不必再看第二回了。至于作者的身世，作者写书的旨趣是什么，作者的文笔怎么样，都可以不必过问，因为对于理解杠杆的运用和游泳的方法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阅读的时候必须认真，不能放过一个词语的涵义，一句话语的真义，决不能采取不求甚解的马虎态

度，以致造成曲解和误解。

阅读第二类和第三类读物，可不能但求理解。读第二类书，目的在于修养身心，是要躬行实践的。读第三类书，目的在于跟着作者的眼光去观察社会，体会人生。所以阅读这两类书，不但要理解书中的内容，还要对作者有充分的认识。在读这两类书的时候，其实等于和作者交朋友，由文字作媒介，求得与作者心心相通。但是光靠一两本书，对作者的理解究竟是有限的，还有进一步熟悉他的生平的必要。阅读一位哲人的言行录，同时要考求他生活的历史时代，他一生的重要事迹；阅读一位作家的文学作品，同时要考求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创作的时代背景：经过一番考求，得到的益处就会比仅仅读他的一两本书多得多。这两类书往往不能读过一回就算了事。第一回读，在这一方面得到了若干解悟，第二回读，又在另一方得到了若干解悟，或者解悟一回比一回深入。善于读这两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书竟能使人终身阅读而不感厌倦，好像是发掘不完的宝藏，每读一回总会有新的收获。

无论读哪一类书，都必须使用工具书，如字典、辞典、图表等等。要知道一个字的精密的解释，一个词语的正确的涵义，就得翻查字典和各科辞典。要知道一个地方的正确位置，就得翻查地图。要知道各种东西的实相，就得翻查各种图谱。要知道一个人物的经历，一件事情的概要，就得翻查年谱和大事表。工具书是不开口的顾问，会回答你的各种疑难；工具书又是包罗万象的博物馆，能让你查考各种想知道的事物。个人要置备所有的工具书是办不到的，你得尽量利用学校图

书馆和公立图书馆里的工具书。在阅读各种课外读物的同时，你得熟悉各种工具书，养成查阅工具书的习惯。

有的书比较容易读，读起来用不着花多大的力气，有的书比较艰深，读起来并不怎样松快。但是无论什么书，都不能让眼光像跑马似地溜过就算，一定要集中心思，把注意力放在书上。这是第一。第二，一口气直往下读，不如每读一段，稍稍停一停，回过头去想一想这一段主要说了些什么。一口气往下读往往不能消化，好像囫囵吞枣一个样；停下来想一想就像咀嚼一个样，才能辨出真的滋味来。对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课外读物，尤其需要下这个功夫。第三，想到了什么，不妨随时提起笔把它记下来，这就是读书笔记。想的时候往往比较杂乱，比较浮泛；写下来就非有条有理不可了，非切切实实不可了：所以写读书笔记是督促自己认真阅读的一个好办法。读书笔记或者采用列表的形式，或者采用杂记的形式，可以根据所读的书的性质而定。

讲述读书方法的书和文章，都应该看，懂得了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大多数书的前头都有序文，序文有的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有的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有的指导这本书的读法。在读本文之前，先读一遍序文，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的话讲到这里为止了。我自己知道讲得比较乱，也有没有讲到的地方。请诸位同学代我求你们的老师修正和补充。

1936年4月22日

教科书的缺乏

听书业中人说起，目前运输困难，制造厂方面寄发的书籍未能到达，因面有缺货的恐慌；普通书籍还不要紧，最感困难的是学校教科书，学期快要开始了，学校里等着教科书应用，可是书局里拿不出齐全的货色来，有几种是只有下册没有上册，有几种是只有一三册没有二四册，主顾来了，很觉得难以应付。

在学校方面，想也正感觉困难。开学的日期就在眼前了，可是一部分应用的教科书还没有着落；那些书也许正在路上，也许摆在邮政局转运公司的栈房里，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是说不定的，教师单凭着一张空口和一双空手，怎么上课教学生呢？

这不只是一个地方的情形，除开与书籍制造厂距离很近交通无阻的地方，所有的书局和学校大概都为着这一层感到烦恼。书局方面的没法应付主顾，且不去管他。我这里想对学校方面说一句，就是教科书的缺乏并不是严重的困难问题，值不得为此感到烦恼；学校里的大部分科目是离开了教科书也可以教的，而且本该离开了教科书教的，离开了教科书教才可以收到完满的教育效果。

试把小学里的科目来想一想。环绕在儿童周围的风云变

化，生物代谢，川原分布，都是所谓自然；要使儿童认识自然理解自然，让他们直接从自然里去学岂不很好，为什么要用自然教科书？计算数目，本来为着实际上的需要；有了需要而想学习计算方法，只待指导者口头指授一下，就可以终身受用，为什么要用算术教科书？大概除了语文科以外，其余的科目都没有必须使用教科书的道理。

我国向来把“受教育”叫做“读书”，以为要学习一点什么必须凭着一本书籍，每天锻炼身体而没有一本《体育教科书》，好像也不很放心似的。这种错误观念的遗毒太厉害了，竟致一切科目都变为语文科！多数的小学校乃至中学校里不正是这样吗？自然、社会、生物、理化、算学，无非是变相的语文科；学生捧着这些书本，尽做着讲解记诵的工夫，讲解记诵以外，不再知道有把学习得来的东西融化在自己生活里的这一回事。这样的教育本来就要不得，在抗战期间，每一个人应当加速地充实起来，这样的教育尤其要不得。我不敢作偏激的主张，说非把一切教科书打倒不可；可是我敢竭诚地告诉忠心的教育者：教科书应当让它退居于参考书备忘录的地位，从此刻起，愿你们从实际方面去教授，让学生从实际方面去学习。

说到这里，为什么目前教科书的缺乏并不是严重的困难问题，已经可以不言而喻了。

1938年2月5日发表

识字与受教育

扫除文盲就等于普及教育吗?

扫除文盲是教不识字的人识字，换一句时行的话说，就是教他们学会使用文字这一种工具的能力。普及教育是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获得一些必不可少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做一个合格的公民：那知识，必须是真知灼见的，模糊的印象算不得知识；那能力，必须是终身以之的，勉强的扮演算不得能力。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需要文字的场合自然很多；当时要记录，就得靠文字；日后要考查，就得靠文字；在没有人教导的时候要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能力，大部分更得通过文字。但是，识了文字并不就是受了教育；必须获得了那些必不可少的知识和能力，把它们融化在整个生活里头了，那才算受了教育。受教育固然要识字，然而识字只是受教育的几条路径之中的一条罢了。所以，对于开头的那一句问话应该这样回答：扫除文盲并不就等于普及教育?

如果承认这两件是相等的事情，想单从扫除文盲入手而收普及教育的效果，那成绩是不会怎么好的。教不识字的人大家识几个字，这工作并不顶困难。汉字虽然号称难识，可是有好些专家已经做过工夫了，据他们的研究结果，有人说普通人需用的字只有七百或一千，有人说至多不过两千，就

以两千字计算，每天识五个，四百天就识齐了，即使顶愚笨的人，也不能算是难以承受的功课。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识字的难与不难，应识的字的多或是少，却在于识了这些字之后，是不是就算受了教育。你若说是，你对于文字似乎抱着神秘的观念，以为文字差不多是一种符咒，谁学了这种符咒，应受的教育就在他身上应验了。这种神秘的观念合理不合理，只消看一些的确识了字的人就可以解答。有一些人的确是识字的，他们痰要乱吐，上公共汽车要乱挤，献金一毛不拔，服公务借公济私，这些都不是真正受了教育的人所应该做的，而他们竟做了。文字这种符咒，果真能无条件地收到教育的效果吗？

教文盲识字，自然不是散乱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必须编成一些文句；而文句的内容，就是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这一层大家都知道，一般相信扫除文盲就可以普及教育的人，他们的观念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然而，普及教育应着眼在教育，着眼在教育应注重于知要真知，能要真能；传授过了，训练过了，不能就此了事，必须看受教育者是否把这些真知真能融化在整个生活里头了。这就不是单教受教育者识几个字了。如果侧重在识字，以识字为目的，势必疏忽了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即使全国已经没有一个文盲了，是否达到了普及教育的本旨，恐怕还是个疑问。

扫除文盲是要紧的，但是教文盲识字只是手段，教文盲真个受教育才是目的。怎样才算真个受教育呢？至少要痰不乱吐，上公共汽车不乱挤，献金肯尽其力，服公务决不借公济私，诸如此类。

我因为感到现在颇有人以为扫除文盲就等于普及教育，所以说了以上的话。

1938年10月13日发表

变相的语文教学

有人说现在中学课程太多，五花八门，使学生应接不暇。我说现在中学课程并不多，除了英文，只有一门，便是国文。从中学往下，小学的课程似乎也不少；然而也只有一门，便是国语。从中学往上，大学的课程真可谓五花八门了；然而除了英文以及第二外国语，也只有一门，便是国文。

读者或许要怀疑我没有看见过大学的课程表，没有参观过中学的实施情形，甚而至于没有跨进过小学的校门。我本来想竭力辩解，说我看见过，参观过，跨进过；可是辩解自辩解，怀疑自怀疑，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辩解又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说几个实例吧。

一个小学上自然课。课本摊在书桌上，学生看到“常绿树是四季常绿的，落叶树是秋冬落叶的”这样的文句。教师讲解了，“常”是什么意思，“绿”是什么意思，“落”是什么意思，“四季”是什么意思，“秋冬”是什么意思，一一说明，不厌其详；然后贯串起来说：“一年四季总是生着绿叶子的那种树，叫做常绿树；到了秋天或冬天落掉叶子的那种树，叫做落叶树。”的铃……的铃……下课了。

一个中学上劳作课。教师受了学生的敬礼，回转身去就写黑板，一面写，一面看手里的“脚本”。最先写上六个大字：

"书架子的制造"。接着是个小标题："书架子的材料"。随后便是木与竹都可以做书架子，从价值方面说，竹比木便宜，从效用方面说，木比竹坚实；以及什么木什么木都可以做书架子，哪一种木最好，可是价贵，哪一种木最差，可是便宜，诸如此类。写完了一段，再来个小标题："书架子的制法"。随后便是书架子的大小，视需要面定；假定它五尺高，分作六层，每层该多少高，横里该多少宽，诸如此类。第二段没有写完，下课铃响了。教师这才面对学生开口道："今天来不及讲了，下一回再给你们讲吧。"

一个大学上教育学的课。教师先在黑板上抄了满板的英文，教学生抄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国语讲解这满板的英文，教学生记录在笔记本上，待学生记录完毕，便抹掉第一板，再抄第二板。在第三板还没有抹掉的时候，下课铃声就由远而近，渐渐地清朗起来了。

坐在位子上，听教师讲解课本或讲义上的文句；拿起笔杆来，抄写教师的板书，记录教师的讲解：这就是各级学生在教室里所做的全部工作。不问是社会或自然，是公民或理化，是什么学或什么研究，科目虽不同，工作的方法却并无二致，都与上国语课、国文课、英文课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按实际说，社会和自然便是内容专讲社会或自然的国语；公民或理化便是内容专讲公民或理化的国语（中学教本或讲义也有用白话编的）或国文；什么学或什么研究（只要他是外来的）便是内容专讲什么学或什么研究的英文。而这三科本来没有特殊的内容，非牵涉到其他各科不可的。我说大中小学的课程只有英文、国文与国语，意思就在此。

你若去请教语文教学专家，他们一定要说学习国语、国文与英文，除了听讲、抄写与记录外，学生该做的工作还有许多。为了教师不能够一辈子站在学生的面前，学生非得由自己的努力去阅读许多书籍文字不可，他们主张学生在课前应做预习的工作。为了预习未必能够到家，不免有错误与疏漏的地方，他们主张学生在课间应做讨论的工作。为了语文的学习重在养成习惯，仅仅懂得还不够，要能运用自如才行，他们又主张学生在课间与课后应做复习与练习的工作。然而作主张是一回事儿，实际教学又是一回事儿。你若去打听大中小学的学生，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上英文课、国文课与国语课的时候，只须听讲、抄写与记录好了，再没有别的。

这是个很朴素的想头：学生犹如一个空瓶子，胸中没有什么；现在给他们一本书，一篇文字，逐字逐句给他们讲一遍，又写一点注释或表解在黑板上，他们听过一遍，抄过一遍，书中的文字中的内容与方法便一齐装进去了。这又是个很省事的办法：要学生预习，就得给他们一些指导或暗示；要学生讨论，就得给他们一些纠正或补充；要学生复习与练习，就得给他们做许多督察与订正的工作；——那多麻烦！现在不要学生做什么，让他们光是听，光是抄，岂不干脆得多？这就是一般语文教学所以如现在情形的原因。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语文教学如现在情形的效果是好是坏。我只是说明现在的语文教学是这样的情形：大家根据一个很朴素的想头，采用一个很省事的办法。而其他各科的教学，教材尽管五花八门，实际都如现在的语文教学一样，解字义，讲文句，作注释，立表解，下课铃响，一了百了。这

不是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学有如下的共通认识吗？他们以为一切的知识与技能，非通过文字无法授与；一切的训练和陶冶，非通过文字无法着手。所以必须有书为凭，给学生讲明文句，实做“教书”。他们又以为只要通过了文字，一切知识、技能、训练、陶冶，便化为学生的血肉，使他们渐渐充实起来。所以学生除了静听讲书，抄写黑板上的文字，纪录教师口头的讲解而外，不用再做别的。

从这种认识推想开来，自然见得教学的对象是书本，而不是具体的事物；“为学”两字并不包含广多的意义，不过等于“读书”而已。什么设计教学法，什么道尔顿制，以事物为中心，以多方研究为学习门径，那只是一些富于幻想的好事者的玩意儿，标新立异，无俾实际。我们的教育家只要守着个最简要的办法——拿书来教，便抵得那些好事者的全部努力了。有人说，除了语文学科而外，其他学科的教学都不妨脱离书本文字；即使不完全脱离，书本文字也只是工具之一种，而不是终极的目的。这样说法，我们的教育家当然不能同意，所以抗战开始以后各地闹“书荒”，在学校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叹声：“没有教本，怎么能教呢！”照我们的教育家的意思，就是教体育，也得有一本教本才行。——《体育教本》确实有的，你可以去翻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汇报》。

在这样的教学情形之下当学生，虽然科目繁多，样样都要学习，其实却是简单不过的事儿；只要像准备去上国语课、国文课与英文课一样，带一双耳朵，一双眼睛，一本教本，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或钢笔，保证你没有错儿了。你将欣幸你没有遇到那些想出设计教育法与道尔顿制之类来的好事

者；否则你得去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那是多么辛苦的一串工作啊？除了听讲、抄写和记录，你一样都不用做；教师偶尔在讲解中间添一个笑话，插一个故事，你就情不自禁的笑一笑；上物理化学之类功课的时候，教师偶尔揭示几张挂图，作一个实验，你就如新年间看了年画与戏法那样开一开心：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这个学期如此，下个学期也如此，不是太舒服的生活吗？通常说，学生时代是黄金时代，就不必消费太多的心思与功力在功课上的那种舒服而言，的确不是夸张的话。

但是，假如有一个人，绝对不熟悉现在的教育的实况，他跑进无论哪一级的学校参观一天两天，必将惊讶的想道："平常人听了两个钟头的平铺直叙的演说，就会打呵欠，伸懒腰，用鞋底擦地板，给演讲者暗示，让他赶快把演讲结束；这班学生天天听讲，年年听讲，某字什么意义，某句怎么讲法，无非那一套，他们怎么忍受得住呢？"他或许还有奇怪的想头："看他们一声不响，谁知道他们的心思在哪儿？说不定会如《孟子》上说的'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吧？或者无思无虑，空空洞洞，像禅家的入定吧？"他如果是一个慈悲的人，更将往深处去想："'游心外骛'是训练清楚头脑的障碍，'心无着处'是趋向槁木死灰的途径，而他们的情形恰正如此。太可怜了！太可怜了！让他们多做一点儿事吧，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口，无论怎样都是好的。退一步说，让他们跑出教室来种一方地，锯一根木头，甚至跑跳一阵，争论一阵，也是好的。只要不再教他们听讲那变相的语文功课，以至陷入'游心外骛'或'心无着处'的魔境，他们就有福了。"

这个人的想头如果是“旁观者清”，那么，不必消费太多的心思与功力在功课上的那种舒服，未必就是现在学生的幸福了。他们的幸福或许就在相反的情形，就是：教师糊涂一点儿，放弃他们一切功课一切教导的授受必须通过文字的那种信念；同时马虎一点儿，虽然有一本教本或一份讲义在手头，可不全像教国语、国文和英文那样逐字逐句的讲解；同时又残忍一点儿，不惜让学生劳心劳力，提出些问题来，指出一些工作来，教他们自己去搏斗，搏斗而遇到了困惑的时候，然后请教教师、教本或讲义。然而我们的教育家却多数是不肯糊涂，不肯马虎，又不肯残忍的。

有一天，学生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老师的讲解，不得不开始用自己的心与力，跟当前的事物打交道。当发现树叶怎样发芽，果实怎样长成的时候，他们惊奇着造化的神妙，感到莫大的快慰。当悟出某一种自然势力怎样推移，某一项历史事物怎样演变的时候，他们欣赏着自己的成功，怀有与自来的物理学家、史学家同等的骄傲。尤其作专门研究，作实际事务，起初茫无头绪，暗中摸索，忽然望见一线光明在前面闪耀的时候，他们那欢喜与满足宛如见了宇宙全部的奥秘，不禁要跳起来喊道：“从今以后，可以安身立命了！”但是他们的记忆力如果不太坏，总有时候会想起学生时代的种种；只要一想起，他们便会爽然若失。原来他们的快慰、骄傲、欢喜和满足，本该在学生时代早就享受的，现在却拖延到多少年后才享受，还值得高兴吗？只有自认倒楣的份儿罢了。

教师本位，与学生本位，一切的授受必须通过文字，与

可能与事物直接打交道就直接打交道；专教学生听讲变相的语文功课，与多数学生做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等工作：这些是旧教育与新教育分界的标志。依通常说，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所以舍旧趋新也未必是天经地义。可是在“教育”的高头加上了“新”字，而且要大吹大擂把这种“新”的教育“兴”起来，必然是旧的教学有了毛病，新的教育值得仰慕。我国兴新教育几十年了，学校、课程、训育、导师等等名词，从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的确是“新”。然而就实际考察，各科教学都是变相的语文教学，而且是从前私塾时代的语文教学，那是“新”还是“旧”呢？

现在大家看重教育，复兴民族和建设国家的重担子放在教育的肩膀上。这是不错的。不过有一个根本条件，教育必须真是“新”的才行。

1941年1月15日作

如果我当教师

我现在不当教师。如果我当教师的话，在“教师节”的今日，我想把以下的话告诉自己，策励自己，这无非“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以前种种是过去了，追不回来了；惭愧是徒然，悔恨也无补于事；让它过去吧，像一个不愉快的恶梦一个样。

我如果当小学教师，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的喊一声；而是出于衷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作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

之，那是扮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都必须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但硬是要养成，决不马虎了事。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的"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菜蔬的种植，我要教他们经心着意的做，根入土要多少深，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少宽，灌溉该怎样调节，害虫该怎样防治，这些都得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这样经心着意，才认为又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对于种植蔬菜那样切近的事，既因工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工夫，贪图省事，让它马虎过去吗？

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该怎样使用它才的当。一句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式。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

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的目的。

我决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然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末，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义？

现当抗战时期，课本的供给很成问题，也许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课本，可是我决不说“没有课本，怎么能开学呢！”我相信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许多功课都是不一定要利用课本的，也可以说，文字的课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课本，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周围，随时可以取来利用，利用得适当，比较利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条文字的桥梁。公民，社会，自然，劳作，这些功课的非文字的课本，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书铺子里没有课本卖，又有什么要紧？只有国语，是非有课本不可的；然而我有黑板和粉笔，小朋友还买得到纸和笔，也就没有什么关系。

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者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决不举起手来，在他们的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

且，当我打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嫌得可厌。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又怎么能对着他们有这种可厌的表现呢？一有这种可厌的表现，以前的努力不是根本白费了吗？以后的努力不将不产生效果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们的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的原由；我根据我的经验，从观察和剖析找出原由，加以对症的治疗，哪还会有一个顽皮的愚笨的小朋友在我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就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

我还是作小朋友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和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的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便将徘徊岐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做家属的亲切忠诚的朋友，我想并不难；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语言、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

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决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个样。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成“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

因此，说成“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这里我不敢用一个“教”字。因为用了“教”字，便表示我有这么一套本领，双手授与学生的意思；而我的做人做事的本领，能够说已经完整无缺了吗？我能够肯定的说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健全的公民吗？我比学生，不过年纪长一点儿，经验多一点儿罢了。他们要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验，我就凭年纪长一点儿、经验多一点儿的份儿，指示给他们一些方法，提供给他们一些实例，以免他们在迷茫之中摸索，或是走了许多冤枉道路才达到目的——不过如此而已。所以，若有人问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我决不说“教书”。

我不想把“忠”“孝”“仁”“爱”等等抽象德目向学生的头脑里死灌。我认为这种办法毫无用处，与教授“蛋白质”“脂肪”等名词不会使身体得到营养一个样。忠于国家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人，他只是顺着习惯之自然，存于内心，发于外面，无不恰如分寸；他决不想到德目中有个“忠”字，才这样存心，这样表现。进一步说，想到了“忠”字而行“忠”，那不一定是“至忠”；因为那是“有所为”，并不是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为了使学生存心和表现切合着某种德目，而且切合得纯任自然，毫不勉强，我的办法是在一件一件事情上，使学生养成好习惯。譬如举行扫除或筹备什么会之类，我自己奋力参加，同时使学生也要奋力参加；当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的时候，我自己看作切身的事，竭知尽力的图谋最好的解决，同时使学生也要看作切身的事，竭知尽力的图谋最好的解决：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养成学生的好习惯，综合起来，他们便实做了“忠”字。为什么我要和他们一样的做呢？第一，我听从良心的第一个命令，本应当“忠”；第二，这样做才算是指示方法，提供实例，对于学生尽了帮助他们的责任。

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戒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譬如，我希望学生整洁，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服装、办事室、寝室弄得十分整洁，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诚，我每说一句话一定算一句话，我对学生和同事一定掬诚相示，毫不掩饰；我劝戒学生不要抽烟卷，我一定不抽烟卷，决不说“你们抽不得，到了我们的年纪才不妨抽”的话；我劝戒学生不要破坏秩序，我一定不破坏秩序，决不做那营私结派磨擦倾轧的勾当。为什么要如此？无非实做两句老话，叫做“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必须“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出愿望来，吐露出话语来，才有真气，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动。如果不能“有诸己”“无诸己”，表示和吐露的时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有什么真气？哪里还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哪里会受你的感动？无论学校里行不行导师制，无论我当不当导师，我都准备如此，因为我的名义是教师，凡负教师的名义的人，谁都有帮助学生的责任。

我不想教学生做有名无实的事情。设立学生自治会了，组织学艺研究社了，通过了章程，推举了职员，以后就别无下文，与没有那些会和社的时候一个样：这便是有名无实。创办图书馆了，经营种植园了，一阵高兴之后，图书馆里只有七零八落的几本书，一天功夫没有一两个读者，种植园里蔓草丛生，蛛网处处，找不到一棵像样的蔬菜，看不见一朵有劲的花朵：这便是有名无实。做这种有名无实的事比不做还要糟糕；如果学生习惯了，终其一生，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这样有名无实，种种实际事务还有逐渐推进和圆满成功的希望吗？我说比不做还要糟糕，并不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主张不要成立那些会和社，不要有图书馆种植园之类的设备。我只是说干那些事都必须认真去干，必须名副其实。自治会硬是要"自治"，研究社硬是要"研究"，项目不妨简单，作业不妨浅易，但凡是提了出来的，必须样样实做，一毫也不放松；有了图书馆硬是要去阅读和参考，有了种植园硬是要去管理和灌溉，规模不妨狭小，门类不妨稀少，但是既然有了这种设备，必须切实利用，每一个机会都不放过。而且，那决不是一时乘兴的事，既然已经干了起来，便须一直干下去，与学校同其寿命。如果这学期干得起劲，下学期却烟消云散了，今年名副其实，明年却徒有其名了，这从整段的过程说起来，还是个有名无实，还是不足以养成学生的好习惯。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理化科在懂得自然，进而操纵自然之类；同时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

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每一种功课犹如车轮上的一根“辐”，许多的辐必须集中在“教育”的“轴”上，才能成为把国家民族推向前进的整个“轮子”。这个观念虽然近乎抽象，可是很关重要。有了这个观念，我才不会贪图省事，把功课教得太松太浅，或者过分要好，把功课教得太紧太深。做人做事原是不分科目的；譬如，一个学生是世代做庄稼的，他帮同父兄做庄稼，你说该属于公民科，生物科，还是数学科？又如，一个学生出外旅行，他接触了许多的人，访问了许多的古迹，游历了许多的山川城镇，你说该属于史地科，体育科，还是艺术科？学校里分科是由于不得已；要会开方小数，不能不懂得加减乘除；知道了唐朝，不能不知道唐朝的前后是什么朝代；由于这种不得已，才有分科教学的办法。可是，学生现在和将来做人做事，还是与前面所举的帮做庄稼和出外旅行一个样，是综合而不可分的；那末，我能只顾分科而不顾综合，只认清自己那门功课的目标而忘记了造成健全的公民这个总的目标吗？

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决不专作讲解工作，从跑进教室始，直到下课铃响，只是念一句讲一句。我想，就是国文课，也得让学生自己试读试讲，求知文章的意义，揣摩文章的法则；因为他们一辈子要读书看报，必须单枪匹马，无所依傍才行，国文教师决不能一辈子伴着他们，给他们讲解书报。国文教师的工作只是待他们自己尝试之后，领导他们共同讨论：他们如有错误，给他们纠正；他们如有遗漏，给他们补充；他们不能分析或综合，替他们分析或综合。这样，他们才像学步的幼孩一样，渐渐的能够自己走路，不需要人搀

扶；国文课尚且如此，其他功课可想而知。教师捧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学生对着理化课本或史地课本，一边是念一句讲一句，一边是看一句听一句；这种情景，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多么滑稽又多么残酷啊！怎么说滑稽？因为这样之后，任何功课都变为国文课了，而且是教学不得其法的国文课。怎么说残酷？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样听讲要连续到四五个钟头，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我说刑罚决非夸张，试想我们在什么会场里听人演讲，演讲者的话如果无多意义，很少趣味，如果延长到两三个钟头，我们也要移动椅子，拖擦鞋底，作希望离座的表示；这由于听讲到底是被动的事情，被动的事情做得太久了，便不免有受刑罚似的感觉。在听得厌倦了而还是不能不听的时候，最自然的倾向是外貌表示在那里听，而心里并不在听；这当儿也许游心外骛，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也许什么都不想，像老僧入了禅定。教学生一味听讲，实际上无异于要他们游心外骛或者什么都不想，无异于摧残他们的心里活动的机能，岂不是残酷？

我不怕多费学生的心力，我要他们试读，试讲，试作探讨，试作实习，做许多的工作，比仅仅听讲多得多，我要教他们处于主动的地位。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决不滔滔汩汩的一口气讲给他们听，他们尝试过了，我才讲，可是我并不逐句逐句的讲书，我只给他们纠正，给他们补充，替他们分析和综合。

我如果当大学教师，还是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依理说，大学生该比中学生更能够自己看书了，我或者自己编

了讲义发给他们，或是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或别的书给他们作课本，他们都可以逐章逐节的看下去，不待我教。如果我跑进教室去，按照讲义上课本上所说的复述一遍，直到下课铃响又跑出来，那在我是徒费口舌，在他们是徒费时间，太无聊了；我不想干那样无聊的勾当。我开一门课程，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至少要有一点儿是我自己的东西，依通常的说法就是所谓“心得”，我才敢于跑进教室去，向学生口讲手划，我不但把我的一点儿给与他们，还要诱导他们帮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唯有如此，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明日超过今日。这就不是“教书”了。若有人问这叫什么，我的回答将是：“帮助学生为学”。

据说以前的拳教师教授徒弟，往往藏过一手，不肯尽其所有的拿出来；其意在保持自己的优势，徒弟无论如何高明，总之比我少一手。我不想效学那种拳教师，决不藏过我的一手。我的探讨走的什么途径，我的研究用的什么方法，我将把途径和方法在学生面前尽量公开。那途径即使是我自己开辟的，那方法即使是我独自发现的，我所以能够开辟和发现，也由于种种的“势”，因缘凑合，刚刚给我捉住了，我又有什么可以矜夸的？我又怎么能自以为独得之秘？我如果看见了冷僻的书或是收集了难得的材料，我决不讳莫如深，绝不提起，只是偷偷的写我的学术论文。别的人，包括学生在内，倘若得到了那些书或材料，写出学术论文来，不将和我一样的好，或许比我更好吗？将书或材料认为私有的东西，侥幸于自己的“有”，欣幸于别人的“没有”，这实在是一种卑劣心理，

我的心理，自问还不至这么卑劣。

我不想用禁遏的办法，板起脸来对学生说，什么思想不许接触，什么书籍不许阅读。不许接触，偏要接触，不许阅读，偏要阅读，这是人之常情，尤其在青年。禁遏终于不能禁遏，何必多此一举？并且，大学里的功夫既是"为学"，既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材料是越多越好；如果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岂不是舍广博而趋狭小？在化学试验室里，不排斥含有毒性的原素；明知它含有毒性，一样的要教学生加以分析，得到真切的认识。什么思想什么书籍如果认为要不得的话，岂不也可以与含有毒性的原素一样看待，还是要加以研究？学生在研究之中锻炼他们的辨别力和判断力，从而得到结论，凡真是要不得的，他们必将会直指为要不得。这就不禁遏而自禁遏了；其效果比一味禁遏来得切实。

我要作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这与我的课程，假如是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似乎没有关系，可是谁能断言确实没有关系？我不仅在教室内与学生见面，当休闲的时候也要与他们接触，称心而谈，绝无矜饰，像会见一位知心的老朋友一个样。他们如果到我家里来，我决不冷然的问："你们来作什么？"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问得深一点儿的时候，我决不摇头说："你们要懂得这个还早呢！"问得浅一点儿的时候，我决不带笑说："这还要问吗？我正要考你们呢！"他们听了"你们来作什么"的问话，自己想想说不出来作什么，以后就再也不来了。他们见到问得深也不好，问得浅也不好，不知道怎样问才不深

不浅，刚刚合式，以后就再也不问了。这种拒人千里的语言态度，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何况对于最相亲的朋友？

我还是不忘记“教育”那个总目标；无论我教什么课程，如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决不说除此之外再没有我的事儿了，我不妨纵情任意，或去嫖妓，或去赌博，或作其他不正当的事。我要勉为健全的公民，本来不该作这些事；我要勉为合格的大学教授，尤其不该作这些事。一个教宋词研究或工程设计的教师，他的行为如果不正当的话，其给与学生的影响虽是无形的，却是深刻的；我不能不估计它的深刻程度。我无法教学生一定要敬重我，因为敬重不敬重在学生方面而不在我的方面；可是我总得在课程方面同时在行为方面，尽力取得他们的敬重，因为我是他们的教师。取得他们的敬重，并不为满足我的虚荣心，只因为如此才证明我对课程同时对那个总的目标负了责。

无论当小学中学或大学的教师，我要时时记着，在我面前的学生都是准备参加建国事业的人。建国事业有大有小，但样样都是必需的；在必需这个条件上，大事业小事业彼此平等。而要建国成功，必须参加各种事业的人个个够格，真个能够干他的事业。因此，当一班学生毕业的时候，我要逐个逐个的审量一下：甲够格吗？乙够格吗？丙够格吗？……如果答案全是肯定的，我才对自己感到满意：因为我帮助学生总算没有错儿，我对于建国事业也贡献了我的心力。

我决不“外慕徒业”，可是我也希望精神和物质的环境能

使我安于其业。安排这样的环境，虽不能说全不是我所能为力，但大部分属于社会国家方面；因此我就不说了。

1941年8月23日发表

谈大学的合并

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字，论及高等教育，文中举出方在闹风潮的某大学作例子，说某大学尽可以和别的大学合并。某大学的教授会便去信质辩，信中有这样意思的话："你们主张我校尽可和别的大学合并，何不也主张我们中国尽可和别的国家合并?"这个话是不是拟于不伦且不说，但愤激之情是充分表现出来了。我常想，如果有谁主张把大学合并，那被裁并的大学从校长起到校工止，都会起来坚决反对的；现在看见某大学教授会信中如上的话，更相信我想的不错。

可是我以为现在的大学是应该合并的。我不说甲大学应该裁掉，并入乙大学；我只说许多大学应该在通盘筹算之下，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并起来，使总数减少一些。至于合并之后，称甲大学或称乙大学，或为避免引起感情起见，不称甲也不称乙，改为子大学或丑大学，都无关重要。我以为：为节省经费，应该合并；为集中人才，应该合并；为集中设备，应该合并。

我国经济困难，谁都想得到，也不须查什么统计。在困难的情形下，自然是越节省越好，只要不妨碍实务的进展为度。大学合并起来，我想总可以节省国家的若干开支，而并不妨碍大学教育的进展。若把节省下来的仍用在大学教育方

面，应该更可以加强它的进展。

我国大学教师的人才，实在还没有到满坑满谷的地步。当然，如果今天要添设十个或二十个大学，就有相当于十个二十个大学的教师数量的人来应聘，教室里的讲台是决不会空着的。但这里所说的大学教师的人才，并非仅是履历表合格的人才，而是名副其实，真正胜任作大学教师的人才。我想，弄过某学科的人不一定就能教某学科的课程。自己怎么学得来，便怎么教学生，这是前些年有人说的“循环教育”。自己读过某一些书，便教学生也读某一些书，这是和从前书塾教师所做的没有什么大分别的“伴读”办法。“循环教育”和“伴读”办法，对于文化至多有持续的功效，而决没开创的功效；从现在的教育见地说，用在小学教育或中学教育方面已经不很相宜，何况在大学教育方面。一个大学教师教一门课程，对于那门课程的整个系统或研究方法，至少得有一点儿是他自己的东西，依通常说法就是所谓“心得”，他的口讲手划才不是毫无意义。他不但要把他自己的一点儿拿出来，还得诱导学生帮助学生，总括地说是训练学生，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这后一层尤关紧要，教育的要旨就在于此。唯有如此，文化的总和才会越积越多；文化的质地才会今胜于古，明日超过今日。如果承认大学教师的标准应该如上所说，再来看实际的大学教师，便觉得名副其实的不太多了。弄过某学科，但并没有他自己的一点儿的，当然除外；有他自己的一点儿，但并没有方术训练学生，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的，当然也除外。试问经过了两道“当然除外”，剩下来的还有多少人？这剩下来的少数人分散在各大学里，各大学

便都成为仅有几个角色而并非角色齐全的班子。合并起来，才可以成为角色齐全的班子。角色齐全，就是每个教师名副其实。大学必须如此，才会有名副其实的大学教育。

再从学生方面说，同样学某学科，但因投入的大学不同，甲学生遇到了头等教师，乙学生遇到了次等教师，丙学生竟遇到了徒有教师之名的教师。甲学生当然是幸运儿；但按理说，也不能算他有特别的幸运，因为投入大学，遇到头等教师原是事理之常。丙学生无疑是倒楣鬼；他的倒楣可真冤枉，他并没有什么比不上甲学生的，为什么偏该他吃亏？让他和甲学生做同学，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同受一位教师的教导，岂不是主持教育行政的人应该做的？在事实上，让丙学生和甲学生做同学也没有什么困难。除了走红运的经济系、机械系、土木系等以外，常常听说某大学的本国文学系某年级只有四个学生，哲学系某年级只有一个学生，数学系某年级只有两个学生，物理系只有三个学生。某大学的四个、一个、二个、三个，加上另一大学的总之不到五数以上若干个，或更加上第三个大学的总之不到五数以上的若干个，该不至于增加注册课和教师的麻烦吧。然而，像丙学生似的受冤枉的情形可以免除了，如果合并之后都由头等教师教导的话。

还有一种情形。各大学自知角色不很齐全，常想罗致角色，以求班子的比较完整；因此，被认为角色的教师常有更动（我没有说连任十年以上，得到教部奖励的教师不是角色），上学期在甲大学，这学期在乙大学了。就教师说，来去自由，本无罣碍，可是就学生说，事情便没有这么简单。那教师如果确是角色的话，得到他的学生固然不胜其欢喜，而失掉他

的学生便将不胜其懊恼：有欢喜的，同时必然有懊恼的。超出了学校的界限来看，学生是平等的，为什么该薄于此而厚于彼？这在被罗致的角色和罗致角色的学校，都是交代不过的。现在谈合并，当然不能把许多大学合并成一个大学；但是合并以后的大学就可以各成为班子比较完整的大学。那时候，学校方面罗致角色的事实，角色方面从此到彼的更动，即使不能绝对没有，总得减少许多；而且，有也不至于对学生交代不过，因为每个大学的班子都是比较完整的了。

大学得有设备。从前有人以为高大洋房是大学顶重要的设备，其实倒不是。现在的大学都是草房子，也过得去。但草房子里聚集着一群教师学生，单凭口耳授受，到底不是办法。如果口耳授受就可以了，何尝不可以笔墨授受，办个通信讲习班？又何必受了许多辛苦，大家来聚在一块儿？大学顶重要的设备是图书和仪器两项；教师和学生所以要聚在一块儿，大半就为他们的授受和研究离不开这两项凭借。这道理大家知道，不必多说。我所要说的是：现在各大学的这两项设备，原先置办得完善不完善且不说，目前要打算新置，自然无从说起；而原有的一些，因为迁徙和轰炸，有的是七折八扣了，有的是所馀无几了。可是教师和学生对于这两项凭借的需要，现在不比往日或将来减轻。大家在抱残守阙的状况之下，即使绝对认真努力，也难得到足够水准的成绩；这不仅是教师和学生个人的苦闷，也是民族和国家巨大的损失，主持教育行政的人应该请统计专家统计一下的。如果能够合并，几个大学的“残”和“阙”聚在一块儿，当然不就是“完”和“整”，但至少可以减低“残”和“阙”的程度；不够理想的办法总

比没有办法好些。

合并大学，最难处理的是人事问题；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必然有许多人起来反对，如前面所说，从校长到校工。可是我以为那种人事问题是可以不发生的，只要大家记着公共场所张挂的“天下为公”那句话，而且真正懂得那句话。

合并之后，必有若干本来当校长的人不再当校长。他们如果想，某大学是我的王国，我有支配它的全权，现在却破灭了；或者想，某大学是我的事业，我任着它施展我的抱负，现在却完结了；或者想，某大学是我的心血的结晶，我辛辛苦苦给它造成了优良的校风，现在却付之流水了：这样想的时候，自不免引起感情，觉得不能忍受。然而这些想头，在程度上和质地上虽不一样，却都脱不了那在“公”字反面的“私”字。从“公”的方面说，凡是“权”必得伴着“能”和“效”：只要有“能”有“效”就行，由哪一个人操持它是可以不问的。你想你原有支配大学的全权，现在你的王国破灭了，因而感到孙猴子没棒弄了似的悲哀；这岂不是说那个权是注定的必须由你来操持吗？再说事业。从“公”的方面说，事实的可贵不在出于某一人之手，而在对于公众有实际的效益。你想某大学是你的事业，假定你的事业确然有实际的效益，依“不朽”的看法，你的“功”和“德”将永在人间，并不就此完结；何况合并之后，教育仍在进行，一般学生仍在受业，就是从形迹上看，也并不就此完结。你一定要拿在手里才认作事业，放开了手便是事业完结，岂不是只见自己而忘了公众？再说优良的校风。校风存在教师和学生的精神上，决不存在某大学那块照牌上。两种校风若都是优良的，会合在一起的时候，必

然相成而不相克；譬如甲校的校风是朴实，乙校的校风是精深，会合在一起，既朴实又精深，岂不更好？而从办教育的“公”的观点说，几个大学合并起来，它们各个的优良校风必被保持，正如它们的不良校风（如果有的话）必被铲除，那么，你的某大学的优良校风又怎么会付之流水？现在你竟发出“付之流水”的叹息，未免太相信自己而太不相信人家了。我想，不得再当校长的人若能想透以上这些意思，就会见到自己的愤愤只是“私”字作祟，而“私”是要不得的；他们将不会反对合并了吧。

合并之后，必然有若干本来当教师的人不得再当教师。他们的不得再当教师，唯一的理由应该是不够教师的水准。我不能说这该由谁来审核，是学术审议会还是其他机关；但我以为必须经过一番精密公正的审核。那审核假定确是精密公正的，不得再当教师的人就只有忍受。同时也可以自己审核：我对于某学科，有自己的一点儿吗？我能够训练学生，让他们各自得到他们的一点儿吗？如果答话是否定的，就只有毫不容情的给自己一个不及格。这并不是不知自尊；教育是至公的事情，在着手建国大业的今日的教育尤其是至公的事情，我干不了，老实承认干不了，正是极端的自尊。要能这样，似乎其人须有圣人的修养，“情顺万物而无情”；其实也不要什么圣人的修养，只须明白公私之辨就行。从“公”的观点看，我的不够水准已经人家和自己审核定了；还有什么可愤愤的？若觉面子上不好看，因而愤愤，这是“私”。若说我曾拿过大学教师的薪俸，还有米贴，还有家属平价米，现在可没有了，因而愤愤，这也是“私”。为“私”而愤愤，岂不成为“小丈夫”？我

想不得再当教师的人若能这样存心，他们将不反对合并了吧？

还有，有些人抱着和某些人可以合作和某些人不能合作的意念；从这意念推衍开去，便走上了反对合并的道路。其实，就大学教育而谈合作，那标的应是绝对不含感情成分的学术。如果彼此都对着那标的努力，哪怕在某项人事上的仇敌，也可以合作，即使学说不同，所见各异，至于互相辩论攻击，也还是合作，因为彼此标的一致，无非要求一个“是”和“真”。而有些人所谓可以合作或不能合作的人，往往并不指其人对那标的努力不努力而言，不过表示是不是我的朋友、同学、同乡，诸如此类而已。朋友，同学，同乡，诸如此类的结合，或者纯凭感情，或者别有利害关系，总之都由于“私”（这里的“私”字不含一毫贬义）；和常语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是毫不相干的。我想，这些人如果想清楚了这一层，他们的“合作论”也该可以收起来了吧。

合并之后，或将有一部分学生起来作“护校运动”，宣言书上也许写“校存与存，校亡与亡”的沉痛语。这种对于学校的忠心是值得感佩的，但认识不免有些错误。一个学校不是一个国家。国家灭亡了，做亡国奴当然是不能忍受的。学校和别的学校合并起来了，实际上并没有“亡”，学生也仍然可以求学，而且可以比原先求得更好，为什么要幻想出一个“亡校学生”的名词来苦自己呢？从前军阀时代，有力者摧残教育，便利私图，学生起来反抗是有道理的。现在的合并为学术文化着想，也为全体大学生着想，是大公的事情，学生正该欢迎之不暇，又何须乱用感情，随便反对。

至于校工，可以不说了。合并起来的大学规模大了，校

工名额想来也要增加。即使不为大学服务，在劳力神圣的今日，去做别的工作也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工钱。校工是不用愁的。

以上说得太简单了，我知道反对合并的人可以举出一百种理由来，是以上所没有说到的，而且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我可以说，剥去他们的“故”和“理”的罩衫，必将看见个深印着“私”的裸体。他们如果剥去深印着的“私”字，“故”和“理”的罩衫也无须穿了。我不敢担保他们都能刮去，可是我以为他们应该刮去。

1941年9月28日作

高等教育所要养成的好习惯

说明“教育”这个词儿的含义，专门家可以写成很大的一部书；可是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虽然粗略些，偏于常识方面些，但在非专门家，有了这样的概念便足够了，那就是“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

这里应当问清楚，什么叫好习惯？换句话说，怎样的习惯才算好？这也可以粗略的偏于常识方面的作个回答。单就个人说，凡足以发展身心的，便是好习惯。个人不能离开人群，个人身心的发展必须和人群相适应，尤其必须对于人群有利而无害。因此，兼就人群说，凡和人群相适应的，尤其是对于人群有利的，便是好习惯。

教育所要养成的，便是这些好习惯。

分开来说，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一般人当公民的好习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一些人做专门人才的好习惯。所谓当公民的好习惯和做专门人才的好习惯，都是足以发展身心的，同时是和人群相适应，尤其是对于人群有利的。

这一点简单的认识，办教育的人不能没有；如果没有，便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儿，当然说不上成绩。同时，受教育的学生也不能没有；如果没有，便不知道自己投考和入学究竟何所为，结果也将名为“受”而实际上并没有“受”。

现在就大学说大学，对于所谓做专门人才的好习惯略作解释。这意思无非供诸位同学参考，我希望我的话有些道着处。

且慢说做专门人才的好习惯；依理论，一个大学同学该具有当公民的好习惯了，因为他已经经过了受普通教育的阶段。理论上"该"具有，实际上未必"真"具有，这是常见的情形。到底具有了当公民的好习惯没有，我以为每一个大学同学必须自己检讨的。检讨下来，果真具有了，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否则便得赶紧补修，直到果真具有了为止。

专门人才这个词儿，就是说其人对于某一种专门有系统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单懂得一些经济现象算不得经济人才，单记住一些历史事迹算不得史学专门人才，可以反证。得到认识和了解不能单凭空口或空手，必须有一套精密的方法才行。

人群的最大期望是文化的步子逐渐前进，文化的总和逐渐加多，这并非一种奢侈的欲念，实在是充实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要的手段。因此，专门人才对于某一专门，不仅接受它已有的成绩而已，还得加入自己的努力，使它的成绩更丰富，更完美。换一句说，专门人才负着一种责任，要推进文化的步子，增加文化的总和。这种责任也不是单凭空口或空手负得起来的，必须有一套精密的方法，尤其必须在某一种专门范围之内，随时随地都运用那套方法才行。

大学教育的时间只有四年。若说四年终了，受教育的学生便可以对某一种专门有精深的认识和了解，甚至便可以推进某一专门，使它更丰富，更完美；换一句说，若说四年终

了便可以成为专门人才，那未免不合情理。一个人攻研某一专门，达到真足以称为专门人才的境界，怎能用时间来规定呢？四年间努力的结果，只能说对于前面所说的那些方法，已经熟悉而已——这是必须熟悉的，不熟悉便是没有努力。方法不能离开材料，材料便是某科某科的课程。就课程所提供的事事物物，从教师方面学习了方法，从自己方面发见了方法，来认识某科，了解某科，并且企图推进某科：是大学同学份内应做的事儿。可以这么说，得有“终身以之”的精神，才算有了好习惯。这种好习惯是做专门人才的基本条件。

1941年12月发表

当前教育必须改进

我以为当前教育必须设法改进。一般地说，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养成公民，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养成专门人才。但是当前教育只是“教书”；并且，书也没有教好。这在平常情形之下，也非设法改进不可，何况是情形并非平常的时候！咱们碰到抗战建国的课题：现在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到抗战完毕之后，就专一建国。建国需要公民和专门人才的一致努力。若不能认真踏实地养成公民和专门家，咱们怎么交得出这一本“建国”的卷子？

推动任何事业，大家都知道“质”和“量”应该并重。在教育方面，“量”是在逐渐进展中，大学，国立学院，专科学校，国立省立县立私立的中学，各乡各镇的国民学校，都有添设，这自然是好现象。但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教育进步，甚至于认为足以夸耀，那么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学校多怎么就是教育进步呢？学校多，只表示受教育的人可以多些；尤其重要的，却在所授的和所受的是什么东西。必须所授的和所受的货真价实，才真是教育进步。那就是“质”的问题了。“质”的问题虽然有许多有心人时时提到，可是事实上，“质”并没有进展，不像“量”那样的逐渐进展。

一切课程都要通过文字来授受，除了通过文字以外，再

没有别的授受方法，这是教育的"质"不会进展的一个原因。一些训练都成为呆板的公式，"德目"多少项，"信条"多少条，教学生读着记着；似乎只要把这些抽象概念"念念有词"，同时也就能身体力行了；这是教育的"质"不会进展的又一个原因。

制度尽你计划得如何妥善，章则尽你订定得如何详密，假如不能改革以上所说的两点，教育决不会是货真价实的。这是教育者对于教育的认识问题。一切实施方法都从认识而来，认识不够，实施方法当然不高明。所以教育的"质"不会进展，根本原因还在教育者对于教育的认识的盲昧。

请所有的教育者都去读《教育学》，或者是个办法；但对于教育的认识，不一定要读了《教育学》才会得到。做一行事业，熟悉了它，又能用心体察和推求，自会得到对于它的正确且深入的认识。一个教育者，假定他从没有读过《教育学》，如果能够站在自己的本位上，用心体察和推求，也自会认识教育是什么一回事儿，也许竟和大教育家的见解"若合符节"。这体察和推求并不是"非常人"才能办得到的事儿，而是专业进修中应有的项目。但怎样可以使教育者都作这样的专业进修，我却想不出办法。

1942年1月15日发表

给教师的信

一、多刺目的两个字呀

××：

来信收读了。一个初出茅庐的教师，对于教育不免抱着些美妙的想象，听见在行的同事说，这儿的学生非用责打不能制服，你得好好保持你的威严，自然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的惊异是无怪其然的。就是我，看了你的来信也有些怅怅，因为这儿的教育厅已经三令五申的告诫学校，说训育上不得用体罚，而你那个学校仍旧把体罚看作唯一的法宝。我想得很远，想到人们的觉解何以相差得这么远，想到我国的教育到底有无改进的希望……结果就来了怅怅。

体罚对于学生心理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读过教育课程的人，谁都可以说上一大串，我不想说。我要说的是你来信中所提及的"制服"这两个字，站在利害不同的两边的人，势力较强的一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用种种方法来压倒对方，使对方没法动弹，这就叫做"制服"。工厂主对于劳工，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人民，手段或硬或软，各有巧妙不同，归根结柢，都不离"制服"这个大题目。可是教师跟学生，也是站在利害不同的两边，像工厂主跟劳工，帝国主义国家跟殖

民地人民一样的吗？我用尽我的智力，无论如何找不出彼此的相同之点来。然而居然用得着“制服”这两个字，可见在说出这两个字的教师的心目中，他自认是跟学生对立的了。而且对立得那么凶，往极端说，竟与帝国主义国家跟殖民地人民不相上下。既然对立了，还有什么教育可说呢？教育能在教师跟学生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吗？可惜他们手中只有教鞭，只有戒尺，我想，如果他能够向军械处领到一挺机关枪，他一定更觉得乐意，会经常把机关枪架在训育处门口——一挺机关枪比起教鞭和戒尺来，更可以把对立的学生“制服”得伏伏贴贴。

你说你不愿听从在行的同事的话，举起教鞭或戒尺来打学生。你说你如果环境使然，非举起教鞭或戒尺来打学生不能耽下去的话，你宁愿卷铺盖走路。你这一个不愿，一个宁愿，我都极端赞同。这是准备认真当教师的人的起码条件。为什么说起码？因为像你这样，至少表示你并不跟学生对立，而教的一切施为，必须不跟学生对立才谈得上。你若一想到“制服”，一动手打，你就跟学生对立了，那时候，你的指导和训诲就蒙上了压迫者和侵略者的色彩，任你说的是金玉良言，对学生全无实益——他们凭什么要领受你的呢？你说宁愿卷铺盖走路，对，环境迫着你教你非照样做不可的时候，那就表明你不能在那个学校里当教师了，自宜一走了事。专任的薪水跟几斗尊师米虽然可恋，但做事得做成个样儿尤其要紧，不成个样儿勉强要做，是痛苦，也是罪恶。

其实环境也决不会迫着你教你非打不可的。你的在行的同事惯用他们的办法，你不妨试用你自己的办法。像你当面

跟我说的，您愿意做学生的同伴和哥哥，跟他们一块儿生活，尽力指点他们，帮助他们，这个话虽属于原则，依此推到实践方面，就有了你自己的办法。学生又不是天生的小流氓，小强盗，你好好的做他们的同伴，开诚相与，情同手足，他们又何至于硬要跟你捣蛋？你自己正是当学生过来不久的人，教师对你怎样，你就对教师怎样，这在你心中一定有数。一个随时随地为你设想替你帮忙的教师，你肯故意跟他捣蛋吗？即使他偶尔回答不上一个问题，偶尔说错一两句话，你会就此瞧不起他吗？我相信，当教师的不必装作“万能博士”，也不必装作完全无过的“圣人”，这些虚伪的架子全无用处，只要你跟学生站在一边儿，不跟他们对立，你既然已经悟到了这起码的可是基本的一点，你的办法必然行得通，你可以做一个成个样儿的教师。你不用担忧，恐怕同事们诽笑你，说你讨学生的好，或者说你害怕学生。学生知能方面由你的努力而得长进，就是你做得不错的真凭实据。万一同事们嫌你破坏他们的例规，跟你不合作，迫得你非离开不可，反正你已经下了决心，“宁愿卷铺盖走路”，那时自有亲近你爱戴你的学生们抱着依依不舍之情欢送你，你的卷铺盖走路也就一无愧怍了。

在我当教师的朋友中，有两位是最难忘怀的，他们都故世了。一位是吴宾若先生，与我同在一个高小，他当校长。学生有了过失，或是早晨迟到，或是与人口角，他就把那学生招到面前，细细与他谈话，探问他犯过失的原因，指导他补过的办法。有些学生为了害怕或惭愧，往往死不开口，吴先生就又换个头绪来谈，然后回到原旨，非到学生开了口，而

且面容上现出衷心领受的神色不休。这样一回谈话，延长到两三个钟头是常事，吴先生宁愿任饭桶里的饭冷却了，泡些热汤下肚。还有一位是创办立达学园的匡互生先生，他把学生的过失看作自己的过失，每逢跟犯过的学生谈话，他往往先滴下眼泪来。学生受了感动，有时就与匡先生相对流泪，甚至相对出声而哭。这两位先生的办法，近于“爱的教育”式，属于所谓感情教育，也有些人不甚赞同，因为这样太软性了，不足以锻炼学生强毅的意志。可是，模仿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们都是认定“学生第一”的，教育事业既是“为”学生的事业，在认定“学生第一”这一点上，他们总该受人敬佩。我不知在现在的教育界中，认定“学生第一”的究竟有多少人。此刻我写回信给你，提起吴匡两位，意思自然希望你也认定“学生第一”。我记得你当面对我说的话，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的希望。

1944年　月　日

二、训育的几派办法

××兄：

你当教师经历了四五年，当训育主任却是新近的事，你说有没有意见告诉你，给你作个参考。我从来没有当过训育主任，训育该怎么实施，意想中没有一点儿影子，对于自己的儿女，也不知道该怎么个训法。我实在不能有什么意见告诉你。可是，我常接近教师学生，对于学校里的情形还知道一些，知道之后，心中不免起了反应，有时认为这样很不错，

有时认为那样不见妥当。现在就把这些写给你看看，或许对你有些微的用处。

有些教师管训育，抱着个“不许主义”，不许嘻嘻哈哈的笑，不许蹦蹦跳跳的跑，不许看小说，不许自己拆收到的信件，这也不许，那也不许，仿佛学生的思想行动没有一种是要得的。这种“不许主义”的结果，可以把学校弄得很安静，很严肃，可是安静之中流荡着冷气，严肃之中透露出萧瑟。学生个个像恶姑面前的童养媳，阎王殿下的小鬼，一副被“吃瘪”的形色。学生被“吃瘪”正是训育的成功，然而没有想到一层，训育的本旨并非“吃瘪”学生。学校里固然需要安静和严肃，但尤其需要热气和活力，把学生逼成童养媳和小鬼，借以换取安静与严肃，这算什么道理？大凡人生经历，习惯既久，便成自然，如果学生习惯于被“吃瘪”，一辈子具有童养媳和小鬼的习性，这一笔造孽的账可是训育老师担负得起的？并且，你要“吃瘪”学生，学生未必就老实被你“吃瘪”，堤防筑得越严紧，溃决起来水势越汹涌，这就来了学校风潮。通常的见解总以为闹风潮是学生的过错，但是在“不许主义”的训育之下的风潮，所有过错是否都该归罪学生，是值得考索的。

有些训育老师恰正相反，守着“无为而治”四个大字。早晨升旗时候，学生七零八落，唱起国歌来，参参差差，有气没力，他们不管。学校生活太无聊了，学生闷得慌，有的从教室中溜了出来睡懒觉，有的索性坐在茶馆里吃闲茶抽烟卷，他们不管。社会的引诱力太强大了，学生不免艳羡，谈谈“飞机”经络，弄一支手枪耍耍，他们不管。他们一只眼睛开，一

只眼睛闭，一个耳朵开，一个耳朵闭，只要事情不逼到面前来，或是摆在面前而可以转过头去避开，他们就一概作为不见不闻。这是最省事的办法，“无为而治”，落得安闲清静。可惜仔细想想这个“治”字，就有些未能释然。学校里要够得上这个“治”字，至少每个学生的生活都上轨道，进一步，更要使每个学生的生活逐渐上进，逐渐充实。像这样不见不闻，任学生过着懒散的腐败的生活，“无为”固然做到了，可是学校的“治”又在哪儿？

以上说的两派训育老师，做法虽然相反，却有一点相同，他们的训育都是消极的。现在再谈谈积极的。有些老师特别相信训话的功用，以为自己口里说出什么来，学生耳朵里就听进什么去，而且一听就明白，就记住，就运用到思想行动方面去。他们每逢纪念周、朝会、各种各式的集会，从不肯放弃训话的机会，一训就是一个两个钟头，至于他们的材料，常常是些抽象的道德节目，八德啊，四字校训啊，十二守则啊。讲到礼，就反来复去注释这个礼字，发挥这个礼字；讲到义，就反来复去注释这个义字，发挥这个义字。他们的训育是积极的，他们要学生好，希望学生接受这些道德节目，这毫无疑问。可是他们没有想想，喋喋不休的训话与抽象的道德节目，对于学生的思想行动到底会有多少影响。大凡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稍稍有些研究的人，都相信思想行动的长成，必须随时随地，就事事物物上养成习惯，才属可能。说到养成习惯，就决不是听听训话可以了事的事。第一，必须实践，第二，必须持之以恒，不能实践了一回两回就丢掉。现在专重训话，不很顾到实践，未免把训育看得太简单了。并且，本

该是就事事物物上养成习惯的，现在，却只用抽象的道德节目，学生听了礼啊义啊的一大套，只觉得迂远难行，与自己的生活联系不起来。结果，学生的一言一动还是表不出诚敬，辨不明是非，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一个样。这就可见这一派的做法也有毛病。

另外还有一派注重实践的，常常提出一项道德节目，在一个时期内作为训育的中心，教学生身体力行。他们于是标出“仁爱周”“和平周”等等名目来。在“仁爱周”里，大家要与师长同学相爱，要爱惜花草，要爱护小动物，甚至一个蚂蚁也不可踩死。在“和平周”里，大家要好好相处，你问我，“你好吗？”我得回你一句：“你也好？”相骂打架当然要不得，最好相见的当儿，未开言先陪一副笑脸。这样的训育似乎无可批评，可是我常常见到“一暴十寒”的情形，这就有了问题。“一暴十寒”的情形怎样呢？譬如“仁爱周”过去了，事情就此完毕，往后不说一个蚂蚁，就是作弄一个同学，使他摔交撞倒，以致头破血淋，也不当一回事了。前面说过，养成习惯必须持之以恒，现在想在一个什么周内养成什么习惯，过了那个周就丢开不管，试问能不能收到实效？咱们知道咱们说话，走路，爱父母，守公德等等习惯，都不是从这“一暴十寒”的办法养成的。做一个人，确乎需要各种好习惯，好习惯累积得越多，其人的生活越上进，越充实，像上面说的“一暴十寒”轮流串演的办法，却说不上养成习惯，更说不上累积习惯。

我开头说，“有时认为这样很不错，有时认为那样不见妥当”，现在看看上面写的，都属不见妥当的一方面，很不错的一方面一点也没有说。老实说了吧，开头我这么说，只是

顺着语气之自然，按实说，很不错的却不大有。也许有是有的，可是我没看到，或者我的观察不精，思索不周，因而看不出来。我想单说了不见妥当的一方面，也未尝不好。你如果以为我的话有几分是处，就会在前面所说的几派以外，自己去寻求实施训育的办法。我与你不客气，不妨直说，你自己寻求得来的办法未必就对。但是前面所说的几派的毛病，你总可以不犯了。这一点消极的作用，是我仅能贡献给你的。

你寻求有得，希望随时告知。我虽不在教育界，可是很乐于知道学校里有一个认真尽职，真能使学生受益的训育主任。

1944年2月24日

三、新 的 傻 子

××先生：

接读来信，知道您预备回湖南，设法办个中学，而且希望甚大，如果办得顺利，就将终身以之。现时大家都有些栖栖皇皇，为生活叹气，为物价皱眉，仿佛过日子只是勉强应付，并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正轨；而您却想手创一个终身以之的事业，宁走远路，不贪近功，目的无非为当前的建国大业效力，这教我非常钦佩。我愿您如愿以偿，学校真个办成功，而且办得顺手，在十年八年之后，大家心中都记住您的好成绩。

现时学校的数目也不算少了，大学是至少一省一个，中学是至少一县一个，国民学校据说每保有一个，若就学校的

数目看，似乎教育颇受重视，教育事业正在逐步进展中。可惜学校的意义并不等于教育，教育的重视与否，逐步进展与否，还得就另外一些条件看。咱们眼见的实况是一般人办教育往往像衙门公事那么办，像商业生意那么做，且不谈另外的一些条件是什么，衙门公事和商业生意决不跟教育同类是显然的；从此就可以推知教育实在没有受到重视，教育事业实在没有逐步进展。据我的简单的想头，目前的要图不在乎添设什么学校，而在乎把现有的学校好好的办，不看做衙门公事，不看做商业生意，凡所实施都是名副其实的教育，这就很好了。可是您要更进一步，不从现在有的学校入手，而想另外创设一个新学校。据我平日所知于您的，您必然自有一套教育的理想在，所以不愿修拼补漏，必须另起炉灶。世界上有许多怀着理想的人被称为傻子，您对教育自有一套理想，很可能立刻取得傻子的徽号。但这是多么可爱多么不容易取得的徽号啊！

在清朝末年，大家感觉时局日非，那时候对教育抱理想的傻子似乎很多。他们认为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只要兴起教育来，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各部门都解决了。他们于是开办学校，三间两间破房子就是校舍，找不到同志就以一身兼教各种科目，物质报酬一点儿也没有，他们全不放在心上，宁愿卖了自己的衣服，当了太太的钗环过日子。就现在想起来，他们的方法也许很陈旧，他们的教材也许不见新鲜，可是他们的心是热切的，他们的信念是坚强的。如今四五十岁的人的心中，往往有一个幼年的老师永不能忘，非但永不能忘，而且自知着实受他们的益处——益处不定在各种知识方面，大

部在精神上受着他们的熏陶。这班傻子留下这么些影响，他们也可以慰情瞑目了。到后来，这种傻子何以会渐渐少起来，我没有研究，不能说出其原因。至于如今办教育的人，似乎看出了从前那些傻子的毛病，竭力反其道而行之；从前那些傻子认为教育是一切的根本，如今办教育的人却相信教育不是根本，只配做政治、经济各部门的尾巴，既然是尾巴，因循将事，得过且过，也就可以了，何必苦干硬干，徒然消耗自己的生命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哲学。我没有接到您的详细开示，不知道您所怀的教育理想是什么；但是我想，您一定不同意于如今办教育的人的想法；同时，你与从前的那些傻子必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您将是个新的傻子。

募基金，相地皮，修校舍，这些事情麻烦而不太困难。有一件最困难的事情，不知道您已经得到解决没有？那就是集合同志，集合若干新的傻子，在一块儿实现您的教育理想。我常爱说“搭班子”的话，班子指戏班子。一出戏要唱得好，必须个个角色都好，单靠一两个主角卖力，就不成为一出和谐完整的戏，所以要唱好戏，就得集合各项好角色，搭成个完美的班子。许多教师同在一个学校里办教育，就如唱一出具有永久价值的戏，班子搭不好，根本没有唱好的希望。如今学校里最多的是人事问题，人事问题是个新流行的名词，依我的说法，就是班子搭不好。猜忌，不合作，中伤，为了分配尊师米闹起来，公然怠工而学校当局无可奈何，这一类事情，咱们看见得太多，听见得太多了。大家的心思放在人事问题方面多，自然顾到教育方面少；到了专门搅些人事问题，就完全没有教育问题，其实学校尽不妨关门大吉了。您来信

说得这么毅然决然，一定要回湖南去办学校，我想对于搭班子该已有了把握吧？不满意教育现况的人，如今很多；不但消极的不满，而且积极怀着理想的人，也不是没有；再进一步，有理想且有方法，认定此时此地的教育该从何处着手的人，当然比较的最少，但也决不致绝无仅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您这样的傻子精神，当可发见一些傻子，吸引一些傻子。希望在您的班子里，没有什么人事问题，彼此每时想的，每天干的，都只是些教育问题。

下次惠书，希望告诉我您的具体办法，就是说，您将怎样实施您的教育。如果我有所见到，自当竭尽我的浅见，跟您讨论。何日动身，并盼示及。

1944年3月7日作

四、关于禁止读小说

××先生：

现在给您写这一封信，只谈一件事情。听见贵校的几个同学来说，贵校绝对禁止看小说，我就想跟您谈谈禁止看小说。

你也可以猜想而知，我写这一封信是不赞成禁止看小说。我并不是因为自己写过些小说，就把小说看作宝贝，以为非教学生看不可。我也不像有些学生那样，认为一切学科一切作业都可以丢在脑后，只消捧一本小说在手，就可以混日子。我只想说，小说在教育上自有他的价值，教育者应该好好的利用它，以收教育上的效果；不好好的利用它，随学生去乱

看，这是消极的办法，我不赞成；见学生乱看，觉得讨厌，干脆来个禁止，这是更消极的办法，我更不赞成。

这儿我说的小说，是指好小说，先得提明。好的小说这个称谓似乎有点儿空洞，诚然；但是我不便在这儿列举若干小说，然后归结一句说，像这些都是好的小说，就只能用一个抽象的称谓了。

好的小说都有充量的文艺性。所谓文艺性，粗浅的说，就是他不但教人"知"，而且教人"感"；不但教人看了就完事，而且留下若干东西，教人自己去思索，自己去玩味。"感"比较"知"深入一层；"知"是我与事物对立，以我"知"彼；"感"是我与事物融和，彼我不分。再说留下若干东西，教人自己去思索玩味，这就是所谓弦外之音，食馀之甘，比较弦停音歇，食尽味绝，受用处自然多些。一般人喜欢看小说，原因就在这儿。而青年人尤其喜欢，这就心理学方面说起来，自有种种解释，咱们暂且不谈；咱们只消想想自己，在青年时代不是也贪看小说，一部《红楼梦》看了一遍又一遍，读了迭更司的《贼史》，嚣俄的《孤星泪》而久久不能去怀吗？将自己比他人，就可知道青年人看小说实在是正常的事儿，绝对不宜禁止。

学校里的课程各各分立，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分立就无从指导，无从学习。但因为分立了的缘故，每种课程往往偏于一个境界，如数学理化偏于逻辑的境界，历史地理偏于记认的境界，公民训育偏于道德的境界，等等。教育的最后目标却在种种境界的综合，就是说，使各各分立的课程所发生的影响纠结在一块儿，构成个有机体似的境界，让学生的

身心都沉浸在其中。要达到这个目标，自然须得教育者竭尽心力，师生共同实践，而让学生看小说，也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途径。小说不偏于逻辑的境界，记认的境界，道德的境界，等等，它直接触着人生，它所表现的境界是个有机体，以人生为它的范围。青年人读了许多小说，吸收了许多好的意思，获得了许多人生经验，因为那些意思与经验都是通过了作者的精神的，青年人濡染既久，其精神也就渐趋高深，即使不能与作者并驾齐驱，至少也会与作者同其倾向。青年人的精神与出色的作者同其倾向，不正是教育所求的效果吗？

也许有人要说，要使教育收综合的效果，有咱们的圣经贤传在，给青年人读些圣经贤传就得了，何必读什么小说？这个话问得有道理，请容我回答。我先要说明，小说跟圣经贤传不是相反的，而是同类的两种东西。咱们不能因见“圣”“贤”字样，过分的表示崇敬，见小说的名儿用个“小”字，抱着偏见特别的瞧它不起。为什么是同类的两种东西？因为小说跟圣经贤传都触着人生，都是少数人的精神产物。二者在细节上，由于时代观念不同，也许有些抵牾；但在大纲节目上，却无不同。依我的想法，二者都应该读；我决不像某些人那样，写到圣经贤传就特别加个引号，以表示其讽刺的瞧不起的意思。可是，谈到给青年人读，就不能不分个缓急先后。圣经贤传大多是古东西，现在人读起来，先得打破一重语言文字上的隔阂，而青年人往往没有能力打破。其次，圣经贤传受着书写工具的限制，大多写得简约，简约之极，必须反复涵泳，多方揣摩，方才能够理会，而青年人不一定有

这种能力。又其次，圣经贤传就古代的社会和人生说话，虽然其中尽多通乎古今的道理，而青年人总不免觉着隔膜一层，不甚亲切，不如就近代与现代的社会和人生说话的来得感觉兴味。当然还有可以说的，现在且不说吧。试再举些具体的例子来谈谈。譬如《论语》，我以为是承受固有文化的现代我国人必须读的，但是教一个中学青年读《论语》，必然遇到上述的三项困难，而感到吃力。又如《史记》，那是最富有小说味的著作了，但是一篇《项羽本记》往往使中学青年头痛。所以，假如圣经贤传非读不可，也只能将程序排得后一点，分量定得少一点，而将同类的小说排得前一点，定得多一点，因为小说与圣经贤传在教育上收同样的效果，而在青年人心理上却比圣经贤传容易领受。

您是国文教师，现在我要谈到您的领域里来了。国文教师的任务，一般人不大肯想，只觉得茫无涯岸；其实也很明白，只要指导学生，使他们能够阅读，能够写作，就可以俯仰无愧了。这儿单说阅读。学生一辈子要看各种的书，所以在学校里必须养成阅读能力。听老师讲过了才明白，这不能算有了阅读能力。必须自己看明白，不含糊，不误会，不但字面的意义了悟无遗，就是言外的意义也体会得出，这才算有了阅读能力。学生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养成的，全赖教师给他们引导，譬如小孩子走路，起先是牵着手走，随后是放了手，可是做着手势跟住他，最后才让他自个儿向前走去，教学国文的方法，细说起来虽然头绪繁多，若能认定一点，使学生渐渐能够自己看书，也就把握住了要领。阅读不能没有材料，国文教本当然是材料，但是死捧住一本国文教本还嫌

不够；因为阅读能力要在习惯中才能养成，而一本国文教本的习惯未免太少太浅。因此在教本以外，教师必须指导学生看旁的书。教师指导得法，学生看旁的书也能像看国文教本一样，在先是依赖的成分多，在后是自力的成分多，最后竟可以完全出于自力，这才真个有了阅读能力，真个可以看各种书，受用一辈子了。所谓旁的书当然不限于文艺部门的小说，关于修养的书，关于社会科学的书，乃至关于自然科学的书，都可以作为国文科的课外读物；因为那些书都是用我国的语言文字写的，而国文科所训练的，就在使学生通过了我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一切。不过，小说最容易使学生发生兴味，是其一；教国文虽然不就是教文艺，但文艺的鉴赏实在是精神上的绝大补益，让青年人得到这种享受，非但应该而且必须，是其二。为了以上两点，我以为小说在国文科的课外读物中应该占较多的百分比。

说到这儿，我要结束了。小说在精神训练上有价值，在语文教学上有价值，总括起来，就是它在教育上有价值。若有明达的忠诚的教育者，必将选定若干小说，收藏在图书室里，把那些书名大书在揭示牌上，并随时鼓励学生去看，甚至限时督促他们去看。但是，贵校却完全相反，干脆来个禁止看小说。我决不敢说您与您的同事先生们不明达，不忠诚，我以为你们大概是少想了一想，做事情想得欠周到，往往会弄成不妥当的。

你们大概是怕学生看了小说耗费时间，以致旁的功课都弄不好，或者是见有些青年看了武侠小说就要往武当山去学艺求道，看了黑幕小说就想为非作歹，干那拆白党的行径。于

是认定小说是青年人的毒害，无异于鸦片，非彻底禁绝不可。现在我先就前一项说。你们若认为看小说耗费时间，那就有个前提在，小说虽不是反教育的，而是非教育的。非教育的事物当然该排斥在学校以外。可是像前面所说，你们如果以为有些道理，就可见小说并不是非教育的，而确实是教育的。凡是教育的事物，教学生去认识，去实践，都不是耗费时间，因为付出的时间自可取得相当的代价。早晨练几十分钟早操，下午踢几场足球，扔几局篮球，为什么不说耗费时间，妨害旁的功课，而加以禁止？原因是那些事项都是教育的。看小说总可以与练早操、踢足球、扔篮球列在同等地位吧？你们既知道看重学生体魄的补益，也不该忽略学生精神上的补益。

再就后一项说。那些武侠小说，黑幕小说，并非我这儿所说的小说。大概你们很能分别清楚，那些小说，不但你们不赞成学生看，就是我，也不赞成学生看。不过，我的办法不是出一道禁止看小说的布告。我并非要博得宽大的名，实在因为出一道布告没有多大效果。您禁止他们看，他们听命，不敢公开然的看了，但是他们偷偷的看，在被窝里，在毛厕里，在自修室的角落里，你将他们怎么办？您说可以随时的侦察，暗暗缉拿。这种侦缉队似的手段，我就不愿意在学校里施用，这且不多说；试问即使让您拿住了，私看小说该当何罪？再说，他们怕您缉得凶，在学校里果真不看了，但是他们星期天在家里看，放了暑假寒假大看特看，您又将他们怎么办？我说没有多大效果，还是客气的话，老实说，禁止简直毫无效果。您要使学生不看那些坏东西，就是指导他

们看好小说，你的指导越周到，越深入，他们从好小说领会到的就越丰富，越精辟。到了那个阶段，他们再看那些坏东西，将要恶心呕吐了，随即丢开还来不及，哪待您去禁止？这是根本的有效的办法，且适合于教育者的风度，希望你们采用。

你们如果以为我的话并非逞臆之谈，请即取消你们的禁令，并且指导学生看好的小说。

1944年3月8日作

改 变 教 育

“穷则变，变则通”。《系辞传》中这句陈话近来用得很普遍，成为一句流行话了。

不谈旁的方面，单就教育方面说，主张改变的人就不知多少，报纸杂志上讨论改变教育的文字就不知有多少。大家并不是无事生事，忘了“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喜欢花样翻新，闹着玩儿。实在感到教育在今天此刻，已经到了“穷”的地步，倘若照样下去，结果必然是“不通”——“此路不通”的“不通”。不通而没有什么，倒也罢了，无奈不通就要吃亏，就是要吃实实在在的亏。明知是亏，谁又肯吃？所以想到了改变教育那方面去。

改变教育只是一句话，分析起来，头绪太多了。从教育与其他部门的关联上，从教育本身的精神与制度上，从教育实施的方法与技术上，都可以引出若干头绪来。而且，必须把这若干头绪联结在一块儿来考虑，才可以收到改变的效果，打破“不通”而教他“通”。关于这些，让教育专家与教育行政当局去研究，去讨论。这儿只就一个头绪谈谈，就是改变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这个头绪。

受教育的头上戴着这个“受”字，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改变教育恐怕作不得主，用不上力吧。这个疑念是容易发

生的。可是要知道，教育的对象是受教育的，受教育的是教育事业的中心；教育好不好，有没有实际效益，照理说，应该是受教育的知道得最清楚，体会得最亲切。即使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正在受教育，反而不明白教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情形可能有。然而，只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就自己就社会多想想，也就会明白起来。在明白起来的时候，如果发觉所受的教育不好，没有实际的效益，这是万分切身的事情，怎么不出点主意，用点力量，把教育改变过来。

还有一层。受教育不是像张开一个空袋子，等人家把东西倒进来，装满它。受教育含有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学习。朱子注"学而时习之"道，"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这个说法极好。小鸟儿屡次的飞，用的它自己的能力。可见所谓学习，全靠自己的能力。受教育的这就有了把握，教育不好，没有实际效益，只要自己能在学习方面改变过来，教育就不改变而自改变。并且，改变教育，本来要在受教育的学习方面改变过来之后，才算收效。

以上两段，是说受教育的也可以在改变教育上作主，用力。

1945年2月4日发表

主人翁的教育

看见小孩，心里喜爱，往往说他是中国未来的主人翁。要对少年青年说些话鼓励他们，“你们是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啊！”也往往脱口而出。口头说着，心头未必想得怎样清楚，也许什么也没有想，只像在十点十一点钟的时候遇见了人，照例说一声“你早”而已。

谁都知道到了今日，民主成了世界思潮的主流。这个思潮从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来，虽然有些人还在说不妨缓谈，可是大势所趋，非但急于要谈，而且急于要实现。在实现的时候，目前的小孩以及少年青年都要准备真正地能当主人翁，至于种田的王老大张老幺，打铁的李三哥赵四弟，都要能够真正地当起主人翁来。主人翁不再是口头上说说的名词，而是各人的不可改动的身份。

可是，自今以前的教育并不是主人翁的教育。多数人被排斥在教育之外且不说，单说少数受教育的，至多足以当个帮手，充个清客，或者成个所谓乡党自好之士，务家业，养子孙。下焉者不是莫名其妙，就是为非作歹。总之不大像个主人翁的模样儿。在急于要当主人翁的今日，而没有当主人翁那种习惯，那种才干，怎么成？这就是教育必须改变的一项重要理由。

就受教育的方面说，要受的是主人翁的教育，而且，人人要受主人翁的教育。

1945年2月5日发表

改革艺术教育

如今学校各科教学，都说不上近乎理想，退一步求其像个样儿，也往往做不到。各科中间，属于艺术部门的图画、音乐尤其糟。在学校当局的意念中，这些学科只是课程的点缀品，功令既有规定，就不得不敷衍一下，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属于项不重要的范围。我虽然没有作过统计，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样想的学校当局必然占大多数。在担任这些学科的教师方面，依理说，既然担任得下来，应该明白这些学科的教育价值和教学方法。可是，恕我老实说，他们多数是学书学算不成才改学艺术的。这在出发点上就错误了。他们以为艺术比书算容易，不大需要用心用力，即使凡才也可以勉强对付，错误实在不小。出发点既经错误，他们的成就可想而知了。凭他们的成就去教学生，要求教出好成绩来，当然难乎其难。且不说别的，单看学生的反应就可以知道。艺术是多么有兴趣的事儿，可是学生往往不发生兴味，图画只是乱涂一阵，音乐只是乱喊一阵，这个学期如此，下个学期也如此，直到毕业，还离不了乱涂乱喊的阶段。如果担任教师对于艺术学科的教育价值和教学方法明白一点，熟练一点，该不至于这样。

普通学校设艺术学科，目的当然不在于使学生成为画家、

音乐家。教学生学习图画，在于使他们精密地观察物象，辨认形象的美和丑，和谐和凌乱，并且能够把所见所感的约略地记录下来。教学生学习音乐，在于使他们能用声音表出感情和意志，尤其当合奏合唱的时候，个体融和在群体之中，可以收到人格扩大的效果。这些看法似乎不怎么重要，其实非常重要，好像没有什么实益，其实有广大的实益。如果学生既能了解又能实践，就个人说，就将终身受用不尽，就社会说，就是进入美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最浅近的常识，主持教育的人不应该不知道。而现状却是大多数人看轻艺术学科，认为可有可无，我不能不抗议。

如果认清了艺术学科的意义，教学方法就该彻底改变，把现行的办法彻底改变。教学图画，该把依样临摹的方法完全废除，让学生以目接物，以笔写物，目与笔都直接与事物打交道，不再借径于样张和范本。教学音乐，该把随口囔囔的方法完全废除，让学生锻炼声音，成为正规的乐音，并且能把情意融化入声音，内外一致，无蕴不宣。把艺术的理论向普通学生讲说未免多事，可是在教学之中，不可不含有理论的精义在内。让学生在动手作画开口唱歌的当儿，自然领悟到理论的精义，那是最便捷并且最有效的方法。基本练习最不可马虎，素描必须求其准确，练音必须求其纯正。学习态度开头就严肃，兴趣就跟着来了，进步自然容易了。

我是艺术的门外汉，但是门外汉也许旁观者清，感到艺术教学亟须改革。又从教育的观点着想，认为艺术教学若不改革，教育即使进步到理想的境界，总之还缺少一角，算不得完全。我想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请各位在举行展览会演

奏会之外，还对改革艺术教学尽一份力。专家们的倡导和方案，必然比门外汉的有力并且切实。因此，乘王希瑾先生命作文稿的机会，写了这篇短文。

1945年2月26日作

自学成功的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幼年在家塾读书，学作八股文，十六岁上考取了秀才。十七岁开始受新式教育，考进上海的中西书院，只读了一学期。十八岁进绍兴府学堂，也只读了一学期。后来往日本留学，先进宏文学院普通科。没有等到毕业，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不到一年，就因费用不给回国，开始当教员，那时他二十一岁。

丏尊先生受学校教育的时期非常之短，没有在什么学校里毕过业，没有领过一张毕业文凭。他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从读书、交朋友，从自学得来。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事功，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受用了一辈子，凡是识与不识的人，都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自学能够达到这般地步，也就大大的成功了。

如今学校教育不良，休说理想的学校，就是像模像样的学校也难找到，于是有些人鼓吹自学。学习本来是自己的事。学习的主体是自己，千古不易。自己努力，才有进步。教师与朋友无论如何高明，总之只能从旁启发，尽切蹉的责任，代替学习是不可能的。因此，自学实在无可怀疑。但是偏偏有人怀疑，以为自己摸索，只怕事倍功半，甚至无功可言。现在

我想对怀疑的人说一句：不用怀疑了，只要看夏丏尊先生的榜样。

1946年6月1日发表

文字并不可靠　教本少用为妙

——在《文汇报》"抢救在学青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方才舒新城先生说到教材须视教育目标而定，而教育目标千变万化，甚至人人不同，各人都有一套教育观。不过我总觉得中国的情形似乎还没有这么复杂，仅不过是某些人想教出些顺民来，而另一部分人则需要民主，单是这二种分野而已；而这二种分野的确是无法强同，无法妥协调和的。

我是主张读书不必进学校的。这意见在上次座谈会中曾说到过，因为据我的看法，现行的教育制度完全是继承过去的旧精神。前清末年废科举兴学校，而在实质上这学校还是继承科举的一套，精神丝毫没有改变；而这精神，起自汉唐下达明清而历代皆然。这种教育"精神"是要学生读一种死的东西，读了之后考一下，考得出的，由统治者雇用为高级或低级的帮手，考不出的那就一辈子倒霉。试看现在进学校读书的目的，还不是和以前的科举时代一样。过去考中了县试称县学生，再中乡试则称举人，然后进京考中则称进士，可以做官；现在呢，则有各等各级的文凭，还有外国文凭，那是最硬的了，不过现在怕也并不怎么硬得起来，总之，这一批执有文凭的人，就可以作为政治上统治者的帮手。以前统

治的方面狭，所需的帮手还少；现在则统治范围广了，物价、交通、衣食住行等等方面都要管制得无微不至，所需帮手也就更多；而这些帮手的取得，是通过人事关系，另一层是必须科举出身。事实昭彰，我这说法决不夸大。

而且不仅是精神相通，就是方法也是一致的，过去是专读儒家的书，钻研老庄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出路。而读了之后，也并不要它有什么用处，不要身体力行，更不问是否受用，只要他能记忆，能在一句中发挥出二句三句，能够为圣人立言，这就可以去应考。而现在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进学校的人，不要说文科，就是理工科也是这样，只要能记得住，写得成卷子，考得出，就称是好的，根本不用研究，更不管是否有用。

因之，我认为不想考科举，不想作统治者的帮手的人，大可不必进学校。不过，这说法似乎太过激，事实是有许多人虽则不想考科举，作统治者的帮手，他还是非进学校不可。那么退一步说，学校应该改良，主要的是必须少用教科书，用得越少越好，最好完全不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许多功课是不必通过文字的，甚至理科方面的东西也如此；而且，不仅不需要文字，就是连语言也都讲不清楚。现在"国定本"中有一种所谓"国常"的，那又是聪明人想出来的办法，把国语与常识合并起来，"国语"所讲的就是"常识"，"常识"就附在"国语"里，加些图表就算数了，这是颇为可笑的。譬如"橘子"，在旁边画一个圈圈算是橘子。橘子就是一个圈圈，通过"橘"字，通过图画，通过讲解，孩子们所识得的只是一个圈圈，那就何不把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让孩子们看，岂不简单明了

得多。

真的，许多东西用语言文字是绝对说不清的。像一只杯子，你怎么用文字来正确的说清楚它的形状呢？而现在的教科书是最笨的书，就是想把茶杯写成文字，由文字来认识茶杯。要讲清一个茶杯，恐怕一百个字还不够；在这一百个字当中，有生字，有虚字，而等到学生把生字认得记得了，把虚字弄清楚了，整个茶杯也就没有了。

所以，透过教科书看中国教育，小学的科目一切都是"国语"，材料是常识的国语、算学的国语等等；中学则一切都是国文，除了英文：是化学的国文、物理的国文、历史的国文等；大学呢，我虽没有讲过，但在中学时已看到一种风气，就是一切都是英文，除了国文：是解析几何的英文、政治的英文、经济的英文等等。我曾经在内地见到某大学的教授讲"教育学"，因为没有课本，就写在黑板上，先生先写了一黑板的英文，学生抄下来，抄好后再逐字逐句的解释，学生就记中文的笔记；解释好了再写一黑板，再抄再讲，据说每一节课最多可讲完三黑板，少则二黑板。这岂不是在教英文，哪里还有什么"教育学"的影子。其他科目，还不都是一样，除了国文。这样的教育除了使学生记得住考得出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不要说使学生永远受用；对他将来发生良好的影响是绝不可能的，就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点用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的教本教材还有什么用处，教科书又要它干吗？

通过文字决不能认识事物，要认识事物不能借助于文字。这样，学校的先生又将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先生应该是一幕戏的导演，更应该是演戏中的一个角色，他应该指导学生怎

样排演，并且跟着他们一起演。不过，刚才俞先生已提到过，现在先生连饭都吃不饱，照顾生命都还忙不过来，又哪来这份兴致，所以只能沿用陈法，把数十年前的知识，遵循千百年前的精神，通过语言文字，敷衍故事地"教"给学生，决不关心到学生是否受用，但以考试成绩为指标。

事实是如此。我说的还都是空话，不过，无论如何，文字语言的障碍是必须扫除的，要使学生能在实际生活中认识事物时，那是真正有用的教育，单靠文字实在没有用处。

1946年8月18日发表

何 必 升 学

曾经参加一次座谈会，讨论升学与就业的问题，意思当然是帮助预备升学预备就业的人，给他们一些指导。

我老实向召集人说，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合时宜。我自然说不出什么，只好听听别位先生的高见。可是别位先生说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摆在那里，升学不易，就业困难，任你有多大的学问经验也难说出具体办法来。

现在撇开就业，单说升学。我不是在参加座谈会的时候说不出什么，现在却说得出了。我只是说在如今的教育状况之下，也大可以不必升学。不必升学，升学问题不解决而自解决了。为什么不必升学，因为从如今的学校教育学不到什么。这所谓学得到学不到，系指受教育者本身有无真实受用而言，不指零星的知识，空洞的概念，以及分数和文凭。在受教育者有真实受用的，是清澈的认识，优良的习惯。如今的学校教育不管这些。一堆死板零乱的教材，一派浮词滥调的训言，尽往受教育者的头脑里装。他们希望受教育者的头脑是个空瓶子，用他们那些东西装满它。即便真的装满了，杂七杂八的像间杂货铺，哪里说得上清澈的认识？何况头脑到底不是空瓶子，硬装也实在不大容易装进去。那又何必多此

一举，在学校里白白花费若干年的光阴？再说优良的习惯，如辨别是非，具有正义感，大概公认是优良的习惯吧。可是如今的学校似乎不承认，学生辨别是非，发表些意见，正义感按捺不住，表现些行动，就认为那是坏学生，不屑教诲，开除了事。学生进学校，虽然不一定有这么一种清楚的意识，可是按理说，总希望多养成些优良的习惯，以便一辈子受用。现在非但不能多养成，连原有的也要被箝制，那又何必进什么学校？

我想说如今的学校教育不是教育。换句话说，教育的意义虽然各有各说，可是一般比较通达的人总有个大致相通的见解，而如今学校所干的那一套，与那个大致相通的见解并不相干。既然不是教育，又何必去受它？

再讲真实受用，有些东西不进学校也可以学到。如辨别是非，具有正义感，你若认为优良的习惯，尽可以在人群中间学。到学校里去，有了这种习惯反而容易碰钉子，当然，在人群中也不是不会碰钉子。如看好书，读好文章，尽可以在家里干，可以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干，共同研究，相互指正，只要你识字，了解文义，自己养成读书的能力。如要博览群籍，做什么研究工作，你家里没有多少书，当然办不到。但是如今的学校里也没有多少书，图书室的购置费往往少到可笑的数目，甚至于没有。如要研究理科，你家里没有设备，没有实验的仪器，当然也难办。但是如今学校里的设备和仪器也很可怜，而且依据传统的观念，读书只要读书，实习试验只是偶一为之，用于偶尔玩一套戏法。据人说，如今科学研究以苏联美国为最，真像个研究。苏联有它整套的计划，理论

与应用合一，凡是成立了的理论不只记录在研究报告上，都要化为具体的事物，运用到大众衣食住行各方面。美国靠它的富，一切试验都可以支出庞大的费用，制造繁复巨大的仪器。我们现在什么都谈不上，科学落后是注定了的，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实在是个空名儿。落后当然可以拔脚追上去，但是照如今办学校的作风，绝对不像拔脚的姿态。

要受像样的教育，先得改造教育。要改造教育又得改造有关的种种方面。教育不是一件独立的东西，不像空地上的一所房子，觉着不好，可以拆了重新建筑。现在的教育不像样，至少可以说不受它也并不吃亏，在真实受用的观点上并不吃亏。

但是，受学校教育可以得张文凭，有了文凭可以占个地位，谋个职业，虽然不见得绝对可靠，总比没有文凭好些。如果把地位职业也包括在“真实受用”之内，那么，自然非升学不可了。然而我总觉得这样的升学，其意义并不等于受教育。

1946年9日1月发表

文字教育和记忆教育

——在某师范学校周会上的讲话

在民国初年，我也做过多年的小学教师，可惜得很，教书所用的方法是很古老的。现在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看去仍旧用着老方法，老到唐宋以前的老方法。现代的学校，科目虽是改变了，而方法仍旧没有改变。

老方法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文字教育，一种是记忆教育。先讲文字教育。从前总是先读《诗经》，因为《诗经》是韵文，容易读，所以开始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地读《诗经》了；也有因为要应举子的考试，先读《四书》，这《四书》就是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加入《论语》《孟子》，并为《四书》，说是儒家的精义所在。

念书并不讲意义，先生读，学生跟着读，同刚在读《总理遗嘱》，全体循声诵读的样子差不多，念到能够背，便算一天的功课完毕了。学生年龄大一点的，先生开讲了，开讲也有次序，有的先讲《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这样照字面的讲下去；有的先讲《左传》，因为《左传》里的许多春秋时代的故事，讲时很有趣味，学生喜欢听。所谓讲，也不过把文字翻译成土话，把文字讲清楚了就完了。这种情形，诸位不要觉得好笑，现在的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里都还在这样教。

抗战期间我在四川，曾到过二十多个县，参观学校教学的情形，看他们教国文多是如此教法的。

诸位都知道读国文是需要预习的。我们读国文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学习看书。自己要会看书，便不能专依靠先生来讲，要用自己的力量来看，先要看懂文的内容，再从自己的经验来判别内容，对或不对。上课的时候，好像开一个讨论会，先生是主席，提出许多问题来看学生有没有预习，随后先生再修正学生的见解，改正学生的错误。这样做起来，先生也许要感到太难了，工作太多了。不过，我以为，如果要学生得到实际的利益，先生非要辛苦一点不可！

国文且不说，现在甚至历史地理、数学理化之类，这些是有实在东西的科目，必须依据已得的知识，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的，决不能同国语国文一样只照着文字读。可是现在大多数的学校也还在用老方法教，一切的功课都变了国语国文：史地的先生讲史地的国文，数学的先生在教数学的国文，一切的东西都变了文字教育，反把实在的东西丢在一边。这种教育，实在应该打倒！

文字是符号，符号要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里才有意义。譬如说："学而时习之"这一句，单从字面讲解是不够的，一定要弄清楚假使不"时习之"又怎么样？这便是学习心理的问题；再讲到文言文的句子，这中间有"而""之"两个字，"而"字是什么口气？是一个连词，再仔细研究，还含有"假如"的意思在里面，同样的句法，也可以举些例子，如："读而勤攻之"、"爱而久焉"等等；"之"字相当于现在的"它"字，在这里代"学"字，这种情形在口语里是没有的，在文言文却时常用到，

这是文字方面应用方法的研究。

再讲记忆教育。记忆实在是学习的基本问题，如史地里面的人名、地名、朝代等等，非牢记不可；但不能专靠记忆，来解决教学上的一切问题。从前读儒家的书是不许怀疑的（如《庄子》，《离骚》，宋词等是被认为旁门，不许看的），只要记住成了。这记忆教育，到了现在还是不能改良，只要学得很多记得很多，便算成功。其实这种记忆之学便是杂学，自己没有东西的，所以是真真有学问的人所看不起的，可是直到现在还在援用。有许多学校还禁止看课外书，据说他的理由是：一来，看了课外书，学生的思想容易引起转变；二来，读了课外书，便要疏忽课内的书了。

还有像毕业考试升学考试必须要用某书局的教本为标准，只要记好这些课本的内容，便可以应考了，这种办法，对于学生，实在不是要他好，而是要他坏，不要学生的脑子活动。于是这些学生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十六年的光阴，浪费在记忆里；等到毕业以后，要用自己的脑子应付实际的生活了，却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我所要提出的，文字教育实在就是内容问题，记忆教育实在就是方法问题。将来诸位毕业以后，出去教书，千万不要再用老方法了，更不要受了人家的熏染，仍旧走到老路上去。最好还要劝劝人家，希望大家来把教育的方法改良一下。

1947年1月14日发表

原题《教师应该怎样教课》

我们对最近学生运动的意见

列名在本文上的是曾经作过教师或者现在作教师，也有子女弟妹在当学生的几个人，就以这两重关系，对目前的学生运动，噙着泪，屏着气，发表一点意见。

不依民主的标准则已，如依民主的准则，我们要断然指出目前的学生运动正是最纯洁最有意义的民主运动。无意还政于民则已，如其有意还政于民，我们认为政府对于这种民主运动应该尽力保护与辅导，毫无疑惧摧残的理由。今天的官吏口口声声自称公仆，视人民为主人。现在公仆们事情办得怎样？糟成一团，那是一无可以辨解的。主人吃尽痛苦，并无立施主权，将公仆罢免，倒反低声下气向公仆们"请愿"，这还有什么使不得！至于因游行请愿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则有法律在，有法院在，可以依法制裁，政府何必另订"法令"？除非政府还是保持以治权高于一切的旧观念，这才可以把学生和人民的请愿看做"非法"，政府愿意表露这样的观点吗？愿意负这样的政治责任吗？

由于饱经忧患，人民渴望安定。在渴望安定的心理下，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够保持和善用他的"威信"。老实说，人民对于现政府的威信，根据种种事实的教训，估计并不很高，但就连这一点不予高估的威信，也还是祈望政府好好维护。目

前政府面对的内政外交各项问题不为不多，不为不严重。我们不明白政府何以不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偏偏以自己的威信，在学生运动的处理上作孤注一掷。说树威吧，向手无寸铁的同胞施用武器，这算得什么"威"？说立信吧，饥饿不止，饥饿游行请愿只有一天厉害似一天，不釜底抽薪，解决学生和人民的生活问题，硬要贯彻"维持社会秩序"的法令，这算得什么"信"？"威信"等于一个政府维持管理众人之事地位的"头寸"，在这内外局势都是极端严重的时刻，即为政府计，也是万万滥用不得的。中外古今的历史上，我们从没有看见过以威信作赌注的政府而能为人民爱戴到底的。

通过这一类摧残人类法令的先生们，执行这一类法令的官吏、宪兵、警察、兵士们，请你们凭天良说话，青年学生所要求的不正是一般人民想说而说不出或者不敢说的话么？你们之中不也有人有同样的要求吗？说提出要活命要吃饭都算有背景，恐怕连你们或你们的亲友也算在背景之类了吧？谁无子女弟妹？你们忍心向这么一批无辜的青年下手吗？忍心看他们为老百姓说话而流血吗？你们为他们要留些馀地，也要为你们自己留些馀地呵！种瓜得瓜，以怨恨为种子，得到的果实自然是怨恨。天下无不了的债务的道理，你们也是懂得的。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又处这个大动荡的局势中，原气实在再斫丧不得了。"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山先生这句话还是值得有理性的人深深体会的！

1947年5月11日发表

与傅彬然、杨卫玉、贾祖璋、孙起孟一共署名

枯坐听讲

学校教育的毛病很多，有一种毛病不大有人想起，说穿了谁都会承认那是毛病。那是什么呢？就是让学生们坐在教室里的椅子上听教师讲说的办法。

自己曾经当过学生，坐在教室里的椅子上听教师讲说，又曾经当过教师，看学生坐在教室里听我讲说，都没有觉得什么。

抗战期间在四川，因为职业的关系，参观了一些中学校。参观当然包括参观上课，参观上课常常是参观整整的一节，跟教师学生同进同出。就在这个期间，我开始惊奇，学校教育有这么一种毛病，为什么大家一直没有觉察。

直挺挺地坐在那里，谁也不会维持很长的时间。曲一曲腿，伸一伸腰，当然觉得好些，但是接下去还是挺挺地坐在那里。桌椅之间那么局促，任你怎么坐也不得舒服。支着头，斜着身子，照理是不许可的，就是支着头，斜着身子，时间长久了，还不是疲惫得要命？

再说听讲。不要说讲的是课本上的东西，就算讲的最有趣的故事，譬如《天方夜谈》，或者唱的最好听的歌曲，譬如各人心目中所认为名家的所唱的名歌，连续听上一两点钟，大概也要厌倦了。老实说，课本上的东西必然比不上最有趣的

故事，最好听的歌曲，可是学生们每天得听上五六点钟。若不说厌倦，岂非怪事？

于是在教室里，有茫然瞪着眼睛，有勉强振作的脸色，也有东一眼西一眼，好似在搜寻什么神秘东西的，也有咬着嘴唇，防止口部的肌肉作怪，把呵欠打成了的。一般地说来，这时候“生命之流”虽不见得就此停止，至少也陷入半睡眠状态之中了。

幼稚园时期不算，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要多少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一共一十六年，不是个短时期啊！就算活到八十岁，一十六年就占去了五分之一。而这一十六年得消磨在坐在教室里的椅子上听教师讲说上！疲惫，厌倦，疲惫，厌倦，像两道纠缠无已的绳索，紧紧捆住学生的身心。人家往往夸说受教育是一种高贵的权利，但是，站在学生的地位，替学生设身处地想一想，就觉得受教育是一种刑罚。这种刑罚是没法补偿的，一十六年的疲惫与厌倦给于身心的影响将永远是人生的缺陷。

奇怪的是大家一直没有觉察，仿佛这其间一点儿没有问题似的，教育就是这样，这样才是教育。

作惯了的事就不再去多想，原是人类的老脾气。就我国的教育而言，我国的教育是抄袭外国的，外国通行让学生坐在教室里的椅子上听教师讲说，我国当然也这么办。这是最方便的逻辑。

如果摆脱了人类的老脾气，抛弃了最方便的逻辑，就会觉得“一十六年的疲惫与厌倦给与身心的影响将永远是人生的缺陷”的话不是瞎说。

坐在那儿听讲，不但不要肢体肌肉活动，而且不要精神心思自由活动，让精神思想被动地跟着教师的讲说活动。可是知能的长进得在相反的情形之下才多希望，就是说，精神心思越能自由活动，知能就越有长进，而且在许多方面，必须肢体肌肉与精神心思一致活动，才是真正的长进。唯其活动不息，疲惫与厌倦无从进袭，生活才见得活泼泼地。现在把自由活动的门关了起来，招来了疲惫与厌倦，长进固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有限得很。一十六年的时光就此耽误了，没有活泼泼地生活过来，岂不是追不回来的损失。习惯成自然，往后的年月也不很能够自由活动了，或者心意上很想努力奋发，可是实践上受习惯的牵制，终于自由活动不来了。这岂不是一误误到底，成了终生的缺陷？

凡是坐在教室里的椅子上听教师讲说的都将有这种缺陷，不过有的显著，有的隐微，有的不自察觉，还自以为受了教育值得矜夸，有的明知受累，心存追悔却已来不及。反过来说，假如学校教育不取那种办法，不取让学生们坐在那里听教师讲说的办法，学生们将受益得多。他们在学校里可以得到更多更切实有用的知能，他们出了学校，由于在学校里所养成的习惯，随时可以得到更多更切实有用的知能。

当然不需要关闭学校，也不必拆毁教室，也不用废弃课程的系统。只要不光让学生们坐在那里听，不光让学生们听教师的讲说，让他们在学习的当儿，肢体肌肉与精神心思一致地参加在里头自由活动，主动而不被动。让他们消泯学习与生活的界限，学习就是生活，并非生活的准备。

教育纲领哩，学制哩，课程标准哩，这些东西定得无论

怎样完美，如果仍旧让学生们坐在那里听教师讲说，那就完美也是枉然，学校教育总之是学生们或重或轻的刑罚。

外国有一些试验学校，让学生自由活动，把听讲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不光听教师讲，往往是与教师研讨。又有一些学校，与工场混而为一，上课就是工作，工作的时候共同研讨。要谋改革，自然得走这条道路。但是这类学校数量并不多，大多数的学校还是老办法，让学生们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说。即此一端如果武断一点儿说，足见外国的学校教育也不好。

我国要谋改革，现在时候总谈不到。每见儿童们少年们青年们上学去，想到一十六年的枯坐听讲，替他们难受极了，甚至想起了消极的念头：何必受教育呢？

1947年11月1日发表

原题《工余随笔》

不应当受这样的教育

一个人在某一个范围内，不一定看得清这个范围内的情形，也许“旁观者清”。我年轻时当过学生，但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后来也当过几年小学中学的国文教师；虽然近几年不教书了，因为在编《中学生》杂志的关系，常常和同学们接触。我先下一个结论：我们的教育总之不大对，一个青年受教育不应当受这样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所受的全不是近乎理想的教育。

新式学校有了五十来年了。本来是在书房里的，几个人一天到晚读几本书——四书五经；现在则是在教室里，许多人读各种学科，差不多都是新的。但是有一个地方仍是旧的，和向来的精神是一贯的，受教育的目标是“利禄”，现在和以前一致。汉武帝时设博士，教授一批贵族子弟读经，读通了无非从政，通俗说来就是做官。后来的考试制度是入仕的门径：考取了，爬上从政的道路；考不取，就一辈子倒霉。除了世袭和捐以外，要做官只有考试这一条路。（民国以来，世袭和捐是没有了，非正式的还是有的。）做了官就有俸禄，利和禄是分不开的。考不上去的，能以教书为业的还是少数，自古以来，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读书不通、潦倒至死的不知有多少。这是说以前。现在大家还有一种自卑心理，到

外国去"镀金"。"镀金"也无非为了利禄。现在的官就是公务人员，扩大来讲，银行之类的机关也包括在内，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出路。这个出路，其实就是利禄。

比较通达的人不是这个看法，认为学习是为了受用，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譬如教小学生学剪纸，要剪得恰好在一条线上，就必须让他自己实践方能做到，只顾空讲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从小学到中学，老师只是来讲的，学生只是来听的；大学里也是这样。老师只管讲，学生只管听，会使学生养成依赖的心理和习惯。看起来听讲很轻松，想一想，其实是很悲惨的，从小学到大学，一直要坐十六年，听十六年。老师讲的如果句句是至理名言，倒也值得听，可是哪儿会有这样的事呢？十六年坐着听，是一种很重的刑罚，随便做点儿什么，都比白坐十六年强得多。

要受用必须自己用心思，自己花力气，不是听老师讲讲就做得到的。书本是经验的宝库，但读熟几本书，也只是记诵之学，要真个消化了才能受用。学校教育的改良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说这样的教育不应当受，可是还得受，除非不进学校。进了学校怎么办？只有认定目标，为了受用一辈子，自己去努力追求；不要只听老师讲讲就算了事，只读熟了几本教科书就算了事。

1948年1月发表

教育禮文三卷



教师必须以身作则

小学生守则二十条，全是简短的话，口气是小学生自己对自己说。实施小学生守则，就是要小学生拿这些话勉励自己，管住自己，在语言、举止、态度各方面养成好习惯。这些好习惯是小学生学习和劳动的时候所必需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不可缺少的，所以非养成不可。

要使小学生真从心里说出这些话，真有勉励自己管住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只给他们讲一讲守则，叫他们念一念守则，当然不济事。教师必须随时随地给他们说明或者暗示，什么是好的，为什么好，什么是坏的，为什么坏，让他们经过自己的体会，终于喜欢那好的，厌恶那坏的。这当儿，他们才觉得守则的话正是他们要说的话，才觉得非拿这些话勉励自己管住自己不可。觉得守则的话正是他们要说的话，这就有了自觉性。觉得非拿这些话勉励自己管住自己不可，这就有了积极性。必须在小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基础上，守则的精神才能贯彻在他们校内校外的生活里。

教师教学生靠语言，讲一堂课，谈一番话，语言是不可少的工具。可是要知道，决不能光靠语言。教师讲了一大堆有道理的话，可是他的实际生活并不那样，他的话就不会对学生起多大作用。或者讲了什么是不好的，可是他的实际生

活里就有那种不好的成分，那就会给学生很坏的影响，他们至少要想，原来话是可以随便说的，说的话跟实际生活是可以正相反背的。唯有教师的话跟他的实际生活完全一致，不但像通常说的“说得到做得到”，而且要做得到才说，情形就大不相同。那时候学生非常信服，愿意照着教师的话积极地实行，因为面前的教师就是光辉的榜样，他们觉得跟着教师走是顶大的快乐。我国古来有所谓“身教”，就是说教师教学生不能光靠语言，还得以身作则，真正的教育作用在语言跟实际生活的一致上。这样看来，教师必须以身作则，小学生守则才能有效地实施。

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进出屋子要开门关门，这是寻常的事，可是门怎么样开怎么样关，就有应该注意的地方。要是砰的一声推开，又砰的一声关上，那就在短时间内发出两回讨厌的声音，给屋内屋外的人两回刺激。人家在那儿做事用心思，听见砰的一声多少要受些妨碍，就是不在那里做什么，也会感觉怪不舒服的。所以咱们要教小学生从小养成习惯，轻轻地开门，轻轻地关门，能不发一点儿声音最好。门有各式各样，要做到开关任何式样的门都很轻，甚至不发一点儿声音才好。养成了这么个习惯好像没有大关系，可是在开门关门这件事上，这才真正做到了小学生守则第十六条里说的“不妨碍别人的工作、学习和睡觉”。推广开来想，在开门关门这件事上能够不妨碍别人，不就是在其他事情上也能够不妨碍别人的基础吗？把轻轻开门轻轻关门的心放到一切事情上，同样地养成习惯，不就什么举动都不至于妨碍别人了吗？这样看来，轻轻开门轻轻关门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可

是，咱们不留心也罢，要是留心一下，没有轻轻开门轻轻关门的习惯的人事实上并不少。他们开门关门的时候好像正跟门生气，碰见弹簧门就非常珍惜自己的手劲，再不肯抓住门的拉手，耳朵是惯了，砰砰的声音听而不闻，因而绝不会想到在一进一出的当儿给了人家多少麻烦。我这个话决非随便乱说，读者不妨留心自己的周围，准可以发见那样的人。要是教师刚好是那样的人，那就至少在开门关门这件事上不能使学生养成好习惯，不能叫学生不妨碍别人。理由很清楚，就在他不能以身作则。学生会想，教师也是那么砰的一声进砰的一声出的，自己为什么不能砰的一声进砰的一声出呢？尽管教师说得口枯舌干，不妨碍别人有多大道理，还是收不到一点儿效果。要是教师能够以身作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教师的每一回进出都是给学生示范，使他们觉得唯有那么轻轻地开关才是正当的举动。而且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有教师的榜样在，教师轻轻地开关，不是好像行所无事吗？这当儿，教师尽可以不说什么话，即使要说，也不用多说，因为这是“身教”，不说或者少说足够收效了。再说，要说的大概也不是“你们得轻轻地开关”之类的话，而是指明大家在安宁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不受别人烦扰，多么愉快，多么有效果的话。总之，说的话不但要使学生明白一些道理，而且要使学生亲切地得到一些实感，感到那种好的环境非努力争取不可。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就是从这里来的。于是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不妨碍别人”的话，永远拿这个话来勉励自己，管住自己。

前边一节话把开门关门这件事作例子来说，其实什么事

情都一样。要叫学生怎么样，教师自己先得做到这个怎么样，要叫学生不怎么样，教师自己先得做到这个不怎么样，这就是以身作则。

现在且不说旁的条目，只就小学生守则里有关不怎么样的条目说一说。守则里有关不怎么样的共有六条，就是第四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要叫小学生真从心里说出这些话，真拿这些话勉励自己，管住自己，教师就得在日常生活里完全做到这些个不怎么样。第四条里有“不迟到，不早退……”的话，教师就应该问问自己，无论干什么事情，自己有不守时刻的毛病吗？第七条里有“不随便说话，不做别的事情”的话，教师就应该问问自己，无论干什么事情，自己有游心外骛，不能专心致志的毛病吗？第十六条里有“不骂人，不打架……”的话，第十七条里有“不骗人，不赌博……”的话，要是教师自问都能够“不”，这些恶行自己都不犯，还应该问问自己，平时在辞气和神色之间，自己有鄙夷不屑、蛮横粗暴的表现吗？平时在对人对事方面，自己有欠诚实、贪图私利的存心吗？自问之后，要是答案全都是没有，那是最值得欣慰的事情。为什么最值得欣慰？因为这就可以以身作则，给学生教守则的这些条目，收到切实的效果。要是答案是有，或者有一点儿，那就非赶紧戒除不可，无论自己的这种毛病轻还是重，自己的这种表现厉害还是不厉害，自己的这种存心深沉还是不深沉，总之要戒除得干干净净，不让在自己身上留下一丝儿根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以身作则，就没法给学生教守则的这些条目，收到切实的效果。

关于不怎么样的条目如此，关于要怎么样的条目也如此。教师自己不努力做个好教师，能叫学生“努力做个好学生”吗？教师自己不跟周围的人友爱团结，互相帮助，能叫学生“和同学友爱团结，互相帮助”吗？以此可以类推，不必多说。

小学生守则已经公布，全国各地将积极地、有步骤地贯彻执行，我诚恳地对全国小学教师贡献这一番话。我相信全国小学教师都怀着为人民服务的意愿，必然能够以身作则，实行“身教”，使小学生真从心里说出守则的这些话，真拿这些话勉励自己，管住自己。

1955年4月3日

升学和从事劳动

——答初中毕业生问

问：我们毕业以后，应当怎样确定自己的志愿？

答：你们初中毕业以后，升高中也好，升技术学校也好，升师范学校也好，参加劳动生产也好，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你们应当在这样的认识上确定自己的志愿。在确定志愿以前，要好好地想，要从国家的需要考虑；国家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要考虑自己适合哪一方面；可以跟同学商量，跟家长研究，向老师请教。但总的说来，你们应该首先服从国家的需要，你们最大的志愿和理想应当是立志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问：考不上学校怎么办？不是就没有机会学习了吗？

答：学校不是唯一的学习场所，在学校里读书只是学习方式之一，其他的学习方式还有很多。一个方式是组织起来自学，在各地自学组织的帮助下，你们同样可以得到进步。另一个方式是在工作中学习，这样的学习方式也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在座的大多数同学是从农村里来的，假如有些同学考不上学校，我劝他们回到农村去，参加农村里的互助合作运动，当国营农场或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农业劳动者，当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员等等。在这些岗位上，一方面运用在

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从实际工作里吸收经验，充实原有的知识，这不就得到提高了吗？再说，将来我们要发展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学习的机会多着呢。

问：参加农业生产，有的同学思想上有顾虑，怕农村生活苦，怕别人耻笑。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认识？

答：是的，目前农村里生活的确差一些。正因为这样，咱们才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农业、运输业等等。正因为这样，咱们才要大力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提高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逐步把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跟城市一个样，最后还要消灭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这就是咱们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为了这个伟大的目的，咱们回到农村去，目前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差一点儿又算得了什么？新中国的青年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是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给人民创造幸福的人，不应该也决不会只考虑目前的个人享受。

回到农村去怕别人耻笑，那是完全多馀的。人们的思想不是停止不变的，现在农村里很多人都欢迎你们回去，盼望跟你们一道建设新的生活。当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错误思想，目前在一些人的意识里还没有彻底清除，因此难免有人瞧不起你，耻笑你。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瞧不起你耻笑你是他的错，你不愿意让他永远错下去，当然应当帮助他，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你先就怕别人耻笑，那是你自己的错了。要知道，你自己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走的是正确的道路，大踏步地前进就是了，决没有为了人家的错误而中途停顿的道理。

1955年5月3日

原题《有关升学和从事劳动的几个问题》

跟高小和初中毕业同学的家长谈谈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要对高小和初中毕业的同学的家长说几句话。家长们愿意孩子升学，将来担负些重要的工作，一般说来是好意。但是这样的好意有想得不够周全的地方。譬如认为唯有升学才可以多学些本领，不知道不升学也可以多学些本领，这就是不够周全。又如什么样的工作才算重要，要是追问到底，恐怕也想得不大明白。不知道只要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处的事，全是重要的工作，全值得让孩子去干。

以下我准备分别对三类家长说话，一类是农民家长，一类是市民家长，一类是干部家长。

我知道有一部分农民家长这么想，农业生产劳动是苦事情，自己喜欢孩子，总望孩子摆脱这个苦事情，另外去干些轻松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希望孩子改行换业。我要直爽地说，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从前当农民的确苦，种种的剥削压在肩膀上，压得气都透不过来，一辈子为人作马牛。但是解放以后接上来就是土改，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又依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互助合作的结果是生产显然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更有进步，这都是大家亲身经历的事实。还有，新式的农具正在大量推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就明白规定要加强拖拉机站、抽水机

站的工作。这就是说，农业方面的沉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渐由机械替代，将来的远景是农业劳动跟工业劳动一样，主要是操纵机械，不再是沉重的体力劳动。这么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农民应该体会到今后搞农业生产是越来越有好光景，跟“苦”字完全搭不上。在现在这时代还说农业生产是苦事情，分明是没有搞清楚现在跟从前的不一样，分明是把现在跟从前同等看待了。

也有人说干农业生产不光荣，是丢人的事情。请想一想，这是什么样人的想法？原来是地主的想法。从前地主不劳而获，只顾伸手拿来，他们自以为这样才是光荣，就说养活他们的农民不光荣。现在翻了身的农民怎么能照抄从前地主的想法呢？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里说：“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干这样的事情还能说不光荣吗？所以我说认为农业生产是不光荣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我知道一部分农民家长还有这么个想法，认为既然要搞农业生产，那何必学什么文化，何必在高小和初中里毕什么业。这种想法也是不对头的。各地的事实已经证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合作社里当会计，当技术员，从学校里学到的文化全用得上，合作社正需要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呢。干惯农业生产的人固然有实际经验，可是现在的农业生产要提高，光凭经验是不够的，必须加上文化知识。这批毕业生带着文化知识回到农村，正所谓刚好合拍。他们干了一些时候，文化

知识又加上实际经验，不正是推进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吗？所以家长们应该为孩子有了高小或是初中的文化程度感到欢欣，尽可以让孩子试一试，看他们参加到农业生产里到底怎么样。我知道试过以后，家长们一定会满意地说："果然不错，没想到他真有这一手！"

我知道有一部分市民家长想法很单纯，认为在城市里又不能参加农业生产，孩子毕了业只有一条路，就是升学。其实并非只有一条路。那么另外的路是什么呢？我说是就业。就业是个总的说法，分别开来说，"业"包括各行各业，那就很多很广了。所谓"就"，其实是学习的意思。说得确切些，就业就是在各行各业里头挑一样学习，学会了就干那一样。

我猜想有些家长会这么想，就业也很好，可是自己没法找到什么行业，要是政府能够包下来，那就好了，什么行业都乐意干。我要直爽地说，这种想法完全依赖政府，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政府当然关心所有的人的工作，可是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的工作都包下来，要是那样做，就把五年计划打乱了，那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家长们不应该存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应该另外找实际的路。什么是实际的路呢？就是凭自己的劳动经历，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给孩子在各行各业里头挑一样学习。其次，家长干哪一样的，尽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也学哪一样。譬如家长擅长一行手工艺，就让孩子学这行手工艺，把所有的经验和窍门都教给他，加上他自己的钻研和历练，很有希望干得比家长更精。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解放以来，盛行物产交流，各地都有很好的手工艺品，一拿出来，全国人都非常喜爱。但是一问有多少人在那里制作，往往听说人手不多了，或者说只有几个年老人能做了。这一方面很需要补充后备力量。其他如中医、木工、铁工、理发工、修车工……哪一行不需要后备力量？家长们不替孩子尽心竭力地设法，自然觉得没有什么路，要是真能尽心竭力地设法，路就出现在面前了，而且不止一条。主要的理由是各行各业只要是有益于社会的，决不会消灭，只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因而补充后备力量是经常需要的。

这些各行各业，有的已经组织起来，有的还只是个体劳动。但是按照国家的政策和社会的趋势，即使是个体劳动，将来也会逐步组织起来。如果问前途好不好，回答应该说好的。为什么好？因为组织起来之后，就跟产业工人和合作化的农民一样，大家合在一块儿，可以不断地提高所干的行业。参加各行各业的人也是挺光荣的，因为他们都是劳动者，各尽所能，供应社会的需要。假如把整个社会比做一架大机器，每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每个家长都应该毫无犹豫地让孩子去做一个为祖国服务的螺丝钉。

我劝家长们尽心竭力地为孩子们设法，给孩子找一种行业，要是结果找不着，怎么办呢？那么让孩子自学，为将来参加生产劳动或是升学作好准备。去年上海有一万四千多个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下努力自学，成绩很好，今年六月间举办自学成绩展览会，有很多创造性的制作。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自学是有意义的，能够获得进步的。再说，现在党政和人民团体各方面都注意这件事，都在想方

设法给自学的孩子具体的帮助，这也是自学有成绩的重要保证。

我首先要劝告家长们，不要认为把孩子留在家里是麻烦的事。请想一想，留在家里嫌麻烦，推了出去可以样样不管，这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是什么？家长对孩子不负责任，在孩子的种种方面都有不好的影响，那是绝对不成的。

现在我要对干部家长说话了。听说有些干部家长有这样的想头，"我的孩子总该升学吧"，言外有"我的孩子"跟人家的孩子不同的意思。我特地提出来说，目的在警醒存着这种想头的干部家长，这种想头是思想上的毛病，我希望他们去掉它。谁也没有什么特权，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了。升学并不高于一切，从事生产劳动是光荣的事情，不是也将成为常识了吗？

我们很多干部家长都是好家长，他们应该以身作则，照国家的政策办事。自己的孩子升不成学，就应该让他从事生产劳动。就业也不成，就应该暂时留在家里让他自学。这样办的时候不但妥善地安顿了自己的孩子，而且给群众作了实际的范例，宣传效果比利用语言文字更大。这是每个干部家长应尽的责任。群众见实际的范例很不错，很有道理，也就能妥善地安顿他们的孩子了。

现在各地升学考试举行过了，考试的结果已经发表。投考的孩子总有一部分考不上的，我要恳切地对他们的家长说以下的话。

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学校名额有限，考不上不是孩子的过错。因此，既不该讥笑孩子，更不该打骂孩子。家

长们要是认为我在前边说的那些话有道理，也就无所谓不痛快，也就决不会把没有过错的孩子讥笑或者打骂了。如果孩子情绪上有些不安，家长就应该好好地安慰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他，然后妥善地安顿他。如果孩子想得很明白，乐意在各行各业里头挑一样学习，乐意继续自学，家长更应该欣然赞同他，为他作种种努力。请想一想，是自己的孩子呢，是将来的社会成员呢，无论按家长的身分说，按公民的身分说，对孩子的事情都不能轻率出之。唯有依照国家的政策和教育的原理办事，才是最正确最妥善的途径。

第二，千万不要埋怨政府。国家办学校招学生都有计划，这些计划既照顾了人民眼前的利益，又照顾了人民长远的利益，既考虑了人民的要求，又考虑了目前的条件。那么，说为什么不多办些学校，就有点儿无理埋怨的意味了。谁要是不明白道理，随便说这种无理埋怨的话，就会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利，而且，很容易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利用。试想这不该特别警惕吗？所以说，每一个好家长都应该跟人民政府一条心，共同为孩子克服困难，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1955年8月6日作

新 的 学 年

一个新的学年开始了。我知道老师们全都怀着特别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个新的学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都愿意尽心竭力地工作，到一九五七年完成并且超额完成这个五年计划。教师们自然也是那样，因而今秋开学时候的兴奋心情跟往年不一样。

咱们已经认识得很明确，今后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中小学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的工作，要是不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的结果就达不到目的。教育质量的提高又可以说几乎是没有止境的，提高到某一个阶段再不需要提高了，那样的事大概不会有：由于客观情势的发展，高了还得提高；由于主观努力的进展，高了还可以提高。固然，咱们不该希望凭空一跳就跳得怎么样高，但是，咱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逐步逐步地继续不断地争取提高。因此，提高教育质量这个中心任务不是临时的，是长时期的。

咱们又知道要提高教育质量，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必须提高教师和学校领导干部的质量，提高教材的质量。从这句话着想，教师们的任务重大极了。要办好学校，学校领导干部当然要提高，要能作切切实实的具体领导。但是

直接担任教学的是教师，要是广大教师不能在各个方面认真工作，领导干部的具体领导虽好，也不会见大功效。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待广大教师一齐来贯彻，才真能贯彻。提高了的教材要待广大教师一齐来好好儿运用，才真能化为学生们的血肉。因此，广大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己，保证完成自己的任务，保质提高教育的质量。

我知道得相当清楚，几年以来，广大教师无时无刻不在努力提高自己，并不是到此刻才开始要提高。可是在怀着特别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学年的此刻，要求提高自己的愿望一定更深切，那是可以料想的。

譬如要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咱们就得首先搞清楚什么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就是智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德育，体育，美育，目的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旧社会里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唯有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里才能实现，才能培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全面的发展。咱们中国完全有这个条件，这是咱们可以自豪的。咱们中国又急切需要实现这样的教育，所以咱们应该加紧努力。全面发展的教育的五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分别。咱们只能这样说，在某一项具体的教育活动里，在某一科具体的教学工作里，哪个组成部分占得多一点儿，哪个组成部分占得少一点儿。凡是只顾一两个组成部分忽略了其他组成部分的想法和做法全是错误的，应该受到批判，得到纠正。那样的想法和做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只要就前边说的不可分割和相辅相成的话就可以知道了。只顾一两个组成部分忽略

了其他组成部分，这不是把五个组成部分分隔开来吗？这不是失掉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和作用吗？所以，不用说被忽略的组成部分当然没成效，就是被顾到的组成部分也不会有多大的成效。一个组成部分的充分有成效，原来跟其他组成部分的充分有成效分不开的。咱们必须明白这些道理，而且不能以抽象地了解为满足，还得在教育实践里具体地领会和实施，那才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对被培养的人有实际的好处。

关于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即综合技术教育），咱们该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它在我国还是新的东西。它担负两个任务：一个是指导学生研究一切生产过程里科学的基本原理，又一个是培养学生的掌握和应用生产上的简单工具的能力。它也得贯穿和融和在教育活动和教学工作里，不过，有些活动和学科尤其宜于进行这个教育的，它的分量就得多占一点儿。它的名儿虽然有“技术”的字样，可不限于技术，前边说过要研究生产过程里科学的基本原理，就可以知道不光是技术。不但研究科学的原理，培养运用工具的能力而已，它还要端正学生的劳动态度，养成学生的在生产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之，它是全面发展的教育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注重它的教育意义，处处发挥它的教育意义。过去学校里有教学生做些小玩意儿的，摺个书签啊，雕个笔筒啊，还有教学生种菜种豆的，目的光在它的收成。前一个例子可以说它纯技术观点，后一个例子可以说它纯经济观点，跟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完全是两回事。最近北京举办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展览会，就展出的那些作品看，得到这么个印象：那些少年儿意要是不透彻了解某一门某一项的科学原理，要是没有

旺盛的创造力，就制不成那些作品；他们要是不熟悉材料和工具的性能，要是没有使用工具的熟练技巧，也制不成那些作品。那些少年儿童制得成那些作品，这就是他们的教师在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方面有成就的具体表现。希望全国教师注意这个展览会，细看有关这个展览会的报道，从其中得到启发。一九五五到一九五六学年度，咱们要在总结推广劳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在加强自然科学教学的基础上，开始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所以必须赶紧地切实地作准备。

再说各科的教学。要提高咱们的工作效果，教学必须改进，成绩差点儿的固然要改进，很有些成绩的还是要改进，改进教学也没有止境。咱们谁都愿意改进教学，改进的基本条件有两个：一个是钻研教材，熟悉教材，一个是克服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对教材不甚了了，当然说不上熟悉，就是明白了，记住了，也还不能算熟悉。必须领会每一课为什么要取那些教材，目的在哪里，包含哪些内容，哪是重点，哪是辅佐……那才够得上叫熟悉。要达到这样的熟悉，不下功夫钻研怎么成？钻研了，熟悉了，然后可以凭自己的经验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创造适当的方法，不断地改进教学。一位教师能够钻研教材，熟悉教材，所谓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即使不能完全没有，也就克服了大部分。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来由，无非是脱离实际，以意为之，自行其是。这样的教师自己问问心，回答也很堂皇，为的是办好教育，教好学生，无奈这有点儿缘木求鱼。现在钻研了教材，熟悉了教材，知道应该教什么，需要教什么，知道学生应该怎样学才能像吃东西一样，完全消化，化为血肉，知道自己应该怎

样教才能使学生学得好，才能使学生学到真实的东西，一辈子受用不尽：这样，也自然跟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联不到一块儿了。说到这里，可见钻研和熟悉教材跟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像是两回事，其实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

咱们可以肯定地说，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决不应当加重学生的负担，也决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请想一想，教师在课堂上把功课讲得又清楚又透彻，学生就不必在课外自己去暗中摸索。教师提出的问题和布置的作业又扼要又富于启发性，学生就不必烦琐地动那些无谓的脑筋，动到脑筋必然有有所领悟的快乐。这样，怎么会加重学生的负担呢？有些地方有些学校曾经发生学生负担过重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教学不得其道，在所用的教材还有缺点。教师少钻研教材，不熟悉教材，主观主义，形式主义，都会加重学生的负担。教材未能尽善，还有些非必要非基本的东西，也就加重学生的负担。因此，教学必须改进，教材必须提高（提高教材当然不仅是去掉那些非必要非基本的东西）。不过教材的质量提高了，还要靠教师善于运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不然还可能加重学生的负担：这一点咱们必须认清楚。

最后还得说一说提高政治觉悟。业务跟政治分不开，不问政治，光搞业务，业务就没有根，这些道理咱们似乎懂得很多，说得也很多。当前咱们就应当好好学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咱们要求提高政治觉悟，恐怕该在理论跟实践结合上多下些功夫。譬如知道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的区别，就要在教学中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并学会运用唯物主义观点讲

课，学会在实际生活中跟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又如搞清楚了什么是全面发展的教育，任何教育活动和教学工作就都在这上头注意，一点不放松，这就是结合了。再如深切了解了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什么要不得，无论在定个课表上，出个题目上，做个试验上就都仔细检查，决不要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这就是结合了。其他如反对原子武器的问题，节约粮食的问题，诸如此类，不但要心知其故，而且要躬行实践。那提高是扎扎实实的，跟提高咱们教育工作的质量有深广的影响。

以上一些意见谨供教师们参考。希望教师们到明年暑期总结这一学年的工作的时候，说这一学年是成绩超过以往纪录的一个学年。

1955年8月24日作

教师怎样尽责任

今年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年头，全国人民拥护这个五年计划，愿意尽心竭力实现这个五年计划，现在逢到国庆，庆祝的心情特别热烈。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写这篇短文，跟教师们共同庆祝国庆。

实现五年计划的是人，第一个计划之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实现这些计划直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是人，而教师就是培养这大批大批的人的，所以教师非常光荣，可是担当的责任也很不轻。这个道理谁都明白，我不多说。我说一说教师怎样尽他的责任。

我想，教师首先要认识他所教的学生。学生的状貌、性情、家庭情况之类固然必须认识，可是我所说的认识并不指这个。

排列在教师面前的学生将做什么样的人，这能不明确地认识吗？学生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将过渡到什么样的社会，他们在这里头将起什么样的作用，这能不明确地认识吗？我所说的认识就指这个。

对这个有了明确的认识，才能就学生的体质方面，知识技能方面，道德品质方面，思想感情方面，脚踏实地地按部就班地做培养工作。这个认识是根本，是源头，不抓住根本，

不探到源头，培养工作就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结果必然是培养不好，徒劳无功——也就是没有尽教师的责任。所以，教体育也好，教语文也好，教史地也好，教理化也好……都不能按“为什么而什么”的公式办事，必须从学生出发，认清楚教体育、语文、史地、理化……跟培养学生的总目标有什么关系，该怎样教才达得到培养学生的总目标。教的是某一门功课，为的是针对着总目标给学生必要的培养。

说到怎样教，对学生还得有所认识。不认识他们身体发展的情形，怎能培养好他们的体质？不认识他们获得知识和掌握技能的过程，怎能培养好他们的知识技能？不认识他们躬行实践该取什么途径，怎能培养好他们的道德品质？不认识他们的思想形成和感情深化的过程，怎能培养好他们的思想感情？这些都必须认识，不然，任你辛辛苦苦地教，实际上只是盲目地教——也就是没有尽教师的责任。所以，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之类非钻研不可。钻研这些学科越深，认识学生身心就越真，教起来就越有把握。

关于认识学生，就说到这儿。

其次，我想，教师要经常注意，让学生把学到的种种东西运用到实践里去。换句话说，无论知识、技能、思想、道德，教得学生懂不得说不清，当然非常不好，就是教得他们懂得了说得清了，也还是不够，因为懂得了说得清了还可能跟实践脱节。必须让学生懂得一分就在实践里运用一分，懂得两分就在实践里运用两分，才算教得真有了效果。不为在实践里运用，学生还有受教育的必要吗？再打个比喻，把知识、技能、思想、道德教给学生，必须让学生像吃了适当的

食品一样，把它充分消化，化为自身的血肉。

这跟前一点有联带关系。对学生认识得透彻，自然会知道学生受教育为的什么，自然会把所教的一切东西归结到实践，因为影响到他们的实践才真是教了他们。

教功课必须用课本，但是讲明了课本，让学生记住了课本，决不能就算了事(不讲明课本当然更不能算了事，那不必说了)。课本只能当工具看，当手段看。通过这些工具和手段，使包含在里头的种种东西在学生的思想、意识、行动、工作方面起积极的作用，这才是目的。教师要尽责任，就得努力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教语文不仅要学生熟读课本，更重要的在使学生在生活里扩大词汇，掌握语言的规律，增长表达的能力，从文学作品的阅读里提高思想的境界。教自然地理不仅要学生记住课本，更重要的在使学生在生活里熟悉地理环境，无论水流风吹，天气变化，都能知道该怎么样适应，该怎么样利用。教植物动物也不仅要学生记住课本，更重要的在使学生在生活里熟悉周围的那些植物动物，它们怎么样跟环境一致，它们怎么样发育生长，都能知其所以然，而且能利用这些所以然为人们的生活谋福利。……不再一科一科列举了。总之，教学不能不从课本入手，可是决不能限于课本里的语言文字，课本里的语言文字原是实际的反映，必须通过它而触及实际的本身。要是学生头脑里有这么一种印象，课本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彼此连不到一块儿，那就是教学上的大失败。

再说，教给学生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的标准，不能不用语

言讲明一些道理。教师不给讲明，学生就不明白那些道理，怎么能自觉地实践呢？但是，决不能讲过就算，最要紧的还在随时考察学生是不是自觉地实践了。给他们讲，目的就在要他们自觉地实践，要是他们不能自觉地实践，那就等于没有讲，非重新考虑，另想办法不可。列宁说过，对青年的教育不在于灌输给他们一切令人悦耳的道德的辞句，而在于自觉的斗争，在于在日常生活里养成共产主义的行为标准和规范。口头讲说诚然是一种重要的办法，可不是唯一的办法。照列宁的话，好好地从旁辅导，让学生作自觉的斗争，在日常生活里自动地合乎标准和规范，这种"不言之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还有，教师以身作则，教师本身的行为就是标准和规范，也是一种极有效的"不言之教"。

关于让学生把学到的种种东西运用到实践里去，就说到这儿。

可以说的很多，以上两点是最主要的。要做到这两点，得付出无量的心思和劳动，努力不懈，终身以之。可是，我知道教师们为了在这伟大的时代尽份内的责任，一定乐于付出无量的心思和劳动。

1955年9月19日作

排除“空瓶子观点”

《中国青年》今年第十五期刊登华君武同志的一幅漫画，题目叫《教而不“养”》，画一个学生的脑盖像盒子盖那样揭开了，一位老师把好些纸张装进那学生的头脑里去——猜想起来，纸张大概记载着各种知识吧。这幅画讽刺教学工作不顾学生的负担能力，很有意思。看了这幅画，我时常想起的一些想头又在头脑里出现了，现在写下来。

我觉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老师把学生看成空瓶子，或是玻璃瓶子，或是洋铁瓶子，全都一样，总之里面是空的，可以装东西。什么是教学工作呢？就是跟华君武同志的漫画相仿．揭开瓶盖，把各种知识、各项道德条目装进去，今天装一点儿，明天装一点儿，直到该装的东西全装进去了，就算功德圆满。

我又觉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学生自以为空瓶子。什么是学习过程呢？就是揭开瓶盖，让这样那样的东西陆续装进来，直到该装的东西全装进来了，就算毕了某一阶段的业。

这种“空瓶子观点”产生什么后果呢？瓶子归瓶子，东西归东西，彼此不起什么作用。虽然不起什么作用，可不一定考不上五分。譬如问某某事件发生在哪一年，只要回答的年

份不错，就能得五分。又如问某某省的四周围有哪几省，只要回答的几个省名不错，就能得五分。但是请想想，这样的回答不等于把瓶子里的东西倒出来看看吗？这样的回答能确切证明这些知识和接受知识的人双方起了什么作用吗？同样是五分，倒出来看看的五分没有什么希罕，真正起了作用得来的五分才有价值，这是呆子也辨得清的。

“空瓶子观点”是个打比方的说法。另外一些老师和学生怀着另外的想头，跟“空瓶子观点”完全不同，也用打个比方的说法来说：老师把学生看成生活体，学生也自以为是生活体。这个说法也可以说不算打比方，因为每个学生本来是个生活体。说这个说法是打比方，意思是这个生活体不但能够把吃下去的饭和菜消化，变成体魄方面的血和肉，而是能够把各种知识各项道德条目消化，变成精神方面的血和肉。

光怀着个想头，当然不成，要是怀着前边说的想头，又能实事求是地照做，情形将怎么样呢？在供给营养料的一方面，必然要求营养料起充分的营养作用，不一定要山珍海味，不一定要十小盘八大碗，只求营养的质量完全适合生活体当前的条件，随时能完全适合生活体当前的条件，也就是随时能起充分的营养作用。在接受养料的生活体一方面，必然利用固有的机能对营养料起充分的消化作用，机能越利用，消化越良好，机能越旺盛，这样循环不息，外来的营养料就完全化为自身的血肉。假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考上五分，那是真正有生命的五分，跟前边说的倒出来看看的五分绝对不同。

既然管前一种叫“空瓶子观点”，这后一种，就管它叫“生

活体观点”吧。

老师和学生采取这一种观点或是那一种观点，往往是互为因果的。老师觉得“空瓶子观点”只管装，不管别的，最省事，学生也觉得这么办很不错，自己乐得不动天君，这就老师和学生都站在“空瓶子观点”那方面了。老师觉得学生有种种的需要，给他东西不能不切合他的需要，学生也觉得那些东西正合胃口，挺有味道，接受了还想接受，吸收了还想吸收，这就老师和学生都站在“生活体观点”那方面了。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老师只管装，不管别的，可是学生渐渐觉得不对头了，恳切地提醒老师说：“亲爱的老师，请您注意，我并不是空瓶子啊！”这时候老师就得开动脑筋，重新考虑，总之“空瓶子观点”那方面站不住了。在这个例子里，学生不愿意采取“空瓶子观点”是因，老师不能不放弃“空瓶子观点”是果。

学生站在哪方面好呢？没有问题，站在“生活体观点”那方面好，站在那方面自己有好处，而且不仅自己有好处。老师呢？要是承认老师以学生的利益为利益，当然也是站在“生活体观点”那方面好。无论老师和学生，如果多少有点儿“空瓶子观点”，就得尽力排除，直到不剩一丝一毫为止。“空瓶子观点”对学生没有好处，绝对没有好处。

怎么测验自己站在哪方面呢？学生只要看自己的学习成绩，这不用说，老师想测验自己，也只要看学生的学习成绩，因为学生是老师教出来的。

现在举几个例子。

譬如各种学科的考试，题目出得很拘谨，只要学生照课

本上说的回答就成，而学生果真能回答得一点儿不错，这时候还测验不出什么。要是换个办法，把题目出得灵活些，回答的话固然没法在课本上找，可是消化了课本的学生准能回答出来（这样的题目当然不容易出，然而不是不可能出），这时候就测验得出了。学生能够回答这样的题目，表明老师和学生站在"生活体观点"那方面。学生不能回答这样的题目，表明老师和学生站在"空瓶子观点"那方而。

又如学了植物学，能栽培一些植物，在选种、接枝、培土、施肥、防治病虫害种种方面全有办法，使植物顺当地发荣滋长，开花结实。可以断言，这决不属于"空瓶子观点"那方面。

又如学了语法和修辞，课本上的练习题全能做对，常常得五分，可是说起话来写起文章来往往出错误，或是说来不合语法，或是表达得不太正确，不够简洁。这就很可以发愁，因为难免要归到"空瓶子观点"那方而去了。

又如学了"关心群众""不要妨碍别人"这些条目，把老师和书本上阐发这些条目的语句记得烂熟，倒背也背得出，可是在进出屋子的时候，为了简捷和痛快，不管屋子里有多少人，不管这多少人在做什么事，总是砰的一声把门推开，砰的一声让门碰上，像在无人之境独往独来似的（读者如果有兴趣留心一下，在自己的周围，有多少人有这个习惯）。单凭这一点，就可见老师和学生都在"空瓶子观点"那方而，"关心群众""不要妨碍别人"这些条目只是装在空瓶子里，没有起什么作用。

够了，根据前边几个例子类推，尽可以从各方而测验了。

测验的目的在排除"空瓶子观点"，如此诊脉，目的在根除疾病，永保健康。

1956年8月16日作

带点儿教育意味的事都一样

善于教育的父母教幼儿自己穿衣自己洗脸，做种种的事，只要是幼儿做得到的，至多给他们做点儿准备帮点儿忙，决不替他们代劳。

为什么说这样做的父母善于教育呢？因为他们懂得独立生活对子女的重要意义，又能在子女的幼儿时期就用适当的方法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所谓适当的方法，不难了解，也不难办，只要是子女做得到的，就让他们自己做，决不代劳——如此而已。

幼儿成儿童，儿童成少年，少年成青年，培养连续不断，能力继长增高。不但能自己穿衣，而且能自己管理衣衫鞋袜了。不但能自己洗脸，而且能自己洗衣服自己收拾房间了。跑进公园，懂得怎样尽情地玩，也懂得怎样不妨碍人家的玩了。跑进市场能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又能顾到节约、实用、优良这些条件了。客人来了，能亲切地招待，无论谈一件事情，说一段闲话，都能表达真诚了。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怎样买车票买船票，怎样投宿，怎样照顾行李，怎样采风问俗，能都头头是道了。

上边说的只是举几个例，要把一切说尽是办不到的。能这样能那样的总和是什么呢？不就是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吗？

换一句通常的话说，不就是会料理个人生活吗？

人人会料理个人生活，当然对自己有很大好处，而且不仅对自己有很大好处。这个道理极浅显，不必多说。

但是，现在有一部分青年不会料理个人生活。谁都可以从自己熟识的青年朋友里头想到一两个，就拿上边提起的几项事情来说，他们未必能样样都做到家。

不会料理个人生活，岂止不会料理个人生活而已；连上边提起的几项事情也不能样样都做到家的人，试问，装了满脑子的知识，能把知识灵活地运用吗？走上了什么工作岗位，能把工作胜任地做好吗？恐怕未必吧。料理好这些看来似乎很琐屑的日常生活，要运用各色各样的知识，要作切切实实的锻炼。这一方面既不成，那一方面能保一定成吗？

这儿不准备说，青年朋友如果发觉自己不会料理个人生活该怎样着急，怎样努力补救。这儿只想说，既然有一部分青年不会料理个人生活，教育青年帮助青年的人不能不动动脑筋，找些有效的办法来补救。

在学校里，在少年青年团体里，号召和说道理的讲说是并不少的。不信，可以随便找个少年或是青年来问，他准会回答你，“要学会料理个人生活”，“为什么要学会料理个人生活”，这样的讲说听得发腻了。但是听了讲说不保证准会料理个人生活。因为料理个人生活跟其他的工作一个样，要动手动脑筋，如果手和脑筋贪图休息，所听的讲说尽多也不起作用。

还有一种办法恐怕也不起多大作用，就是靠集体的监督。有些团组织号召青年花钱互相监督，把钱存在别人处，可以

说是这方面的极端的例子。这种办法大概跟古语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意思相同，可不能保证绝大多数都是麻，只有极少数是蓬。这种办法还有个缺点，不相信每个人能独立做好什么事，所以学习要大伙儿一齐来，修养要大伙儿一齐来，甚至料理个人生活也要大伙儿一齐来；不知道这些事情固然可以交流经验，彼此提意见，但是实做起来，非各人自己动手动脑筋不可，旁人一点儿也不能代劳。

教育青年帮助青年的人是不是可以在这样那样的讲说之外，相信青年能独立做好什么事呢？完全可以，例证也不难找，只要看善于教育幼儿的父母。要是他们不相信幼儿能自己穿衣，自己洗脸，那么，他们的子女逐渐长大起来，非但不一定能把衣服穿整齐，把脸洗干净，连其他种种的事也不一定能自己料理了。

让青年自己动手动脑筋，料理个人生活吧。只给他们做点儿准备帮点儿忙，不要超过这个限度吧。

给他们做点儿准备帮点儿忙，最重要的该是“身教”。这就是说，教育青年帮助青年的人自己要善于料理个人生活。凡是带点儿教育意味的事都一样：自己做不到的，别教人家做，自己教人家，要想收到效果，就得自己做出榜样来。如果团组织的干部全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善于料理个人生活，那就是开风气，立榜样，对青年是最有效的准备和帮忙。

1956年8月29日作

学习和劳动

这一回南来旅行，遇见了好些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谈话中间，往往提起今年一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事。有些人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说，假如大学、中学、小学容纳的学生数完全相等，那么小学毕业的都可以升中学，中学毕业的都可以升大学。可是这样的情形恐怕永远不会有。既然不会有，那么小学生最多，中学生少些，大学生更少些，成个宝塔式，这是当然之理。所以一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应该看作正常的现象。毕业生不能升学，并不是他们的知识水平到此为止了，再不能提高了。提高的机会很多。在参加劳动生产中可以提高，加入业余学校或是函授学校可以提高，集体自学或是个人自学也可以提高。

有些人怀疑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是不是有出息。我说，什么叫"有出息"呢？我们首先要正确理解这个"有出息"。做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做得好，就是有出息，做不好，就是没出息。不过，在我们国家里是这样，在美国就不同了。在美国，谁有本领搞到最多的钱，谁就最"有出息"。假如我的想法可以取得同意，那么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只要努力去做，做得好，是有出息的。

现在有些人谈论"出息"问题，不免受旧社会的影响，看

法不大对头。在旧社会里，读书的目的在加入统治集团，剥削人民。现在学生进学校受教育，跟旧社会读书人考秀才考举人完全是两回事。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来了参加劳动生产没出息的想头。

有些人以为既然要参加劳动生产，何必进学校，何必挨到毕业？我说，我倒要反问一句，进学校，挨到毕业，难道为了脱离劳动生产吗？进学校受教育，求知识，正是为了参加劳动生产。单就农业生产方面说，现在生产制度改变了，合作化了，迫切需要提高技术，改进经营管理，迫切需要具有科学知识的人参加农业生产。中小学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科学基础知识，只要学得扎实，能在实际生活里运用并充实这些知识，那么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对于提高技术，改进经营管理，是很能起作用的。

《新华日报》记者来访，要我就中小学毕业生问题写一篇短文。我就回忆跟朋友们谈的话，摘出几点，写在这里。

1957年5月15日作

“瓶 子 观 点”

一个空瓶子，里边没有东西。把什么东西装进去，就不是空瓶子了。装得满满的，就是实瓶子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爱把受教育的人看成瓶子。瓶子里短少些什么，就给装进些什么。譬如，发觉思想政治教育不够好，立刻想到恢复政治课，发觉学生的劳动观点不怎么强，他们不怎么热爱劳动，立刻想到在语文课里补充些“劳动教材”（有关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之类的文章）。这样做法，目的很明显，愿望很单纯。把政治课装进瓶子，思想政治教育就见成效了，把“劳动教材”装进瓶子，学生就加强劳动观点，热爱劳动了。

仔细想想，恐怕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说唯有政治课能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学科跟思想政治教育不大发生关系，至少收不到什么成效。依我的想法，其他学科跟思想政治教育都有关系，只要教得好，都能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不着眼在其他学科上，光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课，政治课也会像其他学科一样，收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认为多读几篇“劳动教材”就可以加强劳动观点，热爱劳动，倒过来说，不就是学生所以不爱劳动，在乎少读了几篇

“劳动教材”吗？天下事有简单到这般地步的吗？依我的想法，读几篇“劳动教材”固然没有害处，可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相信这是习惯的问题，是生活实践的问题。学生劳动的习惯，应该而且可能在各学科的学习中养成，在课外的各种活动中养成，逐渐养成，不断实践，这才能够终身以之。

正因为把学生看成瓶子，“装进些什么”的想头不召而自来。怎么“装”？一方面讲一讲，一方面听一听，在一讲一听之间，东西就装进了瓶子。东西既然装进了瓶子，瓶子里既然装进了东西，不是立刻会起作用吗？这诚然是个好意的愿望，可惜这样的愿望不免要落空。

瓶子是装东西的，当然不会独立思考。我们且不要责备学生不怎么善于独立思考，先得反省反省，我们的“瓶子观点”是不是学生不怎么善于独立思考的原因之一。

瓶子是装东西的，东西装在瓶子里，东西自东西，瓶子自瓶子，不起什么混合作用或是化合作用。两种作用都不起，还有什么旁的作用呢？于是巴望起作用的愿望落空。

我们有个好传统，求知识做学问要讲“躬行实践”，要讲“有诸己”。知识学问不是装饰品，为了充实生活，为了做社会里一个有意义的人，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我们要求知识做学问。小学生中学生学的东西虽然浅，道理也一样。因此，什么东西都不能装了进去就算，装了进去考试能得五分也未必就好，必须使所学的东西融化在学生的思想、感情、行动里，学生的思想、感诸、行动确实受到所学的东西的影响，才算真正有了成效。这不是“装”的办法所能做到的，这必须用名副其实的教育。讲一讲，听一听，固然也有必要，可

是一讲一听不就等于教育。运用种种方法，使学生能够把所学的东西化为自身的东西(这就是“有诸己”)，能够“躬行实践”，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

我们现在有“学以致用”“联系实际”的说法，就是从我们的好传统来的。“瓶子观点”跟这些说法不对头，换句话说，名副其实的教育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瓶子观点”时时的露脸，很活跃似的，不免杞忧，于是写这篇短文。

1957年5月24日作

苏联的教育影片《天职》

《天职》是一部阐述社会主义教育观点的影片，我看过一遍，深受感动。我希望做教育工作的人，尤其是父母和学校教师，都去看这部影片，看了之后必然会引起深刻的反省，得到实践方面的好处。青少年也应该看这部影片，因为看这部影片，你会在愉快的观听中，深入的思索中，受到又切实又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

我常常想，影片运用短篇小说似的题材，最为相宜。长篇巨著约缩成放映大约一点半钟的影片，就往往叫人觉得交代情节的地方多，表现主题的地方少。《天职》正像一篇短篇小说，尽量精简，决不累赘，只做到足以引起观众思索的地步为止，馀外就让观众自己去思索。

《天职》的情节很简单。孤儿院里的一个孩子叫阿略沙，他有音乐天才，被音乐家多布雷宁发见了。多布雷宁决意培养他，把他带回莫斯科，让他跟自己的儿子波里亚同在音乐学校学习。波里亚也有音乐天才，可是被他母亲伊丽娜宠坏了，养成了骄傲懒惰种种习气。音乐学校将要举行音乐晚会，老师尼阔里斯基叫波里亚练习一个协奏曲，准备在会上演奏。阿略沙也想练习这个协奏曲，遭到波里亚的侮辱，可是得到多布雷宁和尼阔里斯基的支持。老师和同学都不满波里

亚，不让他参加音乐晚会的演奏。协奏曲由阿略沙演奏，很成功，受到听众的赞赏。波里亚接受现实的教训，改变了对待阿略沙的态度。

情节虽然这么简单，要是咱们一边看一边思索，就觉得这部影片的教育意味又丰富又深长。

两个孩子，同样是苏维埃人的新生一代，年纪都是十二三岁。但是，阿略沙是在孤儿院的集体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有好些优点，最主要的是不自私。他从孤儿院偷跑出去听音乐会的演奏，兴奋之极，回了院在半夜里还独自弹钢琴。院长来了，问他为什么还不去睡。他说："我一点也不想睡。"院长接着说："可是我想睡呀，这个，你没有想到吗？"这么一句就够了，阿略沙道了"晚安"赶紧去睡了。光是这简单的对话已经使观众可想而见孤儿院里的教育，是经常注意到绝不容许只顾一己不顾旁人的。波里亚是在家庭里多半由母亲的关爱培养起来的。他母亲原先是个歌唱家，因为自己的发展前途不大，而波里亚又有音乐天才，就一心要把波里亚培养成音乐名家。这个愿望不能算错，错在不离口的"我的小太阳"，把儿子捧上了天，错在什么劳作都不让儿子沾手，只怕损伤了他弹钢琴的手指头，错在认为天才儿子该处处得到特别的照顾，连英语功课的分数很少也必须通融一下，诸如此类。波里亚在这些错误的教育观点下逐渐养成骄傲懒惰种种习气，总括起来就是自私。而自私，是跟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相容的。

波里亚的毛病，从母亲的教育方面得来，却从范围更广的教育方面得到纠正。首先是他父亲方面。他父亲根据自己

的生活经验，知道一个孤儿多么需要别人温暖的关怀，因此，对待阿略沙的态度，跟波里亚和他母亲完全不同：她说了些没道理的话，立刻给她斥责，听说老师让阿略沙练习协奏曲，立刻说“老师做得对”。其次是尼阔里斯基老师方面。尼阔里斯基老师听了同学们对波里亚的批评，庄严地提出俄国音乐家的传统，说“许多大音乐家都很谦逊”，又说代表自己的学校演出是很大的荣誉，“波里亚显然不配得到这种荣誉”。再次是同学方面。同学们因为波里亚骄傲自大，不参加集体活动，不能好好地学习各种功课，一致认为他不是个好同学。这使波里亚深刻地体会到自己虽然身在同学中间，却完全孤立了，而且，显然不跟他们一般高低，比他们低得多了。又其次是孤儿院的同学方面。孤儿院的同学们特地给阿略沙寄来包裹，为了祝贺他的生日，大家自出心裁地制成礼物送他。可是波里亚家非但把阿略沙的生日忘了，而且包裹收件人阿略沙并不在这里，住到尼阔里斯基老师那儿去了，原因是波里亚侮辱了他。孤儿院的同学们是那样，波里亚方面是这样，相形之下，波里亚无地自容了。就由于各方面给他的教育，波里亚才会出于本心地愿意把包裹给阿略沙送去，才会在阿略沙演奏过后，出于本心地为演奏的成功鼓掌，而且告诉旁边的女孩说，阿略沙是个好学生，是自己的好朋友。到这个地步，波里亚骄傲自大，目无旁人的毛病经过彻底的治疗，咱们可以料想，往后他该不至于再犯或者不大容易再犯这种毛病了吧。

还得补说一点，当波里亚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批评，知道自己不得参加演奏的时候，他回去就对父母说，他再不弹

琴了，再不想当音乐家了。能够当众表演就想当音乐家，得不到一回表演就一辈子不想当，归根结柢还是自私的毛病在那里发作。就在毛病发作的当儿，他父亲及时地给他下了一服对症药。他父亲说："吓！我可没想到你会说这句话。怎么回事？第一次失败你就吓跑啦！哼……怎么能这样？这也不是你最后一个音乐会。你将来会有成功，还会有失败！"以下他父亲叙述少年时代到处流浪，得到好些朋友的帮助，接下去说："孩子，不爱别人是不对的。没朋友，生活太困难了，非常困难！"又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不能是个人主义者。如果他只爱他自己，他能给别人什么呢？怎么去教育别人呢？明白吗？"这几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很不平常，又说得正是时候，所以接下去波里亚就来了个转变，愿意把包裹给阿略沙送去。

看了波里亚的情形，凡是做教育工作的人应该省察，自己有什么地方由于认识不正确，或者由于注意不够，有所疏忽，致使受教育者萌生自私的芽儿吗？如果有，必须立刻改正，必须掐掉那个芽儿。否则那个芽儿就会长发起来，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很不利，对整个社会尤其不利。就是不做教育工作的人，对无论何人的自私，也应该把它看成传染病，随时扑灭。

现在咱们就阿略沙的方面来思索。在阿略沙方面，最该注意的是他经历怎样的学习过程才得到成功。当尼阔里斯基老师收留他以后，训导他的第一句话是"要守纪律，要细心，要有耐性"。所谓守纪律，不仅是不妨碍别人，也包括循序渐进地学习，遵从老师的指导等等，对于这些，阿略沙做到

了。他能有耐性，虽然感觉每天练习三小时的音乐，学习太难，可是他熬下来了。他听波里亚弹钢琴，给他提意见说："你弹的全是强音，可是在双簧管演奏的时候，太强了不好，应该弹得弱一点，那里应该优美一些。"可见他能够做到老师所说的细心，无论多么有价值的训导，听了就完事是毫无好处的，唯有化为行动，付诸实践，才真能得到好处。阿略沙得到尼阔里斯基老师的好处了。后来老师答应帮助他练习协奏曲，那时候说的几句话尤其宝贵。"我总是对你说，要守纪律，要细心，要有耐性，要劳动，不间断地，顽强地劳动！你认为怎么样？想要弹就能弹了吗？不成，到时候手指尖都不好使！你还没真正地下些功夫。要是你想做个音乐家，那从现在起就努力！我帮助你，练习协奏曲！"阿略沙怎样努力练习，影片没有交代。但是老师让他在音乐会上演奏，演奏而得到成功，不就可以想见他真正下了功夫，真正努力进行了顽强的劳动吗？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经历这么一串过程得来的。我希望青少年特别注意这一点。

我说的已经不少，可是这部影片可以说的地方还多。单看介绍文章决不够，我希望大家去看这部影片，同时用心思索，那时候必将有远过于我的感受和体会。因此，馀外的意思我不说了。不过多布雷宁大妻两个有几句简短的对话我还想提一提。他们对待波里亚的态度不相同，由于他们的教育观点不相同。伊丽娜说："我希望的只是一点，让我们的波里亚幸福，……我就希望他能成一个出众的孩子，著名的音乐家！"多布雷宁紧接着说："音乐家！而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首先应该是个人，是个诚实而正直的人。"首先应该是个诚实而

正直的人，才谈得到什么家，才能成为有益于别人的什么家。推广开来说，做任何工作的人，都首先应该是个诚实而正直的人，他的工作才做得好，才能对别人有益。多布雷宁这句话，无论做教育工作的人或是受教育的青少年，都应该看作座右铭，时时想着它，并且在实践中贯彻它。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期，咱们看到这部阐述社会主义教育观点的影片，得到深切的启发，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剧者、导演、演员以及所有跟这部影片有关的苏联朋友，咱们应该表示衷心的感佩。

1967年10月22日

马卡连柯的《父母必读》

对于马卡连柯，咱们并不陌生。搞教育和文学的人不必说，就是不搞教育和文学的，如果看过依据他的作品编制的电影片《教育诗篇》，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马卡连柯作为一个教育家，有实践，有理论，从实践中建立教育理论，根据理论从事种种教育实践。他全面地考虑了社会主义教育。他的寿命只有五十多岁（一九三九年去世），他的教育学说可永远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宝贵遗产。

现在我介绍马卡连柯的一种著作：《父母必读》，我希望我国做父母的人，就是身边有儿女的男人或是女人，能够用心读一读。《父母必读》是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家庭教育问题。马卡连柯本来准备写四卷，可惜他死得早，只完成了第一卷。

《父母必读》是教育著作，同时是文学作品。第一卷分成九章，每章有说理的部分，发挥他的家庭教育的理论，又有故事，或是一个，或是几个，跟说理的部分交织在一起。咱们读下去，仿佛坐在作者对面，听他亲切地谈话，夹叙夹议，精辟生动，不知不觉地受到感动。

就在这第一卷的几章里，马卡连柯谈到了家庭教育的几个重要问题。譬如有些人希望只有一个儿子，这就可以把自己的心思和力量专一地贡献给他，经过这样的培养，儿子该

会成为杰出的人物。马卡连柯却指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很容易成为反社会的利己主义者。又如有些父母过于疼爱子女，在子女面前样样都可以自我牺牲，既无条件，又无分寸。马卡连柯又指出，这样的做法，动机虽然好，效果往往不好，也是利己主义者的温床。此外如父母在种种小事情上的疏忽，也会促成子女反社会的倾向。

父母子女生活在一起，应该怎样彼此相互对待？假如一家的权威集中在父亲身上，形成对父亲的崇拜，或者父母不和睦，甚而至于父亲离开家庭，去跟别的女人结合，对子女的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父母在子女而前看待钱的态度，和父母对子女的性教育等重要问题，马卡连柯都通过他所写的故事，作出社会主义教育观点的答案。

我希望读者自己去读《父母必读》，所以不在这儿介绍书中的故事和理论。在这儿我只抄他两句话："苏维埃家庭应该只是一个集体。家庭如果丧失了集体的特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它在进行教育和获得幸福方面的意义。"至于家庭这个集体又跟整个社会(最大的集体)息息相关，那是贯穿在整本书里的根本精神。现在我国各方面都在提高政治，钻研业务，目的在达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各项教育也必须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受教育者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合格的劳动者。在各项教育里，家庭教育是最初最基本的一项。家庭教育是基础，基础打得好不好，跟以后各项教育的效果大有关系。因此，家庭教育绝对不容忽视。

凡是身边有了儿女的男人或是女人，全都有一种非认真负起不可的责任，就是家庭教育的责任。家庭教育当然是教

育自己的儿女，但是要看得远一些，儿女是继承咱们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建设共产主义的后一代，家庭教育跟其他各项教育一样，主要目的在教育这后一代。在家庭里，无论父母自己劳动，学习，待人，接物，无论把儿女抱一抱，亲一亲，或是给儿女说个故事，玩个玩具，这些日常生活对儿女都有很大的影响。既然家庭里有了儿女，这些日常生活就得跟教育后一代密切结合，总要让儿女受到好影响。咱们已经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政治第一。如果这些日常生活能跟教育后一代密切结合，那就是在家庭生活中贯彻了政治第一。

家庭教育有没有成规呢？马卡连柯在书中好些地方表明，那是没有的。各个家庭各有生活特点和环境，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各个家庭必须独立解决家庭教育的问题，必须独立考虑家庭教育的方式，主要还在于父母能够深思熟虑，以身作则。若问家庭教育该根据什么原则，马卡连柯的回答是："只能依靠苏维埃的生活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一般原则。"

我推荐这本《父母必读》，希望做父母的人读过之后，得到多方面的启发。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可以发展咱们的观察力和思考力。书中说理的部分更为可贵，几乎每一句都值得细细咀嚼，咀嚼出真味来，把那精神融化在咱们家庭教育的实践里，那么得到好处的决不限于咱们的儿女。

《父母必读》有两个本子，一个是单行本，一个收在《马卡连柯全集》第四卷里，都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前面有苏联符·科耳班诺夫斯基教授的长序，介绍很详细，分析很透辟。读完了全书回转去读长序，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1958年3月28日作

培养青少年的创造精神

我这里给青少年推荐一本科学技术的书：《我的机器蚕》（程伟民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读下去跟童话故事一样有趣味，还可以得到不少好处。

这本书是作者自己创造发明的故事，写的全是亲身的经历。看了书名也许觉得奇怪，什么叫"机器蚕"呢？蚕能吐丝，作者所创造的机器也能吐丝，不过不是蚕丝而是玻璃丝。不管什么丝，就能够吐丝这一点而言，作者的机器跟蚕一样，因此，他管它叫"机器蚕"。玻璃丝的用处挺大，这儿不说，待读者读了这本书自已去了解。这儿要说的是作者创造的成功，并成为玻璃丝工业方面的一个工程师，这跟中国解放，跟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分不开。如果中国不解放，他得不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就不可能当什么工程师，不可能在从小就感到兴趣的玻璃工业方面贡献他的心力。这一点，读者读了这本书当然也会了解，我因为它很关重要，特别提出来说一说。

这本书的作者亲身的经历，创造发明之中的甘苦和感情全都写得很真切。青少年读了，容易受到感染。在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在科学研究必须跟生产结合的今天，受到这样的感受是大有好处的。科学研究的热情将会激发起来，科学研究的方向将会认得很明确。这不是极大的好处吗？

我并不想劝读了这本书的人也去研究玻璃丝，可以研究的东西多得很。我只希望读者学习作者那种事事钻研，样样追究个为什么，样样能自己想出办法来实验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创造发明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谁都需要有这种精神。我认为这本书对培养这种精神有帮助，所以乐于把它介绍给青少年。

1958年5月2日作

跟中学生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十一月一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在北京开幕。

要写一篇文章介绍这个展览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试想，比较仔细地看完综合馆的两个部分和二十七个地方馆，至少要一星期或是五天的时间，一篇文章哪里写得尽这么多的东西？我只能向同学们提供两点意见。一点是请翻阅十月份下旬以来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光明日报》，这三种报上常常有介绍展览会某一部分的文章，如果逐篇看过一遍，就可以大略知道展览会的全貌。又一点是请去访问参观过展览会的人，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其他的人也好，只要他参观过展览会，务必去找他，请他仔细谈一谈；印象怎么样，感情怎么样，都请他谈一谈。或许同学们早就关心这个展览会，报上的介绍文章已经看了，参观过展览会的人也已经访问过了，那自然再好没有，可以说是间接地参观了这个展览会了。同学们都是受教育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个对教育有重大意义的展览会。

党为什么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呢？简要的回答是，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切工作都要胜任愉快的人去做，唯有这样的教育方针，才能培养成胜任愉

快的全新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受教育的人就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这样全新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今后工农业生产越来越提高，社会一切事业越来越发展，将越来越需要这样全新的人。这一年来，想来同学们已经有所体会，你们现在当中学生，努力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使自己成为这样全新的人。在中学教育阶段之前，有受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在中学教育阶段之后，有受高等教育的，此外还有受业余教育的。这许多受教育的人，程度高低不一，学习和劳动的内容千差万别，但是努力的目标完全跟你们一个样，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如果不认清这个目标，不朝着这个方向，自己就将成为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人。在大家致力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谁还愿意作这样落后于时代的人呢？

同学们从生产劳动中学习，一定有深切的体会，知道这样学才是真学，学会了才是真会。书本上的理论固然要了解，要记住，但是了解和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能跟实际事物打交道。从动手炼钢铁学习钢铁怎样炼，从动手种庄稼学习庄稼怎样种，这就是跟实际事物打交道。钢铁炼成了，庄稼种好了，这才学得了真本领。那时候，对书本上的东西就了解得更透彻了，还要特别费力去记住它吗？再说，一跟实际事物打交道，你就闯进了创造发明的领域。钢铁可以这样炼，换个方法那样炼是不是更好？庄稼可以这样种，换个方法那样种是不是更好？因为接触的是实际事物，解答这些问题便于作具体的钻研，结果就来了创造发明。在展览会里，这样的例子有的是。那时候，岂但了解书本上的东

西而已，还可以提高书本上的东西，使它更为精深，更为丰富。同学们，从生产劳动中学习，不仅学会什么，而且能创造什么，发明什么，拿来贡献给全社会，这不是你们乐于争取的光荣吗？

同学们，你们从生产劳动中学习，一定能建立起四种观点，思想意识上深深扎下了那四种观点的根。哪四种观点呢？就是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观点。唯有在实际参加生产劳动中，才真能产生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唯有在实际参加生产劳动中，才真能懂得劳动对社会对个人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唯有在实际参加生产劳动中，才真能体会个人只是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什么事都得跟群众通力合作才搞得好。唯有在实际参加生产劳动中，才真能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做事物的主人。前边的话说得很简略，可是我知道，你们一定能凭自己的经验证实，这几句并非空话。这四种观点在思想意识上扎下了根，是你们将成为全新的人的标志。

愿你们在学习和生产劳动中进步又进步，永无止境。

1958年12月3日发表

原题《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谈起》

给少年儿童更多的课外读物

学校、团、队和图书馆、阅览室各方面常给少年儿童介绍些课外读物。同时用不同的方式对少年儿童进行阅读指导。读过之后还开个会，让少年儿童谈谈阅读的心得，交流阅读的经验。这种情形越来越普遍，真是少年儿童莫大的幸福。从前的少年儿童哪曾受到这样的关怀？唯有在今天，少年儿童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各方面受到充分的培育，为往后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前途。

介绍给少年儿童的课外读物，绝大部分是革命故事，各方面模范人物的故事，富于现实意义的文艺作品。少年儿童非常喜爱这一类读物。他们整个儿心灵钻进读物里去，仿佛生活在那些场景之中，跟那些英雄人物结成亲密的友谊，有时候仿佛跟英雄人物合而为一，英雄人物的行动、思想、欢乐、哀愁，好像就是自己的行动、思想、欢乐、哀愁。这样的潜移默化，影响最深远，好处说不尽。因此，少年儿童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培养，阅读这一类读物肯定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著作界和出版界的努力，今后这一类读物出版将更多。介绍工作似乎注意两点，一是及时，二是精选。随时留心新的出版物，发现值得号召少年儿童阅读的，立刻推荐，使

他们先睹为快，这是及时。数量既然多了，选择不妨从严，相互比较之后，推荐一些更好的，淘汰一些次好的，这是精选。此外，阅读指导似乎该精益求精。这一类读物对少年儿童的好处既然在潜移默化，就得让他们在认真阅读之中自己有所领会，而不宜把他们能够领会的先给指出来。自己领会出于主动，印象深，经人家先给指出来然后去领会，未免被动，印象可能浅些。假如上述的想法可以得到承认，那么阅读指导就该从某一读物的具体情况出发，给少年儿童种种的启发，或者给指出些着眼的关键，或者给提出些思考的问题，使他们自由阅读而不离乎正轨，自己能得到深切的领会。打个比方，阅读指导犹如给走路的人指点某一条路怎么走，而不是代替他走，走路的人依照指点走去，非但不走冤枉路，而且见得广，懂得多，心旷神怡，连声说“不虚此行”，同时衷心感激给他指点的人。总之，阅读指导是思想工作又是技术工作，越深入，越细致，受指导的方面得益越大，前面说要精益求精，就是为此。

给少年儿童介绍课外读物，范围还要扩大些，过去的情形嫌不够广。

要介绍一些地理方面（包括天文方面）的读物，如旅行记、探险记、星空巡礼记之类。要介绍一些历史方面的读物，如历史故事、创造发明故事、历代名人传略之类。要介绍一些有关生物的读物，小至一种昆虫，大至成片森林，凡可以引起观察研究的兴趣的都好。要介绍一些有关物理、化学的读物，电灯为什么发光，钢铁为什么生锈，诸如此类，凡可以养成查根究底的习惯的都好。要介绍一些有关工业、农业

的读物，工厂里怎么样操作，田地里怎么样耕种，怎么样改进应用的工具，怎么样提高产品的质量，诸如此类，凡可以加强动手的欲望，巩固劳动的习惯的都好。

以上说的各类读物，就知识的门类而言，不超出小学高年级和初级中学设置的课程。课堂里教的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东西，各种课本是这些东西的扼要的记载和说明，都要求学生能够记住它，消化它。再给他们一些有关的课外读物，内容比课本丰富些，写法比课本生动些，他们阅读的时候感到触类旁通的乐趣，读过之后怀着再读同类的其他读物的强烈愿望。这样，不但课内学得的东西更加巩固，求知欲也更加旺盛了。说起求知欲该是教育工作者必须注意的事儿。知识那么多,哪里教得尽？样样知识一定要待老师教了才懂得,也不是办法，教育虽然着重在“教”字，最终目的却在受教育者“自求得之”。因此，课堂教学除把最基本最主要的东西教给学生外，要随时顾到促进学生的求知欲。而介绍以上说的各类课外读物，也是促进求知欲的一个方法。唯有老守在屋子里的人，经常少见少闻，才能安于少见少闻。出去跑跑,接触异方殊俗，经历名山大川，知道世界那么广大，未知远胜已知，就尽想往外跑，再不愿守在屋子里了。多给少年儿童介绍些课外读物，就好比推动他们出去跑跑，要他们从而发生无穷的兴趣，立下跑遍全世界的宏愿。再说,如想象力,如创造力，不是也要注意培养的吗？这些能力都以求知欲为根基，如果对求知很淡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有什么想象和创造？课外读物既能促进求知欲，也就有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功效。就这么附带说一句，不再细说。

以上说的各类读物，目前还不太多。在不太多的数量中，也还有不很适于少年儿童的，虽然写作意图是专供少年儿童阅读。但是，如果扩大选择的范围，不管写作意图是不是专供少年儿童阅读，只要跟少年儿童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大致相宜的就入选，那一定能选出一批来，各门各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阅读指导当然还是要。知识性的读物该怎么样进行阅读指导，跟文艺性的读物的阅读指导有什么异同，要仔细研究。如果某学校某地区的少年儿童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类读物，开始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似乎该作一番郑重而适当的宣传鼓动。慎之于始，经常是取得成功的好经验。

以下说另外一点意思。少年儿童要阅读知识性的读物，可是知识性的读物不太多，这种情况要从速改变。近年来特地为少年儿童写书的作家多起来了，他们应该受到热烈的感谢。希望他们在童话、小说、诗歌之外，也写一些旅行记、历史故事、创造发明故事之类的书，这些书虽说是知识性的，并不排斥文艺性，而且文艺性越强越好。希望工程师、农艺家、各方面的建设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都来为少年儿童写书，他们从辛勤劳动中得到的经验和成就，只要拿出一点一滴来，就是少年儿童智慧方面很好的润泽。有些同志往往这样说，事情倒是应该做也愿意做，可惜他们不了解少年儿童。实际未必然。谁都是从少年儿童时期成长起来的，回忆一番，就有亲切的了解。再说，谁的周围都有些少年儿童，虽说关系有深有浅，接触有久有暂，总不会对他们绝然不了解。根据了解，设身处地地为少年儿童着想，该写些什么，该怎么样写，

自然都有眉目了。学校教师最了解少年儿童，更是义不容辞。固然，写书的事未必人人能做，可也没规定谁才配做。尝试去做，多考虑，多商量，锲而不舍，不能做的就变为能做了。

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社要注意组织这方面的稿子，在选题计划中，知识性的读物要占一定的份量。教育的方针政策，学校和少年儿童的实际情况，都要很好地掌握，选题计划才能真正切合需要。对于适于写稿的作者，最要紧的是想办法鼓起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深切感到非为少年儿童写些东西不可。书该怎么样写，取材怎么样，体例怎么样，笔调怎么样，当然是作者的事，但是出版社也要好好研究，把研究所得提供作者参考。稿子写成了，请教育工作者看看，请少年儿童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斟酌他们的意见，再行加工，直到无可加工了，然后出版。所以要这样做，无非为广大的少年儿童着想，希望他们得到最大的利益。

报刊方面做评介工作，也要注意这一类知识性的读物。过去的情形是文艺性的读物注意得多，知识性的读物注意得少。一篇简要精当的评介文章登出去，好的读物就像长了翅膀，飞到广大读者心灵的窗户前，等候开窗欢迎。报刊有义务使好的读物长翅膀。

给少年儿童更多的课外读物，说得严重点儿，这是对世界的明天负责任的大事。为庆祝今年的国际儿童节，特地写这篇短文，向有关各方面请教。

1959年5月22日作

小学教师的工作

一个青年人如果思想通达，懂得为人民服务的真意义，在被派到小学教师的岗位上去的时候，他一定欣然承诺。他知道值得干的事业有许多，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干，只能干其中的一种；而当小学教师是值得干的事业之一，现在既然派到头上，这就是有了尽力效劳的方向，自然应该欣然承诺。

为什么小学教师值得干，可以说的很多，我只能简单说几句。不妨这么想，国家和人民把儿童交给小学教师教育和培养，这是多么重大的信托！儿童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小学教师要从各方面给他们好的影响，使他们往后升学或者就业都得到好处，一辈子立身处世都得到好处，这是多么重要的工作。受这么重大的信托，干这么重要的工作，只要是有志气的人，必然会从心底里透出一句肯定的话，小学教师确实值得干。

当小学教师可不容易，我在一九一二年开始当小学教师，当初以为教孩子们识字读书学算术，没有什么难。谁知道教了几天就觉得难。要他们真正领会我的讲解，难。要他们鼓起热情来答问题，做练习，难。还有揣摩他们的心理，捉摸各人的脾气，无一不难。那时候并没有人给我提示说“切莫在困难面前低头”，可是我总算不曾知难而退。随后我渐渐感

到干这事业有些乐趣。全班孩子聚精会神地学功课，差不多连自身都忘了的时候，我乐。某几个孩子毫无拘束，跟我说些家里的情形或是所见所闻所想的时候，我乐。某个孩子回答问题，说得明白透彻，某个孩子练习演讲，讲得有条有理，某个孩子犯了过失，经我劝说，掉下了悔悟的眼泪，这些时候我都乐。我并不是说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孩子。老实说，懂得孩子是一门大学问，我至今还没有参透这门大学问，可是我确实不曾把小学教师这个岗位看做“鸡肋”。现在想来，大概就在其中有乐趣。

我拿这一点儿经验，告诉准备走上小学教师岗位的青年人，希望他们不要以为这事儿很容易。虽然不容易，只要随时留心随时想，在工作中历练，这事儿也就不太难。而越来越多的乐趣，全是工作有进步的标志。这些乐趣，这些进步，会巩固他们的事业心，甚至愿意当一辈子的小学教师，像苏联影片里的那个乡村女教师那样。

人们常说“教学相长”。教孩子学习各种学科，最要紧的是教师自己熟习那些学科。所谓熟习，意思是不仅记住那些学科的内容，而要把那些内容消化了，随时随处都能拿出来运用。熟习是没有止境的，在教中可以学，向年长于我的同事学，向我所教的一班孩子学。怎么说向我所教的一班孩子学呢？他们天天在我面前上课游戏，做种种活动，只要我能随时留心随时想，这些个全是活生生的教材，随时在那里教我怎样懂得他们，怎样教他们。

除了一边教一边想办法，还要抽时间进修。有些教师不这么做，以为凭现有的一些知识和能力尽够对付了，以为当

了教师，就可以只管“付出”，不必讲求“收入”了；结果往往会感到拮据，能“付出”的不够充裕，工作做不好，事业心也不免因而动摇。所以我要告诉准备走上小学教师岗位的青年人，在不断“付出”的岁月里，同时要源源不断地谋求“收入”——就是说要努力进修。“收入”越丰富，工作越能左右逢源。

教学方法也很重要。熟习某一学科，可是不擅长教学方法，未必能教好某一学科。不过要认清主次，一定要熟习了，才说得上教学方法；熟习还没做到，空谈教学方法有什么用？再说，在边教边学和不断进修之中，自然会获得切合实际的方法，比较从书上看来的，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行之更为有效。要掌握教学方法，逐步改进教学方法，根本办法还在于自己不断进修，一边教一边自己动脑筋。

当教师除了教学而外，还负有教育的任务。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专家学者可以写成很厚的书，我只能说最浅近的。我想，所谓教育，无非是从各方各面给学生好的影响，使学生在修养品德，锻炼思想，充实知识，提高能力，加强健康各方各面养成好的习惯。假如我的想法不错，那么小学教师就得在给与学生影响和养成学生习惯这两点上，特别下功夫。

刚才我说过，儿童是最容易受影响的，要使他们受到的影响全是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教师以身作则，一言一动，全是好的。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要求孩子们想心思说话都有条有理，唯有教师自己想心思说话都有条有理，才能逐渐影响孩子们，使他们做到无论何时何地，想心思说话都不至于杂乱无章。如果教师不示范，只是杂七杂八三番五次地向孩

子们说些必须有条有理的道理，那不是缘木求鱼吗？以身作则，这四个字可以说是教师终身的座右铭，要做到家并不容易；可是有志的教师总希望能做到家，而且做到几分，必然有几分明显的成效。

再说习惯。养成习惯不容易，习惯养成了要更改尤其难，所以在最初必须注意，要使孩子们养成好习惯。也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在孩子们识字之初，就注意养成他们辨认笔画和咀嚼字义的习惯，他们笔下就不会有很多错别字。现在大家看到学生笔下错别字很多，感到头痛，想方设法消灭错别字，老是消灭不了。原因何在呢？我说，原因就在于开始不曾注意使他们养成辨认笔画和咀嚼字义的好的习惯，他们就自然而然养成了忽略笔画和字义的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惯也是习惯，既已养成，要更改就不容易了。跟其他习惯比较起来，字写得错不错不算太重要，譬如待人接物，就比较重要。务必使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而且要一开始就注意，我看也是教师终身的座右铭。

1962年8月10日发表

晴窗隨筆



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

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孩子的手教他学走路，却随时准备放手。我想，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1977年12月16日作

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当前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很多，有的问题还很严重。

许多教师很努力，都想做好工作，但是不得其法。不少教师只知道逼学生做功课，连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家庭作业也很繁重。语文老师常常要求学生把一篇课文抄写若干遍，还出一些孩子力所不及的练习题。例如，指定一个字，要学生写出含有这个字的三个或四个词来。学生写不出，问过家长才写出来，可是对这些词的意义并不理解，这有什么好处呢？算术也这样，一大张一大张的补充习题，听说是上面发下来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完。做这些作业，每天都做到很晚，弄得困倦不堪。小学生是这样，中学生也是这样。体质下降了，近视眼增加了，问题很严重。

抓教育是应该的，但是怎么抓，要好好研究。一味加重学生的负担，不是办法。

要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似乎是重视智育，对德育和体育有些忽视。

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习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良好习惯。咱们社会

主义社会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养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一切良好习惯。

良好习惯主要在学校里养成。坐要有坐的样子，站要有站的样子。早上见到老师，说不说"老师，您好"？称呼"您"还是称呼"你"？态度是真诚还是虚伪？都应该注意。现在学校里似乎不大讲究这些，这不好。当然，应该要求家长同样注意。

孩子到五六岁，已经很能说话了，大体能把他们的思想表达清楚，有时候还很生动。可是上了学，认了字，话反而说得结结巴巴，辞不达意，作文也是这样。前几年受"四人帮"的影响，把空话、套话、大话、假话当作教材，学生学会了这一套就受到表扬。"四人帮"打倒了，这种现象的改变还不怎么大。新编的语文课本也不能令人满意。这不仅因为"四人帮"的影响没有彻底清除，也由于我们还没有摸清楚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

孩子长到两三岁已经能说简单的连贯的话，已经有了初步的表达能力；至于听话的能力，也就是接受的能力，发展得更早一些。对于这些，幼儿园应该加以引导。进了小学，孩子们的接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都应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循序渐进的"序"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是什么？一是语言学习的需要，一是学生接受的可能。哪些词是哪个年级可能学的和必需学的，哪些句式是哪个年级可能学的和必需学的，词和句之外还有全篇结构的问题，还有文章体裁的问题。这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序"，就是语文教育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还没有找出来。这个规律必须找出

来。因此，要加强语文教育的科学研究。

现在上课，还是那个老习惯，老师讲，学生听，好像老师是演员，学生是观众。这是不行的。

老师讲，目的是要达到不用讲，好比帮孩子学走路，先牵着他走，扶着他走；进一步让他自己走，在旁边护着他；最后完全可以放心了，就让他自己走，护也不用护了。上课也一样，老师不能光灌输，要多启发，多引导。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让他们自己学，是无论如何学不好的。不光是语文，别的科目也是这样。如果学生不会自己动脑筋，不会自己求知识，学本领，事事都得依仗老师，这样的人培养出来有什么用呢？

作文为了什么，看法还不一致。是不是为了培养作家呢？不是。学生当中出几个作家，当然很好，但是决不会所有的学生都当作家。作文是为了培养表达的能力。这个能力，人人都必须有，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都要用到。

过去几年受“四人帮”的影响，学生作文学会了说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老师让他们写一篇学雷锋的文章，许多学生就写他怎样在大街上搀扶一位老奶奶。首先要问，到底有这回事没有？如果没有这回事，文章即使写得像个样子，也是骗人。骗人，怎么能说是学雷锋呢？这是个有关品德的问题，应该引起教师特别注意。

有人认为读就是为了写，这种看法也不全面。读和写，接受和表达，这是语文教学的两个方面。读的目的主要是培养理解的能力，理解能力提高了，对写作自然也有好处。

许多人评价学校，只看升学率，升学率高的学校就是好

学校。为了提高校誉，有些学校就专门逼学生，考学生，想尽办法提高升学率。这就给学生造成一个很坏的印象，上学为的就是高考，高考考不上，一切都完了，十年的工夫等于白费。听说高中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三、四能升学，难道普通教育就是为这百分之三、四办的吗？难道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六、七都是这百分之三、四的"陪客"吗？上学为的是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力，不是专为考大学。普通教育不能光从高考着眼。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开始在那里抓了，但是抓得还不够紧。

1979年10月发表

学习不光为了高考

十月十六日早上听新闻广播，说《光明日报》头一版登载一则报道，大意是秋季开学不久，有些中学的高二班就别的都不管，专门为明年的高考作准备了。我听到这件事心里很不舒服。难道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难道国家办中学就是为了给大学供应投考者？现在大学办得还不够多，招收的名额还不够多，这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几年乃至十几年内还不可能有很大的扩展。目前高中毕业生能进大学的不到百分之四。大学入学考试择优录取，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如果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极小一部分考进大学去了，极大多数没考上的不都成了废品吗？难怪他们中间有些人悲观失望，认为白受了十年教育，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了。这样看这样想的不仅是没考上的学生，家长中间也不少，教师中间也不少，可能教育行政人员中间也有这样看这样想的。在这样多方面的影响下，没考上的学生怎么能不感到压力呢？所以中学为什么要办，中学生为什么要学，教师为什么要教，大家还得认真考虑，对这几个“为什么”找到明确的答案才行。要是认为一切都为了高考，或者认为最高目标就是高考，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

中学毕业生不能全部进大学，绝大部分要去干生产劳动，

干服务性行业，或者干别的什么工作。干各种工作跟进大学一样，都是社会的必需，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需。所以要对中学毕业生说明白，应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个话说了好些年了，同学们可能听得厌烦了，但是还得说；不但说，还得有具体措施，而且，重要在于具体的措施。等到高考发了榜，问题迫在眉睫，才在口头作些说服教育，效果是不会怎么大的。要经常告诉学生，学习不光是为了高考，也为了将来能做好各项别的工作。光在口头说未必见效，还得采取各种方法，使学生学会干各项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尤其重要的，要使他们在学习中学会自已发现问题和求得解决的能力。如果能切切实实这样做，他们毕了业，升学就是合格的大学生，干别的工作也是合格的人材。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学的体制恐怕要作相应的改革。怎样改革，要大家来设想，大家来实验。

1979年11月25日作

祝《中学生》复刊

《中学生》一九三零年创刊，到现在恰好半个世纪。中间停刊过几回，总是停刊之后又复刊，可见许多人认为，专给中学生办一种刊物是十分必要的。最后一回停刊从一九六六年中到一九七九年底，跨过了十四个年头。原因大家都知道，由于教育受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摧残。光看停刊时间这么长，也就可以见到这次的破坏有多么严重。现在复刊，是清除林彪和“四人帮”的坏影响的需要，也是培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材的需要。这样看法对不对？如果大家说对，《中学生》就可以按照这两个需要编下去。

我担任过《中学生》的编辑，那是在解放以前，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当时《中学生》跟读者说过许多话，其中有些话现在还必需说，必需经常说，反复说。要劝告读者，学习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取得分数，而是为了学到有用的本领，将来好尽可能干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要告诉读者，死记硬背是最坏的学习方法，只有真正领会各科课本的内容，才能学到有用的本领，将来干任何工作都能派用场。要给读者讲清楚，知识多得很，新事物层出不穷，课本里是写不尽的，老师是教不尽的，所以必需练成功自己发现问题和求得解决的能力，将来才能做好各项工作。还要劝读者注意，凡是好的态度和好

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惯，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待人接物方面的，求知识方面的，干工作方面的。只有熟练得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应用，好像出于本能，一辈子受用不尽。

近来常遇见一些六十开外的同志，向我说他们曾经是《中学生》的读者，从《中学生》得到不少益处。究竟有哪些益处，他们往往说不具体，但是他们都说，读的时候觉得十分亲切，好象听一位好朋友谈话，这种感受至今还不能忘怀。他们这样说可能有点过分，因为回忆容易接近悬想。但是我和朋友们当时编《中学生》确有这样的想法：不要教训，要劝说；不要灌输，要启发；不要以教育者自居，要象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读者，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学习情况，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喜爱什么，跟他们一起商量一起探讨，解决一些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样的想法，现在是不是还合适呢？这样的做法，现在是不是还行得通呢？如果还合适，还行得通，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做下去。

祝《中学生》越编越好，今后永远不再停刊。

1979年11月29日作

晴窗随笔

近年来不能集中心思想些什么，写些什么，稍稍用心就不得安眠，好几天不舒服。去年初夏割除胆结石之后尤其如此。但是做不到什么都不想，有时想的还不少，此灭彼起，连续不断。有些想头当时自以为还有点意思，可是过后回想，再也想不起来。于是想到写随笔，在想的当时马上把它抓住，记在纸上，不限长短，不计工拙，以备他日查考。他日如果发见错误，再来改正。

视力衰退，年来更甚。看书报眼镜和放大镜并用，还是不清不楚。写些什么不能两镜并用，只得在写了一句或者一行之后，拿起放大镜来检查有没有脱漏或者笔误。还得靠阳光。现在是冬季，上午九点到午后四点这一段时间里如果晴朗，对我就较为方便。假如"多云间阴"或者"阴转多云"，那就两镜并用也不济事，只好不写。因此，我的随笔叫做《晴窗随笔》。

德智体三育

学生入学受三育，德育，智育，体育。

三育要全面发展，不宜偏颇。前些时有个习用语叫做

"智育第一"，是含有贬义的，"第一"二字表达偏重的意思。

仔细想想，只要教师按照教育的道理教，学生按照教育的道理学，非但不会有偏重的毛病，而且能收到一箭双雕的实效。一箭双雕是个比喻，指教学活动中同时发展了两育或者三育。

课堂里的各门功课都是智育。

但是，学习任何功课都要求严肃认真。譬如做几个练习题，一要力求其不错，二要尽可能迅速。做一回实验，点个酒精灯，拿个试验管，倒几种应用的液体，写一份实验报告，都得按照一定的程式，丝毫不容马虎。练一回作文，必得写自己理解的事物或者道理，不能把空话假话乱写一通。诸如此类，不是都跟德育相关吗？

体操自然是体育了。

但是，体操同样要求严肃认真。譬如排队必得排齐，横行直行都得排成一直线。伸手臂必得伸直。弯腰该弯多少度必得弯到多少度。诸如此类，就跟德育有关联了。

各种体育竞技自然也是体育。

但是，参加体育竞技，平时要锲而不舍，勤奋锻炼，临场要全神贯注，勇往直前，临了要能够胜不骄而败不馁。我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诸如此类，岂不是德育方面的要求吗？

如果不以知其然为满足，还要知其所以然，最浅近的如排队排齐对集体有什么好处，手臂伸直，弯腰合度，对体格有什么好处，比较深奥的如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为的是什么，那又关涉到智育了。

有没有单纯的空无依傍的德育？

似乎没有。德育总跟智育或者体育结合在一起。

认真学习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认真学习本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才能真正懂得祖国之可爱，社会主义之好。认真学习数、理、化、生，才能真正下定决心，为四个现代化献身。

例子无须多举，不妨总括地讲，学生是从各项训练中，从各门功课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形成他们正确的世界观的。世界观虽然被认为德育，但是决不会凭空形成。世界观的形成必得通过跟事物密切相关的智育和体育。

末了再加记一笔，如果教师学生双方都按照教育的道理做，那么三育的关系大致如此。我这回想的就只是这一点意思。

1979年12月27日作

学 生 守 则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教育部颁发了《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的试行草案，这是很关重要的一件事。以前有过《守则》，受到恶浪的冲激，消灭得无影无踪了。为恢复学校的秩序，收到教育的实效，重订《守则》来试行当然很必要。

学校接到了《守则》，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收到实效？我来试想一下。

把《守则》用大字抄写贴在墙上，或者油印一下，每个学生发一张，那当然是不够的。老师对学生逐条讲一通，或者

进一步，要求学生把《守则》念熟，能够背诵，行不行？也还是不够。

为什么不够？只要从"试行草案"的"行"字着想，就可以得到回答。《守则》是要"行"的，换个说法，就是要"实践"的，而上边提到的那些措施还没有沾着实践的边，所以是不够的。

必须让学生实践《守则》各条才行。

但是《守则》里很有些抽象的话，如第一条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第四条的"坚持锻炼身体"，第七条的"遵守学校纪律，遵守公共秩序"等等。要写成概括的条文，不能不用抽象的话。而要实践这些抽象的话，必得通过日常的思想、态度、行动、言谈才行。譬如说，要在日常的思想、态度、行动、言谈中都表现真正爱国，才够说得上能够实践热爱祖国。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守则》里也有非常具体的话，如第五条里的"不随地吐痰"。如果喉头有了痰，才想起这句话，然后把痰吐在纸上或者手绢上，还是不够的。可能有一回两回把这句话忘了，一口痰就吐到地上了。因此，必得把这句话化为生活里的习惯才行。习惯于把纸或者手绢带在身边，喉头有了痰习惯于把痰吐在纸上或者手绢上，想也不用想，像所谓条件反射似的，那才能够保证无论何时何地绝不随地吐痰。具体的话如"不随地吐痰"如此，抽象的话如"热爱祖国"亦然。要在日常的思想、态度、行动、言谈中习惯于爱国，自然而然地爱国，那才见得你真能热爱祖国。总括一句，《守则》里的具体的话和抽象的话，都要化为生活里的习惯才行，这又是值得注意

的一点。

照前边说的注重实践和化为习惯这两点着想，可知贯彻执行《守则》是长期的事，不仅是一两个月或者一两个学期的事，是大家的事，不仅是校长和班主任的事；而且，凡是跟学生有关的人和组织都跟《守则》的贯彻执行有关联，如家长和共青团、少先队等，学校还得尽可能跟他们密切联系，通力协作。

1979年12月29日作

“守则”第三条

《小学生守则》的第三条是“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中学生守则》的第三条是“专心听讲，勤于思考，认真完成作业”。中学多了“勤于思考”一语。

我以为这第三条有可商之处。

从“专心听讲”一语可以推想出两点意思。一点是教师是讲的人，学生是听的人。再一点是在课堂里，学生的活动是听，教师的活动是讲，学生只要专心听教师的讲。

假如真的这样推想，而且真的照此办理，那就不合乎教育的道理了。因为教师不仅是用嘴来讲的人，学生不仅是用耳朵来听的人，课堂里的活动不仅是教师讲给学生听，讲和听之外还有许多极其重要的事。

咱们说话往往有一种随俗的说法，不能照字面死抠。譬如“某同志在某校教书”，“我的孩子在某校读书”，都是经常这么说的。而实际上却是，说“教书”等于说“任教师”。说“读

书"等于说"受教育"。"任教师"跟"教书"，"受教育"跟"读书"，假如真的看作一回事，非但意义上广狭不同，而且认识上颇有毛病，难道教育只限于书的授受吗？但是约定俗成，大家说惯了，而且，大家理解说"教书"等于说"任教师"，说"读书"等于说"受教育"了，这就不碍事了。

我想《守则》里的"讲""听"二字也只是随俗的说法，不能照字面死抠。一个"讲"字，其实包括教师的身教言教，启发诱导。一个"听"字，其实包括学生用脑用手的种种自动活动。"讲""听"二字其实等于《礼记·学记》里的"教学相长"的"教学"二字，也就是咱们已经用惯了的"教学"二字。但是"讲""听"二字相当于"教学"二字还不是大家所习惯，所以我认为用"用心听讲"一语有可商之处。

还有《中学生守则》里的"勤于思考"一语，单看没有问题。如果跟《小学生守则》对照着看，可能有人会想，小学生程度还低，所以不必要求他们勤于思考，中学生程度比较高了，才要求他们勤于思考。假如这样理解，那就不合乎教育的道理了。我想，非但对小学生，就是对幼儿园里的儿童，也要训练他们勤于思考。——勤于思考是抽象的话，必得让孩子们在种种具体的活动中历练，他们才能真正实践勤于思考，故而我在这儿用了"训练"这个词。

那么对《守则》的第三条怎么办呢？

我希望老师们把"讲""听"二字看作随俗的说法，确认实际上就是"教学"二字。从这个观点出发，给学生说明的时候切不要把"听"字说死；听固然重要，听之外还有种种自动活动也很重要。

《守则》注明是“试行草案”，可知试行一段时期之后还要修订。我希望修订的时候换一换说法，总之不要用“讲”“听”二字，以免引起误解。

至于“勤于思考”一语，要用就中小学都用，否则都不用。训练学生勤于思考必得通过种种具体的活动，只要训练有办法，《守则》里不提这句抽象的话也未尝不可。

1980年1月2日作

讲和教

关于课堂里教师的讲，经常听见的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深讲透”，再一个是“精讲多练”。“讲深讲透”专就教师方面说。“精讲多练”说到两方面，教师自己要“精讲”，同时要让学生“多练”。

我想，“讲深讲透”虽然专就教师方面说，但是教师胸中总得有学生，因为学生是教师的服务对象。所谓“深”和“透”都是漫无边际的，胸中有学生，就该立个标准，或者定个范围。譬如说，通过教师的讲，凡是学生应该理解的东西，学生真正理解了，这就是“讲深讲透”了：这样限定一下好不好？限定一下很有必要，一可以避免过于求深，不切实际；二可以避免多所讲说，流于烦琐。

再就“精讲多练”想，我以为这个“精”字也漫无边际，似乎可以照前边说的，作同样的限定。至于“多练”，确乎极重要，不经过多练，理解的东西不容易化为熟练的知能和终身的习惯。要学生多练，又要不增加学生额外的负担，似乎不

太容易。关键在教师怎样指导学生练习。如果真能做到循序渐进，引导学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练习的方式又多种多样，提个恰当的问，促使学生在关键要点上想一想，也都是练习，不限于写在作业本本上，那就不至于增加学生额外的负担了。

我又想，假如"深""透""精"都以使学生真正理解应该理解的东西为限，还有个方法上的问题。开门见山就讲是一种方法；让学生先来思考一番，像旧时教授法所谓"引起动机"那样，然后给他们讲，又是一种方法。如果设计得好，引起动机真正切合学生求知的欲望，那么这种方法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学生先经过思考一番然后听教师的讲，必然专心致志，印入就比较深，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情形，当然决不会有了。

孔子的想法更进一层，他不仅主张让学生先思考一番，而且要在学生思考而碰壁的时候老师才给教。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般的解释，"愤"在这儿是想不通的意思，"悱"在这儿是说不清楚的意思，"隅"是四方形的一个角，"反"在这儿是推知的意思。把这两句话说成现代话，大致是"不到他想不通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启发他。教给了他一个角，他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个角，就不再教他了。"

从这两句话看，可见孔子极重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自己想得通的，说得清楚的，自然不必教。想不通了，说不清楚，这就是碰了壁了，其时学生心头的苦闷多么厉害，要求解决的欲望多么迫切，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受老师

的教，真好比久旱逢甘雨，庄稼就会蓬蓬勃勃地滋长。孔子又强调学生能“以三隅反”，甚至说“不以三隅反”就不再教他了，似乎有点儿过火。我想孔子这第二句话可能是正话反说，意思是在学生碰了壁的时候才给教，学生不仅容易豁然贯通，同时也加强了主观能动性，因而一定能“以三隅反”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发展，将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在事事物物中，随时随地能够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这样的人才是任何工作任何行业最为需要的，我恳切期望老师们向这方面着力。

1980年1月7日作

考试

学校里为什么要考试？

自然为了要知道学生学习的成绩怎么样。学生学了一段时期，对于所学的东西理解得透不透，练习得熟不熟，教师要在心中有个数，所以要考试。

这样回答当然不错。可是教师天天跟学生在一起，课堂里时常向他们提问题，让他们作练习，课外除了给他们安排适当又适量的作业，还在共同生活中经常跟他们接触，因此，他们对于所学的东西理解得透不透，练习得熟不熟，教师心中应该早就有数，不待考试而知。那么为什么还要考试呢？

那只能这样回答：在教了较长一段时期之后，要更明确地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所以要考试。假如这样的回答可以满意，那么有个期终考试，或者加个期中考试，就够了，再

不用有别的考试了。

考试光是考查学生学得怎么样吗？是不是还有一个目的，教师对于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成功和失败，也要通过考试使自己心中有个数呢？

我想，这等于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同时也是教师考自己了，恐怕未必人人想得到吧。但是我又料想，总有一部分教师一向这么想的。他们从经验中知道设想跟实践往往不一致，估计和准备往往会疏忽，因而经常边教边省察，见到成效固然可喜可慰，见到错失就赶紧用心钻研，谋求改进，以期更好地为学生服务。这样认真负责的教师一定会把考试看作同时也是考自己的。

考试过后，教师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了，谁谁谁"优""良""中""可""劣"或者谁谁谁各得多少分数评出来了，事情是不是就此完了呢？

事情并没有完，还有非干不可的。对于"中"以下的或者六十分以下的学生，总得多动些脑筋，多花些工夫，使他们下一届考试的成绩不再在"以下"之列呀。学校固然没有标榜"本校培养出来的一定是优等学生"，但是就教育事业的全局而言，或者就学生个人的发展而言，学校都得保证学生的成绩不在"以下"之列。

假如拿工厂里的成品检查来比学校里的考试，似乎有点儿不伦不类，但是可以借此说明问题。考试跟成品检查不一样。成品检查查出了次品，只要设法处理这些次品，并注意往后不再出次品就成了。考试考出了次品可不能同样办理，必得把次品本身转化为非次品才行，决不能说个"往后不再"了

事。那怎么办呢？如果是期终考试查出来的，可以在下一个学期对他特别注意；如果是毕业考试查出来的，就比较为难，可是总得想些补救办法才对得起他呀。无论特别注意或者想些补救办法，总得深入研究，耐心诱导，让他们凭自己的能动性取得进步，如果仿效饲养北京鸭的方法，那是决不会见效的。

以上只就通常的考试而言。考试还有种种新花样，摸底考试，模拟考试，分片会考，全区会考，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名目。这些考试目的何在，要考查什么，我完全不清楚，只好不谈了。

1980年1月24日作

再 谈 考 试

前一则随笔谈考试。今天想想，还有可以谈的，再写一则。

考试跟平日课堂发问和课内课外练习既是同类的事，按理自该同样看待。在平日，教师要问就问，要让作练习就让作练习，学生则据所知所想回答，按题目认认真真地作练习，彼此的活动都像流水那样，活泼，平静，没拘束，不紧张。那么考试也应该这样，彼此都不把它放在心头，挂在口头，当作特殊事项看待。

再说，按照我在前一则随笔里所说，考试是学校和教师的需要，并非学生的需要。学校和教师要知道学生学得怎么样和教师教得怎么样，发现学得不怎么好的学生还要想方设

法使他转好，所以要考试。而在学生呢，按大道理小道理说，学习的目的可以列出好些个，可是谁也不会提出“为考试而学习”的怪口号。因此，如果说应该把考试放在心头，那也只是学校领导和教师的事。放在心头已经够了，挂在口头却大可不必，非但大可不必，而且会起很不好的作用。

我这么想，自以为并非杞人忧天，我是依据并不太多的见闻才这么想的。“要考试了，大家赶紧准备啊！”说法各有不同，总之是这么个意思，时常从老师的口头传进学生的耳朵。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总要报告全班学生的成绩，得多少分的各占百分之几，同时总要恳请家长共同督促，使得分不多的孩子努一把力，往后得到较多的分数。于是考试和分数不仅放在学生心头，同时也放在家长心头了。不要说“为考试而学习”是个怪口号，只怕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和家长真的相信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考得好，得到多量的分数了。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考试，更使人加强这种信念。这么多的考试关，非一个一个通过它不可啊！努力吧，为考试为分数而使劲学习吧！这种情形，就教育的道理着想，是不能令人乐观的。

考得好，分数多，固然是学习得好的证明，可是决不该把考试认作学习的目的。如果把考试认作学习的目的，会有怎样的后果呢？我想，那就会在学生心头形成压迫之感，好像欠了还不清的债，总不得轻松舒坦，这是一。（我希望心理学者研究并测验，这种压迫之感对学生的学习是否有损害？如果有，有多大？）其次，可能使学生把所学的东西看做敲门砖。假如真看做敲门砖，那么不管敲得开敲不开，手里的砖总是要丢掉的。第三，可能有极少数的学生存着顺利过关的

想头，采取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应付考试。那更是有关品德的问题了。

所以我老在心头祝愿，学校和老师期望学生全都学习得好，这种期望是非常值得铭感的，但是千万不可拿考试和分数来做鼓励学习的手段。鼓励学习，无须外求，就在指导学习之中使学生受到鼓励，可能最有实效。循循善诱，教学相长，学生如坐春风，如入胜境，自然乐于学习，勤于学习。思考问题，试作实验，老师只给简要的提示，学生须作艰辛的努力才得解决；当解决的时候，学生的欢快好比爬上了峨嵋的金顶，正是继续努力的推动力。我料想，这样的佳况在好些学校里已经实现；而在不远的将来，由于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勤勉，将会普遍实现。

那时候当然还是要考试，还是要计算分数，但是大家绝不把考试和分数挂在口头了。学生将会把考试看得稀松平常，今天考也好，明天考也好，不藐视也不重视，只是个我行我素。为什么能够如此？因为他们越是认真学习，越能明白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980年1月27日作

响 应 号 召 之 外

春回大地，植树节来临，全国各地植树造林的运动，在八十年代的第一春，必然会比往年更加旺盛。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学校里的青少年是一支巨大的力量。过不了多久，栽种蓖麻和向日葵之类又将作普通的号召。而栽种这些东西尤

其适宜于在校的青少年，每人栽种几株，当年的总收获就是个巨大的数量。

贤明的老师都知道，教育工作不限于课堂教学，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一起抓，才能使学生受到更多的实益，打下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基础。植树造林和栽种蓖麻向日葵之类的事是非常有意义的课外活动，贤明的老师必然会在鼓励学生响应号召之外，再给学生作些引导和指点，启发他们的智慧，养成他们的良好习惯。

如果光是鼓励学生响应号召，事情非常简单。该在哪儿种几株树苗，树苗插下去了，该在哪儿播几颗蓖麻或者向日葵的种子，种子埋在土里了，事情就完了。贤明的老师认为这样简单地干，就错过了教育的好机会，在自己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因而决不愿意这样干。

现在我试作料想，贤明的老师将会怎么干。

我想，他们将会引导学生了解本乡本土的土壤、气候、水利等项的大概情况。他们将会促使学生注意为什么本乡本土最适宜栽种这几种林木；如果是用材林，这些木材有哪些用处；如果是果木林，这些果木要怎样嫁接和修剪；如果是防护林，这些林木的布置为什么取这样的方向和距离。诸如此类，不光作口头说明，还尽可能作实地观测，而且鼓励学生多提“为什么”，不要听了就算。老师自己有不明白处，一定会去请教老乡或者技术专家，方便的时候就带着学生一起去。

在插下树苗和播下种子的时候，他们将会叮嘱学生一定要按定规办事。该插该播多少深，该怎么壅土，当时该灌多

少水，往后隔多少时候再浇多少水，都不能有一点儿马虎。他们还将鼓励学生想方设法，共同保护自己种下的东西，使它们顺利地发育生长，直到树苗成林，蓖麻向日葵结实。

在共同保护的同时，学生自然而然会细心观察植物逐步发育生长的情形。树木怎么样抽枝长叶，开花结果，蓖麻向日葵怎么样萌发拔茎，开花结实，其中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大不相同之处，仔细想想，都是极有趣味的。贤明的老师就会因势利导，叫学生把观察所得记下来，每见一种新情况就记，每逢一个发展阶段就记，并且要求记得准确，日子和当时的天气也不漏掉。他们还会叫学生画画，每见一种新情况，每逢一个发展阶段，就画它一张，跟文字记载相配合。在这样的场合，叫学生写记录画画，学生决不会感到加重负担，只觉得自己干了挺有意思的事儿。

蓖麻或者向日葵收割了，贤明的老师将会看作一件大事，因为收下来的这些种子是全校师生的劳动成果。于是开个会，郑重其事地把全部收获称一称，跟前年去年的收获比一比，大家说几句话谈谈各自的感想，再唱几支现成的或者新编的歌表达心里的欢庆，然后把种子送到收购站去。再说树苗成林果树结果的时候，地方上必然有欢庆的集会，贤明的老师必然会带领学生热诚参加，使他们领会此举的深刻意义。

以上我所料想的很简略，贤明的老师实际干的一定比我的料想周到得多，切实得多。

我想，就在这样一项有关栽种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受到的教育将起毕生的影响。他们将来无论干什么，或者跟栽种有关涉，或者跟栽种毫不相干，但是他们总有些好品德好习

惯好智谋是从认认真真种树种蓖麻种向日葵来的：我坚决相信如此。

1980年2月24日作

学习五中全会公报

党的五中全会公报发表，真个是全国欢腾，人人信服。我学习了公报，跟别人一样，要说为什么欢欣，为什么信服，可以说的很多。现在单说其中的一项。

在说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段里，先说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确定的路线深入人心；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等受到进一步的揭发批判；历史上遗留的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党的各项政策广泛地得到落实。接着说在这样的基础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四化的伟大事业，为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的实施，艰苦奋斗，使农业、工业、财贸、教育、科学、文化、政法、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正在发展。——这里列举了九条战线，前三条属于经济方面，以下四条属于上层建筑，而教育列在最前。我想，教育界的同志一定会敏感地注意到这个次序，在上层建筑的若干项目里，教育这一项目排在第一。

以下说这些事实证明党中央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所以能够拨乱反正，基本上转变成为有领导、有秩序、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胜利的条件和信心的局面。接

下去就是这一段的中心意思，说明全会通过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缘故。

为什么要提前召开十二大呢？请让我照录公报的原文："全会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实践，现在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迅速解决的重大问题，包括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思想上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也需要作相应的解决，以利于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发展和巩固，以利于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从照录的原文看，急待十二大确定和解决的问题有两大类。因为我只准备就教育方面说些看法，请让我单说在前面的一大类。

我想，教育界的同志一定会敏感地注意到，教育事业跟国民经济的关系多密切啊！国民经济要确定远景规划，要确定经济体制，在教育方面就得同时确定相应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这其间的密切关系值得咱们反复思考，一定要把它想得通透，才能各人尽各人的才智和能力，为四化建设真正贡献一份力量。

我在学习公报这一段的时候，想到几点并不连贯的意思，现在先记下来，以后再来补充或者纠正。

（一）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基础，科学技术现代化了，农业、工业、国防才能现代化。怎么使科学技术现代化呢？自然是竭力研究和尽量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达到

或者超过国际的先进水平。但是研究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是电脑，不是机器人，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人。这千千万万的人要研究得精，利用得好，不仅靠科技知能的高明，也得靠思想品德的纯正，意志操行的坚强，还有扎实的基础知能的训练也是断然不可缺的。而基础知能的训练，思想品德的培养，意志操行的锻炼，全都是教育的份内事。因此，公报把教育跟国民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二）在旧时代，有三座大山压在那里，有志之士奔走呼号，宣传教育救国，那只能是善意的空想。现在是完全不同了。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几年来拨乱反正，呈现了大好局面，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为了确定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同时亟需确定密切相关的教育方面的问题。现在当然不应该说什么教育救国了，但是教育是国民经济胜利发展的先决条件，却是可以这么说的，实际上也确然如此。因此，教育界的同志在感到所任工作异常光荣的同时，一定会加强自己的责任感，总得尽心竭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要求才行。

（三）对青少年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或者说多种准备），已经有好些年了。我常常想，光说两种准备或者多种准备是无济于事的，必得给他们安排一种前途以外的别种前途才行。现在好了，公报里说“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在将来确定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里，必然为青少年妥善安排好些个前途。于是咱们可以心里坦然向青少年说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了。

（四）如今言路大开，领导多方多面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

广大群众也乐于发表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我敢敬告教育界的同志，咱们应当就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做一番深思熟虑的功夫，只要有所见，有所得，无论巨细，都提出来供领导考虑。传递的渠道百条千条，只要提得有价值，决不会不被采纳。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好传统已经恢复，并且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这次党的五中全会期间，同时举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不就是明证吗？

1980年3月6日作

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本月十五日，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全国各报上公布。这又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大事。全国人民谁不急于要知道《准则》所规定的内容呢？

今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三部分讲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呢？他的扼要的话是"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以下分项说明这个意思，我不再抄录，大家可以翻出来自己细看。总之，看了他的分项说明，谁都会连声说"对"，心悦诚服，确实相信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同时就会想到，党为祖国担负这么重的责任，尽这么大的力量，全国人民该怎么样呢？回答只能是这么一句话：坚持接受党的领导，同心同德把四化建设搞好。

邓小平同志讲了坚持党的领导，接着就讲"必须努力改善

党的领导”，努力改善是为了加强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需要改善，他讲的种种理由能都使人信服，用习用的话来说，就是说到了人们心坎儿上。同时人们就会想到，党的领导得到了改善，必然更为加强，展望前程似锦，大伙儿真是有奔头啊！

现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了，全国人民读了这个文件所列的十二条，详明地知道了改善的具体项目，自然更为欣慰；因为这十二条提得又重要又切实，只要党员全都能身体力行，就是党的领导的改善和加强的根本保证。

我凭几十年来的耳闻和目睹，学习和经历，读了《准则》的十二条，觉得党的这些优良传统相当熟悉，党向来是这么做的；有些方面有所发展，我又觉得确然应该如此，如此更好。我料想党内大多数同志必然有跟我相同的感觉，而且必然比党外的我深刻得多。可是如今还要异常郑重地讨论并且通过这份《准则》，公布全国，咸使闻知，当然有严重的必要。这严重的必要在邓小平同志的报告里已经指出，简略地说，就因为一部分党员忘却了这些准则，还有一部分党员几乎不知道这些准则。

按理说，党员应该个个合格。这样的观点存在人们心头，只要听平常的言谈就可以知道。人们常常说："某某同志真是个好党员。"又常常说："我看某某不像个党员。"说这样的话的人未必说得出党员应该合乎哪几项标准，可是他们心目中都有个标准在，这是可以肯定的。还可以肯定，人们心目中的标准是相当高的，虽然不要求是"完人"，总得像邓小平同志

报告里所说的是“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全国人民这样看重党员，足以证明大家都诚心诚意希望党坚持党的领导，自己则愿意坚持接受党的领导。现在十二条准则明摆在这里，大家得以知道合格的党员有哪些标准，这就不仅在认识上得到明确，而且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可以按照《准则》的要求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帮助党加强党纪，端正党风。

试想，要是三千八百万党员人人是模范，个个是核心，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全国人民齐心合力，协同精进，那么邓小平同志报告的第一部分讲的三件大事，第二部分讲的四个前提，不就一定能够完全解决了吗？

除了以上说的一些肤浅的意思，我以为这份《准则》对党外人士也大有用处。凡是有组织的集体和个人，如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以及它们的成员，都可以取法乎上，按照《准则》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像这些项目，不都是应当认真学习，努力实践的吗？其他项目，也可以领会它的精义，适当地应用到思想和行动中去。

像《准则》这样的文件，读它读到背得出来，反复讨论它讨论得头头是道，还说不上这就够了。这不仅是读和讨论的东西，必得把它化为自身的血肉，体现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才行：我坚决地相信如此。

我还要说咱们教育界。教育的道理多端，教育的方法各式各样，而“身教为先”总归是最重要的一条。因此，无论党员非党员，无论人民团体、民主党派的成员或者无所属的个

人，凡是担任教育工作的，认真学习这个文件，必然能在身教方面得到很多进益：我又坚决地相信如此。

1980年3月17日作

听了一个好倡议

本月十八日早上听广播，说出席科协“二大”的十一个学会的代表联名倡议，要在各级学校里恢复和加强生物教学。我听了这条消息，心里的高兴简直没法形容，跟六七个月前听一位生物老师告诉我一句话的时候的气愤心情，真可以说正好是鲜明的对照。那位老师神态平静，心里平静不平静自然没法知道，他说：“为了准备明年的高考，我的课被挤掉了。”我听了这句话，心里顿时很不平静，现在写在纸上就用了“气愤”二字。

学校里有个习用的名词叫“副课”，始于何时，还须研究查考。这个名词老师和学生口头都只是偶尔说说，心头可刻得很深，彼此有数，心照不宣。在高中，生物属于副课，逢到紧要的时候，副的应该给正的让路，当然要被挤掉了。

我想，“副课”“正课”的分别总得取消，不仅是口头上不说它，而且要在师生的思想意识上取消它。现在且不谈这个，还是回到生物教学上来。生物教学如果不恢复和加强，非但谈不上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光是智育方面就短缺了不小的一部分。而且，生物教学岂仅是智育方面的事呢？认真学好生理卫生，应用到锻炼保健上去，这就是体育方面的收益。认真学通生物进化的道理，打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

的基础，这就是德育方面的收益。这样看来，一个学生即使将来不搞农林牧渔，不搞医学卫生，而干别的工作，难道能跟生物学科绝缘吗？只要这样简单地想想，就会觉得谁还要认为生物学科只是"副课"，真不知道他存的是什么心思了。

现在十一个学会的代表既然提出了恢复和加强生物教学的倡议，将来党的"十二大""确定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的时候，对此必然会郑重周密地加以考虑。我想，贤明的老师如果认为这个倡议极有意义，应当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可是现有的规定不便骤然变更，他们可能会在课外活动方面打主意吧。以下说一些我的粗浅的料想。

我想，他们将会鼓励少年儿童捞些蝌蚪来饲养，用心观察这些蝌蚪怎样逐渐长出四条腿来，直到能够离开了水，成为一蹦一跳的青蛙。他们也会鼓励少年儿童养蚕，或是桑蚕，或是柞蚕，或是蓖麻蚕，各随本地的方便，让少年儿童认真经管养蚕的事，细心观察这些蚕怎样吃叶，既而眠了，不吃叶了，既而又吃叶了，又眠了，直到吐丝结茧，把自己困困在里头；过些日子这些茧破了，出来的却是蛾子；蛾子再不吃什么，雌的雄的只顾交配，然后雌蛾子产下卵来，这就是它们的下一代。

不要说上面提到的两件事只是小玩意儿，请想想，少年儿童从这两件事上将得到多少扼要而且切实的生物知识啊！

我又料想，贤明的老师还将会鼓励少年儿童在可能范围内收集昆虫草木来仔细观察，并用简单的办法保存起来，以便比较。蝴蝶、蜻蜓、天牛、蚱蜢之类是很容易捕捉和保存

的，各种农作物和果树、用材树的枝条花叶，在得到许可的前提之下采集一些也并不难，压干保存也容易。少年儿童得到鼓励，必然兴致勃勃，乐于干这些事。收集多了，就可以作种种比较。同样是蝴蝶，这种蝴蝶跟那种蝴蝶有哪些不同之点；蜻蜓跟蚱蜢不同，在哪些方面却又有相同之点；这种花跟那种花有什么异同；这种叶子跟那种叶子有什么异同；这种茎或者枝条跟那种茎或者枝条有什么异同：诸如此类的考察，少年儿童必然感到其味无穷，而且决不至于增加什么力不胜任的负担。收集多了，学校里如果有一小间馀屋，就可以作为陈列室，把这些东西有条有理地陈列在里头；即使没有馀屋，也可以在课堂里想办法，划出一个角落来陈列这些东西。不太夸张地说，这也是学校的传家宝啊！

课堂教学都要用课本，学生凭课本学习，自然可以叫做读书。但是读书并非目的，目的在知道并且搞通写在书里的实质性的东西。上面提到的这些课外活动，可以说是读自然的书，读不用文字记录的书，是直接跟实质性的东西打交道的行动。用文字记录和不用文字记录的两种书都读，而且读得活，读得透彻，学生的得益就难以估量，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想，贤明的老师必然会赞同我的这个浅见吧。

1980年3月23日作

“非 重 点”

姐妹两个，姐姐是初中二年生，妹妹是小学二年生。寒假前期终考试完毕，学校里的成绩小册子发下来了。姐姐的

成绩列全班第一，只有两科评为“良”，其他全是“优”。妹妹也不错，不过轮不到第一。姐姐并没有说什么得意的话，只在神态之间有点儿飘飘然。妹妹相当敏感，嘴也锋利，她朝姐姐说：“别这么神气，在重点中学里，只怕要考到尾巴上去了。”妹妹的小学也不是重点，她对自己考得还不错没有什么表现，无从知道她心里怎么想。

光从妹妹这句简单的话，可以引出好些问题，不是始料所及的。

从妹妹的这句话，可见“重点”“非重点”的差别已经深深刻在她心上，而且断定“非重点”不如“重点”，总归低人一等，不甚光彩。

常话说“一滴水可以知大海”，这个妹妹这么想，许许多多弟弟妹妹不会同样这么想吗？那就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了。假如好些弟弟妹妹齐声说：“我们愿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因而不甘心在‘非重点’。”那将怎样切实而且恳挚地回答他们呢？恐怕不能责备他们不应该抱平均主义吧。

再说老师，难道不会跟上边说的弟弟妹妹那样，怀有类似的想头吗？

还有学生和老师以外的其他人，经过耳濡目染，难道不会印象深刻，分别看待，认为确然是此高彼低吗？

还有文件里和报上的评论里常见“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的话，这固然是有必要才说的，可是这句话只能从正面看，不能从反面想。假如从反面想，就是非重点学校无妨不办好，那显然不是文件和评论要说的意思。不过这句话无意中透露了对“非重点”要求从宽，也是真的。

我想，提出重点学校的办法，而且有各级的重点，这就是通常说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意思，自是教育战线上的好谋略。我恳切期望这个办法成功，培养出大批全面发展，学能致用的优秀人才。对“非重点”却不免杞忧，由于想起那个妹妹的一句话就来写这则随笔。跟“非重点”直接相关的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实际上不如“重点”，心理上难免有委屈之感。该怎样开诚布公跟他们说清楚，“非重点”绝非不重要，让他们消释委屈之感呢？此外更多的人虽然并不直接相关，却是个舆论的海洋。该怎样实事求是，明白晓畅，跟他们说清楚分别“重点”“非重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这两项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我又想，五中全会公报里说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那时候可能会就“重点”“非重点”的区别重行考虑，确定的结果可能会使我所虑的真成为徒然的杞忧吧。我希望如此。

1980年4月11日作

尊师爱生是大家的事

三月二十三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了话。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讲话，讲稿登在各报上，广大读者必然非常注意，认真阅读。

胡耀邦同志的这篇讲话中，突出地强调认真解决我国的教育问题，因为惟有把教育事业办好，才能大规模地培养出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和后备队来。

现在我要说的是，胡耀邦同志在讲到教育问题的时候，着重提出尊师爱生的问题。我把他的这段话念了好几遍，边念边想，觉得这段话包蕴着真正解放的思想，表现出异常阔大的襟怀，真叫人钦佩。

我把这段话抄在这里：

我们有些同志把尊师爱生理解得太窄了，以为这只是学校中老师同学生的关系问题。爱生，首先是老师的问题，是学校领导同志和全体员工的问题，同时和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各级领导同志、教育家、科学家、科普工作者，应该拿出最大的热情，关怀学生和青年一代，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课本、教科书，以及适合他们阅读的各种读物。至于尊师，不仅是学生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的成员，所有学生的家长，特别是我们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人都要尊师。有人说，各级党委每年开了许多干部会，为什么不请老师们来开开会。这很有道理。我们的新社会一定要创造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就是人人都要热爱青年、少年和儿童，人人都要尊敬在各级学校里辛勤培养一代又一代新人的老师。

读了这段话，我想，谁都会赞同我的称美，认为并非言过其实。

为什么大家要爱生？因为当今的青少年和儿童是滚滚洪

流似的接力跑的后继者，他们将要从现在正在各条战线上奋力奔跑的人的手里接过火炬，继续向前奔跑。

为什么说学校以外的人都要爱生，首先提到各级领导同志？因为各级领导同志是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人，他们执行得认真不认真，对头不对头，对教育事业的影响非常之大。

为什么特别提出提供更多更好的课本、教科书、各种读物，作为各界人士爱生的具体事项？因为课本、教科书、各种读物是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粮食，必得各方各面都来关心编辑和出版的工作，写书认准对象，质量精益求精，才能使作为读者的青少年和儿童真正受到实益，健康成长。

为什么大家要尊师？因为老师是培养接力跑的后继者负责最多最重的人，他们为大伙儿偏劳，大伙儿当然要尊敬他们。

为什么说整个社会的成员都要尊师，而且特别点出各级党和政府的负责人，要他们尊敬老师？回答可以跟前面说过的相同，因为各级领导同志是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人，他们执行得认真不认真，对头不对头，对教育事业的影响非常之大。——还可以联系胡耀邦同志这篇讲话的前面的部分来看。前面说要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应当采取切切实实的措施，而"第一大措施，就是要坚决地建立一支能够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现在"这支队伍还不够理想，还有不少人不合格或者不大合格。一是政治上不合格或不大合格，二是能力上不合格或相当地不合格"。以下说通过一系列的工作，相信合格和胜任的人就

会多起来。因此我想，胡耀邦同志谈到尊师和爱生，都特别点明各级领导同志，可能是着眼在暂时还不合格或者不大合格的同志而言。至于合格的同志，即使不给特别点明，他们也必然爱生，必然尊师。

胡耀邦同志的讲话登在报上，看了报的人一定豁然开朗，相信尊师不仅是学生的事，爱生不仅是老师的事，确乎是大家有份的事。既然相信，就得实践。口头说说算不得实践，必得各自在尊师爱生上用一番心思，尽一份力量，那才是实践。大家实践了，一种社会新风气就形成了，到那时候，教育事业必然飞速发展，接力跑的后继者必然如火如荼，健康成长。

1980年4月6日作

体育·品德·美

我曾经想过，空无依傍的德育似乎是没有的，德育总跟智育或者体育结合在一起。教育工作者严肃认真地在智育和体育方面下功夫，那么受教育的学生不但长进了智力，强健了体质，同时也提高了道德品质。

此刻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育——美育。蔡元培先生曾经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五十年前学校里有童子军组织，标榜德智群美体五育，也提到美育。

要不要给德智体三者加上个美育，成为四育呢？

我凭常识着想，认为美确乎必须重视，但是不必另立一项，可以把它包括在德育里头。为什么？跟德育一样，空无

依傍的美育似乎也是没有的，这是一。假如把道德品质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大些，那么德育是个大圈圈，美育是个可以包容在里面的小圈圈，这是二。多立名目未必就多见实效，德智体三育既经公认，通行已久，就不须更改了，这是三。

贤明的父母都注意训练孩子，坐要坐得正，站要站得直。孩子进了幼儿园，进了小学，保育员和老师同样地注意训练他们，于是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种习惯为什么说它好？因为坐正站直合乎身体的自然，肌肉骨骼都不扭曲，所有内脏不受压迫，是个最有利于健康的姿势。这是就体育方面而言。如果就德育方面说，坐正站直就是有礼貌，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就是没有礼貌。假如要另外提出个美育，而就美育方面来说，那么坐正站直就是美，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就是丑。

习惯于整齐清洁，必然厌恶杂乱邋遢的丑。习惯于遵守秩序，必然厌恶胡闹捣乱的丑。例子无须多举，总之美和丑的辨别力要经过训练才能获得，而训练是离不开具体的事事物物的。还有一点，美的事物往往同时是合乎道德的，而不道德的事物决不美，一定丑。

能辨认坐正站直的美，从此推广开去，就能懂得体操的时候，伸腿，举胳膊，弯个腰，转个身，惟有按照规定的法式做，丝毫也不马虎，那就是最美的姿势，同时也最有利于健康。一个人参加在几百几千甚至万把人里头做体操，每个动作跟所有的人完全一致，这当儿仿佛没有我了，我跟所有在场的人融化在一块了；又仿佛我扩大了，所有在场的人就是一个我了：这是多么美的境界呀！感觉到这样的境界多么

美，同时在道德品质方面自必有所提高。

再推广开去想，各种运动项目如跳木马，翻单杠双杠，自由体操，游泳，等等，在受训练的时候，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法式做。这比坐正站直繁复多了，却有个共同之点，就是必以规矩，不容随便。先是按照法式练习，既而熟能生巧，各显其妙。从观众的眼睛用比喻来说，或者像飞跑猛跳的骏马，或者像攀崖越壑的猿猴，或者像希腊神话里叙写的神灵，或者像敦煌石窟里描绘的飞天。总言一句，观众觉得好看极了，得到了高度的美的享受。

跳木马，翻单杠双杠之类还只是技术，进而至于舞蹈，那是艺术了。在人们的意念中，艺术高于技术，艺术必得含有充分的美，而舞蹈正是各项运动中最含有充分的美的。试看舞蹈名家的表演，瞬息变化，每一瞬间都显出形象美和节奏美；就细微处说，每一个手指的屈伸，每一霎眼波的流动，都跟全身的活动相一致，叫人觉得差一点儿就不行，唯有这样最合式，最美。若问舞蹈名家何以能够达到这样神妙的地步，还不是勤学苦练，从基本功逐步进展而来的吗？

老话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我以为从小孩的坐正站直到舞蹈家的练基本功是同类的事，都是"以规矩"；成为有礼貌的孩子跟成为具有高度艺术的舞蹈家是同类的事，都是"成方圆"。

这一回只就体育方面谈谈美。往后再就别的方面谈。

1980年4月25日作

不应单纯追求升学率

在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张承先副部长提出的五条纠正单纯追求升学率的措施，我完全赞同。这五条措施非常及时，对关心中学教育的人来说，如大旱之望云霓。

纠正措施第一条：坚决不搞高考分数排队，不给学校下达高考指标；第二条：坚决把学生从频繁的考试中解放出来，学校只实行期中期末两次考试，从省、市到县区都不得统考统测。两个“坚决”，好！希望各级教育部门和各个中学都能贯彻执行。不要教育部说了“坚决”，下面却仍其旧贯，来些变相的花样。近年来考试的名目多得很，什么摸底考试，模拟考试；我也记不清这许多，总之，考，考，考。为什么要考试？就期中期末考试来说，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教师从考试的结果，可以知道自己教的成绩怎么样：教得不错，有长处，要继续发展；教得有问题，有缺点，要想办法改进。至于学生，要让学生知道自己并非为考试而来学习的，看待考试，应该跟平时举手答老师的提问一样平常，既不藐视，也不特别重视，逢考就考，不必特别作准备；不考的时候，照样认认真真地学。总不要使学生对考试有过关似的感觉。这样的情形，希望能在所有的学校里尽快实现。

第三条说：“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规定进行教

学，不得搞突击，过早结束课程……"这一条非常重要。去年《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通讯，对许多学校的高二班在秋季开学不久就停止课程，专搞复习，表示忧虑。我看了这篇通讯，心里非常难受。有的学校甚至把高考不考的课程取消了。有一位生物教师怅怅地对我说："我的课程被高考挤掉了。"高中只有两年，已经嫌少，再用半年以至一年来搞复习，学习时间不是更少了吗？当然应该学到第二学年终了为止。老师真正认真教，学生真正认真学，就用不着变更平时的教学秩序，过早地搞什么复习。还有，几年来年年发布高考复习提纲，过去由于各地教材不同，发布复习提纲有它的必要，今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复习提纲了。现在有些学校和出版社发行考题解答之类的书，销路很好，可以赚钱。这个事情非常不好，对学生的学习没有好处。解放前我编《中学生》杂志的时候，几乎年年撰文表示反对。在旧中国，书店这样做是为了牟利。现在，我们的学校和出版社绝对不应该这样做。

第四条也是很切中要害的。学校要对全体学生负责，不能只抓毕业班，忽视非毕业班；在毕业班，不能只抓少数"尖子"，放弃大多数学生。如果忽视非毕业班，放弃大多数的非"尖子"，这就毫无道理，简直没有一点儿教育的气味了。第四条说不能忽视和放弃，是绝对正确的。

第五条说，要保证学生每天有九小时的睡眠时间。据我所知，在今天以前，高中学生九小时的睡眠是得不到保证的。我的邻居有收音机不开，有电视机不看，因为孩子要考大学，功课做到半夜十二点才灭灯，就算明天六点半起床，最多也只睡六小时半。这恐怕不是个别的吧？现在有些小学生

身体不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身体不行。说不好不行，举不出统计数字，似乎空口无凭。但是，身体不好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不是也必须重视吗？

纠正单纯追求升学率的五条措施，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了，文件一定就会发下去的。不知道担负教育行政工作的，当教师的，做家长的，能不能都认真对待，共同贯彻。只有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单纯追求升学率才能得到彻底纠正。

1980年8月11日讲

关于探讨教材教法的几点想法

听说《课程·教材·教法》创刊，我有几点想法，就说一说。

第一点：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各科课本大致齐备了，今后在使用中当然还要修改。至少可以说，各科教材已经初具规模了。按理说，老师对教材的内容应该是熟悉的，问题在怎么运用这些教材把知识和技能教给学生。教和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授给和接受的关系。老师把铅笔分发给学生，只要老师给了，学生就收到了。教课可不是这样，如果不得其法，只照着课本宣讲，学生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想，办这样一种刊物，推动大家来探讨各科教材的教法，交流教学的经验，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点：教材即使编得非常详尽，也不过是某一学科的提要，加上一些必要的范例罢了（语文课本几乎全是范例）；因此，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到实益，还靠老师的善于运用。我国有一种至今还相当普遍的观念，认为"教"就是老师讲课本给学生听，"学"就是学生听老师讲课本。如果真的照这样做，学生得到的益处就非常有限。学生要学的，不光是课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各科的学习中学会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本领。这是他们一辈子的

工作和生活的第一需要。要使学生养成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并不是容易的事，这就更需要探讨各科教材的教法。

第三点：同样的教材，可以有不同的教法，因为教的人不同，学的人也不同。总之，能收到实效的就是好教法。不要因为某种教法曾经受到某某的赞赏，就此“定于一”，不允许再有别的教法。任何一种教法都有优点和缺点，优点要它更优，缺点要它改正，这才能不断改进。轻易否定一种教法是不好的，把一种教法强加于人也是不好的，因为都不利于动员大家创造好的教法。

第四点：学习别人的成功的教法当然很必要，但是不宜生搬硬套，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具体情况作适当的变通。同一种教法，因为教的人不同，学的人不同，收到的效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就编辑《课程·教材·教法》这个刊物来说，不要代替老师编什么教案，而应该通过探讨教法和交流教学经验，让老师各自编出适合本校本班的教案来。老师对学生要用启发的手段，刊物对读者（就是教各科的老师）也应该用启发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第五点：一位老师往往只教一门功课，一位学生要学的功课却有许多门。这许多门功课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以语文课为例，就没有一门功课离得开语文。学生对各门功课的理解，基础之一就是他的语文程度；老师对各门功课的教导，也都会影响到学生的语文程度。所有各科老师要经常通气，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把学生

教好。如果一位老师能够精通自己教的那门功课，对其他各门功课也都有大致的了解（按理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希求），那么他教课的时候就能触类旁通，一定会使学生得到更多的益处。在这一方面给老师以帮助，也是《课程·教材·教法》的任务之一。

1980年11月作

关心少年儿童的读书问题

前些天报上有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成立了一个全国儿童和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参加的单位和团体有十六个之多。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光靠个人的力量——靠个人的力量来干不行，靠一个部门、一个组织、一个方面来干也不行，一定要大伙儿通力合作，尽心尽力来干，才能够收到切实的效果。十六个单位和团体协调好了，大家认定了目标，想定了办法，同心协力地干，一定会收到极大的效果。所以我说，这个协调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把少年儿童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科协开代表大会，胡耀邦同志提出：大家要尊师爱生——尊师不仅是学生的事，大家都要尊师；爱生不仅是老师的事，大家都要爱生。所谓爱生，就是重视少年儿童工作；而老师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尊敬老师，也是为了重视少年儿童工作。自从胡耀邦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少年儿童工作就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以至十六个单位和团体组成了少年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我想，这个委员会开展工作以后，少年儿童工作的前程将要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观。

关心少年儿童，必须关心他们的读书问题。关心少年儿童读书，就要发展各地的少年儿童图书馆。现在专为少年儿童设立的图书馆实在太少了，全国大城市专设的少儿图书馆

只有七个，跟咱们目前的形势和需要太不相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文化局是不行的，必须各方各面协调开展工作。目前全国的图书馆经费只有五千万元，一些省、市以上的大图书馆已占去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分配到各地的经费就极少了。我想，假如各地方各级的领导都重视少年儿童工作，一定能使各方面协调起来，通盘筹算，拨出或多或少的经费来开办少年儿童图书馆。

从图书馆想到书。近几年来新书的品种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质量也逐步有所提高，可是少年儿童读物并不很多，这又得讲究协调了，出版部门得认真想办法，多出少年儿童读物。少年儿童读物应该有较多较好的图画。这就要请美术家在为机场、饭店画画之馀、在为国内国外展览画画之馀，运用他们的神思和艺术，也为少年儿童读物画些精美的图画。这又是个协调的问题。问题是说不完的，总之要切切实实去做。

中央有了号召，就要用行动来跟上去。假如层层号召，少见行动，号召的事项就没有实现之日。听说天津南仓火车站有一位民警在捕获逃犯中立了功，得了一百七十元奖金，他就捐出这笔钱供少年儿童买书。一百七十元算不得大数目，他关心少年儿童的精神却大可使人感佩。我也碰到过相类似的事。几个月前，几位同志和我在报上提出一项呼吁，希望重修儿童剧场。隔了不久，我收到福建闽侯县一位林老师寄来一块钱，信里说看了我们的呼吁很感动，他感到少年儿童读物太贵，希望能降点儿价，要我把他的一块钱转交给有关部门，作为儿童读物降价的补贴，还说以后要每月寄一块钱来。

每月寄一块钱，这是何等高尚的心啊！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之后，写信给他说明我们提出呼吁并不为募捐，请他不要再寄钱了，以后才没有再寄来。可是《辅导员》杂志把这件事登了出来，于是又来了一封信，又是一块钱，是违背了邮政章程放在信封里的，寄信人不署名，地址也不详细，我信也没法回。从以上说的事，可见关心少年儿童的人成千成万。咱们有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事情就大有可为。咱们要定出一些办法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增多少年儿童图书馆，让全国的少年儿童都能看到他们喜爱的对他们有益的图书。

1981年8月2日发表

立 志 自 学

高中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进大学，这种情形在本世纪内大概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进不了大学没有多大关系，有志气的青年可以自学。进大学固然可以学到知识，可不能说不进大学就无法学到知识。学习是自己的事。自己要学习，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够自学，都能够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何况如今社会各方面正在努力为青年们提供各种形式的自学条件。如果自己不要学习，进了大学也未必真能够学到什么，甚至可以说肯定学不到什么。花上四五年取得一张文凭，只是有了一张文凭而已，在实际工作中却抵不上一个真肯学习又真会学习的中学毕业生，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

知识无穷无尽，古人就有“知也无涯”的话。大学分院分科分系，一个人进了大学，学到的知识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从消极方面说，还不足以充分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从积极方面说，还不能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以大学毕业之后还是要自学，在工作和生活中自学，根据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自学。许多真有成就的人，他们的知识绝大部分是自己学来的，并不是坐在课堂里听来的。

老师对学生是极有帮助的。所谓帮助，主要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自己去求得知识，也就是引导学生自

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这种自己求得知识的本领，有老师指引固然容易长进，没有老师指引，也可以在不懈的探索中练成。光是自己探索当然要多费力气，然而是值得的，因为自己探索得来的往往更为深刻。

我不是说进大学不管用，只是说进了大学，学习还得靠自己；毕了业还得努力自学，永不休歇。在立志自学这个问题上，进不进大学并无不同。

1981年10月28日作

身教和言教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极好的口号，大力提倡很有必要，很是及时。

凡是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一项任务，达到一定的目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达到一定的目标，大家就得预先弄清楚：口号为什么这样提？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提？弄清楚之后，就得想种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具体牢靠的工作，这是最关紧要的一环。如果放松了这一环，口号就终于只是口号，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在想办法和做工作的时候，不必老把口号挂在嘴上。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提都不用提。例如对低年级的小朋友，假如老跟他们念叨前面提到的两句口号，肯定不会起丝毫作用。其实，对年龄较大的学生也是如此。因为口号只是概括地提出任务和目标，而办法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安排的，工作是要对准各各不同的对象来做的。如果始终停留在口号上，以为只要翻来覆去地念口号就能完成任务，达到目标，当然非落空不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不会有的。

我国自古以来有“言教”和“身教”的说法，还说“身教”胜于“言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则”，教育者自己作出榜样来，让受教育者自动仿效，收到的效果当然比光凭口说深切得多。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言教"还是有用的，还是需要的，"胜于"只是表明比较而已；"身教"跟"言教"相比，当然更为重要。教育者如果光要求受教育者这样那样，自己却不去实践，怎么行呢？受教育者正在瞧着你呐。"喔，原来你光是嘴上说说的，并不打算去实践的。你说的是不是由衷之言呢？我是不是应该照你说的去做呢？"受教育者这样一怀疑，教育者的威信就消失了，随你怎么翻来覆去唠叨，再也进不了受教育者的耳朵，更不必说深印心坎了。

有若干口号是向全体人民提出的，要全体人民共同去实践的。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向全体人民提出，要大家共同实践的口号。从这个意义来说，就不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大家都要身体力行，谁也不能说这是对你的要求，跟我并不相干。咱们还要看到，学生不光在学校里受教育，在学校之外，在家庭里，在社会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受教育。所以家长以及社会上所有的人全都是教育者，全都担负着教育后一代的责任和义务。胡耀邦同志前年在全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议全国的人都要"爱生"，我体会他这个思想的出发点就在这儿。而要当好教育者，克尽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身教"的机会一定比"言教"多得多。

学校是教育青年、少年和儿童的主要场所。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教育后代的责任和义务，学校里更是如此，不论领导和教职员工，都应该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担负起来。分工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分工只表明各人的工作有所侧重，而彼此的精神必须融和为一，无

分彼此，一齐向着共同的目标。要想到受教育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整个的人，都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对他们决不能你说东我说西，你粗疏我琐细，各干各的，必须全体人员认识一致，行为言辞一致，才能真正收到实效。尤其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政治老师要管，班主任老师和辅导员要管，课任老师也得管，不教课的职工也得管，大家都身教兼言教，对每一个学生负责，才能保证把他们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合格公民。

1982年3月14日作

从辅导少先队员们读书说起

——跟《辅导员》编辑的谈话

编辑：我们在《辅导员》编辑部工作。我们的杂志的读者主要是少先队的辅导员。想请叶老谈谈怎样辅导少先队员们读书。

叶老：少先队的活动不只是读书一项吧？

编辑：活动可多啦，植树，搞环境卫生，帮军烈属做事，还有郊游，文娱活动，体育活动。少先队员都在长知识的年龄，所以要让他们多读点书。

叶老：恐怕不能这样看吧。从教育的角度说，德智体几方面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譬如植树：绿化祖国，改造自然，为大众造福，似乎是德育的项目，但是为什么要植树，种什么树，怎样才能把树种好，就有许多知识需要讲求。植树当然不算体育锻炼，可也不能说跟长身体全然无关。再譬如踢一场足球，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尊重对方，团结己方，这些都超出了锻炼身体的范围。完全可以这样说，踢足球也是品德的锻炼。踢足球有没有属于知识方面的事呢？粗粗一想就有好些，不必多说了。学校为了教和学的方便，定了各门课程分别教授，分别训练，但是教育仍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当教师的人虽然有分工，你教体育，我教语文，他教政治或者

常识，可是受教育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教师无论教什么，都得从整体着想；互相配合，步调一致，才能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公民。辅导员不同于任课的教师，大概没有分工之说吧？

编辑：没有分工。德智体各方面，辅导员什么都管。

叶老：这对树立整体观念很有利。教育不但不可分割，而且应该渗透在各种活动之中。如果把某一种活动机械地规定为进行某一项教育，恐怕是不切合实际的，结果只会削弱这种活动的教育作用。

编辑：我们明白了，叶老的意思是如果说长知识，那么各种活动都能够长知识，并不限于读书；主要的问题在于辅导员能做有心人，善于引导。

叶老：说得对，要善于引导。不过我得声明一句，我决不反对少先队员们读书，书里头的确有很丰富的知识。但是读了书并不等于长了知识，这要看书是怎么读的。

编辑：叶老能不能举例说说？

叶老：例子多得很。这些天大家种树，就说树吧。"松柏长青"，书上常见这句话，可是有不少人分不清松树和柏树。豆科植物的特征，叶是羽状复叶，花是蝶形花冠，书上明白写着，大家都看过，可是有不少人不知道槐树属于豆科。臭椿不是椿，泡桐不是梧桐，分得清楚的人也不怎么多。要是只管读书，不跟实际相联系，就得不到真的知识。

编辑：这样说来，辅导孩子们读书，最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联系实际。

叶老：要跟孩子们共同读书，共同联系实际。读一本讲

天文的书，就跟他们共同看星星；读一本讲植物的书，就跟他们共同种植些什么。这样就容易使他们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养成读书联系实际的习惯，养成好动手爱钻研的习惯。这些好习惯又都超出了智育的范围。

编辑：要做到这样可不容易，辅导员自已得学会许多东西。

叶老：慢慢来嘛，可以一点儿一点儿积累起来，积少就成多。一边辅导孩子们，一边自己学。跟孩子们处在平等的地位，共同读书，共同实践。弄错了可以改正，失败了可以重来，反正大家一块儿学嘛。这样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工作一定特别顺当。而且在德育方面，也给孩子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我知道，为了教育孩子们，全国的辅导员都在辛勤地工作，请代我向他们致敬问好。

1982年4月2日谈

原题《怎样辅导少先队员们读书》

关于思想品德课

小学增设思想品德课，当然是好事。

若问为什么要增设这一课，回答当然是要使学生从小就有好思想好品德，打下根基，日后越来越好。

我时常想，好思想和好品德只是两个抽象的名词，而够得上这两个抽象名词的，必然是具体的辨认和行动。譬如说，某个孩子真正懂得苍蝇和蚊子对人们的危害，真正懂得蜜蜂和青蛙对人们的好处，他就随时随地扑灭苍蝇蚊子，保护蜜蜂青蛙；对这个孩子，咱们就说他在这一方面有了好思想和好品德。

我以为抽象的德目如爱劳动、爱祖国，对学生尽可以少在口头上提出，而在具体的引导和训练中却必须看准学生的发展程度和个人特征随时用力，不可丝毫放松。

我又时常想，要有好思想好品德不仅是听人讲讲就够了的事。苍蝇蚊子的危害，蜜蜂青蛙的好处，可以听家长和老师的讲说而知道，也可以凭自己的观察和思索而领悟。光靠被动地听讲总是不够的。在听讲的同时还必须自动地动脑筋，把有关的种种关系辨认得一清二楚，这才不仅知道，而且确信；由于确信，就咬定非如此如彼不可，积久而习惯成自然，于是对苍蝇蚊子一定扑灭，对蜜蜂青蛙一定保护，这种好思

想好品德成为终身的伙伴了。

我恳切期望家长和老师节约讲说的功夫，能不讲就不讲，必须讲的时候也只画龙点睛似的点几句；腾出功夫来，在引导孩子自动动脑筋的方面多想办法多花力气。这固然不太容易，要是做得好，却是够孩子一辈子受用的。

我又时常想，要学生有好思想好品德，如果家庭、学校、社会上的各方各面真能通力协作，必然易于见效，因为每个学生都生活在这些群体里。缩小范围来说，在一所学校里，如果全校的老师在思想认识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基本上彼此一致，这就是极关重要的通力协作；由于老师通力协作的熏陶，他们对学生的指导和训练就容易产生好影响，收到好效果。

增设了思想品德课，该不会把培养学生好思想好品德的责任全搁在担任该课的老师的肩膀上吧；我想如果这样做是非常不妥当的，我相信一定不会。换句话说，就是虽然增设了思想品德课，还是要全校老师通力协作。

再进一步想，课内的所有知识课和技术课，课外的种种校内校外活动，实际上都有培养好思想好品德的作用。只要老师教得好，引导得好，学生学得好，活动得好，就不必另加什么“思想品德的尾巴”，学生自然而然能在思想品德方面不断长进。所以我常说，思想政治寓于各种功课和各种课外活动之中。我自以为这个“寓于”的观点是不错的，实际上确然如此。细说起来要写许多话，我在他处已经写过几篇，这里不写了。

1982年8月14日作

吕叔湘先生说的比喻

最近听吕叔湘先生说了个比喻，他说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吕先生这个比喻说得好极了，办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全都是有生命的，能自己发育自己成长的；给他们充分的合适的条件，他们就能成为有用之才。所谓办教育，最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

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唯有没有生命的工业原料可以随你怎么制造，有生命的可不成。记得半个世纪以前，丰子恺先生画过一幅漫画，标题是《教育》。他画一个做泥人的师傅，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模子里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我现在想起那幅漫画，因为做泥人虽然非常简单，也算得上工业；原料是泥团，往模子里一按就成了产品——预先设计好的泥人。可是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

傅一样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比喻究竟是比喻，把办教育跟种庄稼相比，有相同也有不相同。相同的是工作的对象都有生命，都能自己成长，都有自己成长的规律。不同的是办教育比种庄稼复杂得多。种庄稼只要满足庄稼生理上生长的需要就成，办教育还得给受教育者提供陶冶品德、启迪智慧、锻炼能力的种种条件，让他们能动地利用这些条件，在德智体各方面逐步发展成长，成为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

对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的条件，让他们各自发挥能动作用，当然比把他们往模子里按难得多。但是既然要办教育，就不怕什么难，就必得把这副难的担子挑起来。

自　学

同学们在小学里已经学了五年或者六年，进了初中之后要学三年；初中毕了业，如果进高中或者进职业学校，还要学两年或者三年。学了这十来年，学到的知识和技能是不是够用一辈子了呢？品德的修养是不是已经到家了呢？对于这两句问话都不能作肯定的回答。知识和技能还不够充分适应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还差得很远；至于品德修养，那是没有止境的，谁也不能说“我够了，再不必要修养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努力学会自学的本领，养成自学的习惯。只知道捧着课本死记硬背是没有用处的，至多只能应付考试。学会了自学的本领，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将来离开了学校，才能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地自我充实，自我修养，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1983年1月27日

“鼓励自学成才”及其他

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今后的规模以及应该怎么样办，都扼要地说清楚了，极其适应今后五年的发展情况。在这里，我要说几点我连带想到的意思。

报告中提到“鼓励自学成才”，我以为这是教育界应该普遍关注的一句话。从幼儿园到大学，还有其他有关的补习进修班级，其实都是鼓励来学的人自学成才，辅导来学的人自学成才。光听讲，不消化，不会成才。举一隅，不能以三隅反，不会成才。唯有入学而取得了自学的本领，才能成才。还不妨算一下，进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至多不满二十年，有关补习进修的班级更少了，不过两年三年。要是不在学的时期学好自学的本领，离开了学校或班级之后怎么能够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呢？因此我想，学生受教育，就是要学到一辈子能够坚强的自学的本领。这是我想到的一点意思。

学生要学到一辈子自学的本领，教师的作用极关重要。教师不仅要授与学生以各科知识，尤其重要的在于启发学生，熏陶学生，让他们自己衷心乐意向求真崇善爱美的道路昂首前进。这是教师应尽的职责，也是教师伟大的功绩。我想到的又一点意思就是这个。

要做到前面说的一点，对于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得

重新认识，对于教育的方式就得谋求改革。总之，某些承袭了七八十年的所谓新式学校的老框框非丢掉不可了。这是我想到的第三点，说起来挺简单，我认为挺重要。

我想到的第四点是，今后要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我杞人忧天，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风气至今未歇，只恐今后高教加速发展，这个坏风气更要高涨。片面追求升学率，对学生，对教育事业，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不追求什么升学率，可是考上大学的学生极多，有上海育才中学的例子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取得了录取学生数最多的荣誉，但是熏出来的花容易蔫，学生进了大学就大部分吃不消，这样的事也听见过不少。我希望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地中学以及所有中学生的家长齐心协力，互相戒勉，把片面追求升学率这个坏风气永远消除。

1983年6月10日作

原题《"鼓励自学成才"》

略谈学生读书

《北京日报》的编辑同志嘱我作文，谈谈读书。这个题目挺宽，我思力滞钝，视力极差，只能就此刻想到的写一些，以应雅命。

先说各级在校学生读各科的课本。各级学生入学，目的是去受教育，读课本是受教育的一种手段。受教育还有其他手段。看动植矿标本，作理化实验，参观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科技馆等等，还有工艺实习，植物栽培，动物饲养，出外旅行等活动，就是读课本以外的其他手段，也可以说是读不用文字编写的课本。

读课本切忌只听老师讲而自己少动脑筋，只顾死记硬背。自己动脑筋，多想想课本里说的现象、方法和道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想透了，其乐无穷，课本里讲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了，而且能够举一反三。要是只顾死记硬背，就会觉得读课本是一件大苦事。好比欠了一笔债，非偿还不可，即使考试时得了一百分，实际上可能五十分也不值。

学生读不用文字编写的课本也要注重动脑筋，多想想。多想想不会伤害神经，却能随时得到实益。

现在说学生读课外书。有些学校不要学生读课外书，只为学生学好课本还来不及，哪有功夫读什么课外书。我是赞

成让学生读课外书的，我想向那些不要学生读课外书的学校请愿，能不能在改革教学方法的前提下，使学生容易而且善于学好课本？如果办得到，学生就有馀暇读课外书了。课外书那么多，学生自己能挑选适于自己的程度和爱好的书来读果然好；老师能给他们帮助，因人而施，分别帮助他们挑选那就更好。我想认真负责的老师一定会乐此不疲的。

学生读课外书要注意养成好习惯。先看序文或作者、编者的前言，知道全书的梗概，是好习惯。把全书估计一下，预定分若干日看完，而且果真能按期看完，是好习惯。有不了解处，不怕查工具书，不怕请教老师或朋友，是好习惯。自觉有所得，随手写简要的笔记，是好习惯。其次说不好的习惯。半途而废，以及眼睛在书上，脑子开小差，都非常不好。

1983年7月5日发表

读书和受教育

儿童开始进小学，中学生考上了大学，都说是去读书。"读书"是个通常的说法，大家说惯了，随和地说说也无妨，可是决不能信以为真，看得太死。如果信以为真，看得太死，学生本身大吃其亏自不必说；而且吃亏的范围非常之广，并不夸张地说，简直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所以谁都要辨别清楚，学生上学，随俗地说是去读书，正确地说可不是去读书，是去受教育，受教育是上学的全部意义和整个目的，读书是受教育的一种手段。为什么说是"一种"手段？因为除了读书还有其他手段。

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想到"做"字，就可以悟出光记住些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必得把某些精要的东西化为自身的血肉，养成永久的习惯，终身以之，永远实践，这才对于做人真有用处。

无论是谁，从各级各类学校出来之后还得受教育，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了业并非受教育的终结。那时候哪儿去受教育呢？从社会各方各面都可以受教育，只要自己有要受教育的坚强意愿。这就是自我教育，简化地说就是"自学"。自学能力的强或弱根据在校时候所受教育的好或差。假如在校时候

常被引导向自学方面前进，学生有福了，他们一辈子得到无限好的受用。而且，不但他们自己，社会和国家也得到无限大的利益。不怕他人嗤笑，我简直要外行地说，所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补习、进修的机构的主要职能，全都在引导来学的人向自学方面不断进展。

我说这句外行话源于两点意思。一点意思是，所有做人的必需的东西非常之多，教不尽的，各种教育机构只能取其重要的，作为例子来教。来学的人如果学一光知一，不能举一而反三，受益就不多。所以教了一，同时要引导来学的人能够反三：这就是引导他们自学。再一点意思是，学了什么如果光能守住什么，即使一丝一毫没遗漏也是不够的。不妨试想一下，要是半坡村人光知守而不知变，要是咱们的先民全都光知守而不知变，那么直到今天，茫茫神州还是不计其数的半坡村，哪会有灿烂光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执一不二，光知守而不知变，不求变，不善变，是极不适宜于做人之道的，尤其是在多变激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就给各种教育机构规定了必须担当的任务，在教育来学的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引导他们知变，求变，善变，有所改革，有所创新：这就是引导他们自学。

一辈子坚持自学的人也就是一辈子自强不息的人。不难想象，这样的人不断增多，社会和国家将达到何等繁荣昌盛的境界。

因此，教师特别致力于引导学生善于自学，绝不是越出了教师的职责，绝不致贬低了教师的尊严。正相反，我以为唯有能这样做的教师才够得上称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现在来说读书。因为这篇拙作谈的是学校教育的事，姑且只说课内的读书，不说读课外书。课内的书就是各科的课本，也叫教科书。

不妨先设一问：为什么要有各科的课本？

我想，回答应该是这样：做一个够格的人，必须懂得许多事物，明白许多道理，实践许多好行为；可是事物不能全部直接接触，道理不能一时马上渗透，好行为不能立即正确实践，因而只能写在课本里，以便间接接触，从容揣摩，积久成习。学生读课本并非目的，真能懂得事物，真能明白道理，真能实践好行为，才是目的。

这三个"真能"极为重要。学生果真"真能"了，才是真正受到了教育。另外一种情形，要是学生能把课本读熟，考试的时候能按课本对答无误，可是跟三个"真能"却有或大或小的距离，那就成问题了。问题是学生在受教育的意义上有或大或小的亏缺。所以致此，或由于课本的编写失当，或由于教师的教学欠妥，或则二者兼之。因此，我诚恳地祝愿编者和教师，你们在编写和教学的时候务必注意到学生的三个"真能"，同时还要注意到引导学生向自学方面进展，终身做得到三个"真能"。

四十年前，一位同事编小学课本，要说明蒸汽机能带动列车是怎么一回事。他写得很辛苦，一改再改，总不满意。他把稿子给我看，我看过后说，小学生念了这篇课文，恐怕对蒸汽机还是不甚了了。要是学校里有个蒸汽机的模型，酒精灯一点燃，活塞一推动，孩子们看了就大致懂得蒸汽机了，这篇课文也就不用写了。要是当地有火车站，火车站的站长

容许孩子们爬上机车去看一看，那就懂得更清楚了。

看蒸汽机的模型开动，或者爬上机车去看一看，都是直观。直观是受教育的又一种手段。我想，无论什么学校总要尽可能让学生直观，光凭一堆课本总有不足之嫌，直观就是跟事物直接接触，因而容易懂得，容易明白其中的道理。学校里能有动植矿标本室、理化实验室、图书阅览室（那里的书不是课本了）、实习工场、种植园地之类，当然最好。如果经费不充裕，小规模地设备一些总比完全没有好。地方上如果有动物園、植物园、博物馆、天文馆、地质馆、科技馆、图书馆等等，自当组织学生去参观学习。此外如工厂参观，农村访问，社会调查，假期旅行，也是使学生从直观中受到教育的好途径，不必细说。

还有一问，要使学生"真能"实践好行为，有没有直观的门径呢？我说有。其一，教师以身作则，事事处处为人师表，这就是学生最亲切的直观。其二，让学生多接近各方各面的先进模范人物，也是极为有益的直观。

1983年7月5日作

教育杂谈

——在民进外地来京参观教师茶话会上的讲话

我和诸位初次见面，但第一是同会，都是民进会员，第二是同行，我也当过十年教师。今天初次见面，我诚恳地向同志们致敬意。我的耳朵不好，听不清楚。刚才不清楚地听了大家的讲话，也感到诸位是关心民进的工作的，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我心里激动得没法说。

刚才有一位同志说到我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后来我加了四个字："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我觉得这样表达比较明白。是不是不教了，学生就学成了呢？非也。不教是因为学生能够自已学习了，不再需要老师教了。不要说小学毕业就学完了，中学毕业也没有学完，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也不能算毕业。世界上的事情是学不完的，无论是谁，都要学习一辈子。咱们当教师的要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已学，自已学一辈子，一直学到老。世界的变化快得没法说。我们讲中国历史，唐朝宋朝有变化，明朝清朝有变化，清末到现在这一百年间，变化之快，跟以前相比恐怕难以用数字来说明。再看全世界，战后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多么大，近几年的变化多么大！一个人到某一阶段也非变不可，如果到此为止，停步不前，就是落后——不进则退。达到不需要教，就是要教

给学生自己学习的本领，让他们自己学习一辈子。

学习不等于读书。认为读书就是学习，这个观点要打破。把进学校说成"读书"，是一种普遍的说法，通俗的说法，不要把"读书"两个字看得太死。学生看得太死，学生自己吃亏；教师看得太死，不能教好学生；家长看得太死，对不起自己的子女。严格说起来，进小学中学大学都不是去读书，而是去受教育。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是为了做社会的合格成员，国家的合格公民。我新近作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书和受教育》，不久将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意思大概是说，大家不要叫通俗的说法弄糊涂了，以为学生就是读书，教师就是教书，非也。教师并非教书，而且教育学生，使学生受学校的教育，受国家的教育。

现在很通行参观，不知诸位来到北京参观过学校没有？参观，怎么个参观法？今天某老师上课，他是位好老师，我们坐在旁边，听他怎么讲。听某老师怎么教是一个方面，老师教了，学生得到了什么，这是另一方面，参观要着重在后一方面。参观老师教课，要看老师是不是善于启发学生，引导学生，要看效果如何，学生是不是真有所得：所以不能光看老师唱独脚戏。听到有人说，听某老师讲课简直是最高的艺术享受。我不大赞同这个说法。欣赏艺术要到剧院去，到音乐会去。参观学校最要紧的是看学生，面不是光看老师讲课。学生怎样生活，甚至怎样游戏，都应该是参观的内容。

还有个升学率问题。不讲升学率而升学率很高的学校，有上海的育才中学，段力佩同志在当校长。这个学校不片面追求升学率，毕业生考进大学的很多。他们就是根据党的教育

方针来进行教育，不是为升学率而上课。目前的高中有三年的，有两年的，将来大概都要改成三年。许多高中，最后的一学期不上课，只是复习，为的应付高考。我想建议，即使三年，也要把三年内应当学的东西分配到六个学期中，让学生脚踏实地地学，老师尽心尽力的教，用不着抽出最后一个学期来复习。现在许多高中只有两年，实际上只学一年半，这个道理讲不通。学习不是为应付考试而强记，而是要让学生把所学的东西真正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能终身受用。诸位能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我想建议取消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复习。

初次见到诸位，好像见到了亲人，想到什么就说了出来。时间有限，只能到此为止。诸位这次到北京来参观，精神上体魄上都满载而归，回去一定工作顺利，比上学期更有进步。

1983年8月6日讲

关于反对精神污染

——摘自民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以下再说一点，是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一些想法。

同志们在讨论中都说到咱们民进的同志从事教育工作的多，从事出版和文化工作的不少，对清除精神污染，有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也这样想，责任的确不容推卸。文化和出版工作，从广义说也是教育工作，同样是教育人民的，所以写一篇东西，演一个节目，出版一本书，刊登一篇文章，都跟教师教课一样，要预先郑重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当然，咱们都希望产生顶好的效果。能不能全都得到好的效果，而且是顶好的呢？还需要事后认真检查，得到个明确的答案。这才是向社会负责，向人民负责。如果检查过后，知道没达到预想的效果，或者竟然跟预想的效果正相违背，那就应该找出原因来，力求改正，这也是向社会负责，向人民负责。咱们应该本着这样的责任感来清除各色各样的精神污染，态度一定要认真，却不宜过于紧张。要弄清楚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有哪些东西是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有哪些东西是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相违背的。咱们要清除的就是这一类垃圾，不要草木皆兵，认为这也是，那也是，结果弄得无所适从。

对于中学生小学生来说，我想还是应该以正面教育为主，着力培养他们辨明是非和美丑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免疫力，有了这种免疫力，精神就不至于受污染。所以必须这样做，道理很清楚：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还会不断地袭来，旧时代的封建残馀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部消除，而学生总有一天要离开学校离开老师的；咱们必须让学生具备坚强的免疫力，将来他们在处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才能够抵制各色各样的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21日讲

先 做 学 生

"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就文艺工作而言，可是同样适用于教育工作。

活用这句话的精神，就教育工作来说，就是"只有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

一定有人会问，说他大学毕业了，还不够当中学老师吗？还要做学生，而且做中学生的学生吗？或者说他高中毕业了，还不够当小学老师吗？还要做学生，而且做小学生的学生吗？

回答以上的问话是同样一句话："是的，你们还要做学生。"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大学里在高中里学了某些学科，可没有学有关教育的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之类，所以还得补。"

"选几种有关这些学科的书，业余自己来补修，成不成？"

"当然成。可是无论学什么，光凭书本上说的总还嫌不够，最好有直观的凭证，实践的历练。譬如教育学的书本上说，硬灌式的教学方法不好，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好，你要认识得真切，可以在教你的学生的时候作检验。检验一阵之后，

你就更进一步，笃信启发式确乎好，必须终身以之。在这样情形之下，你的学生在受到实益的同时还帮助了你，他们不是也可以算得上你的先生吗？”

师大、师院、师专毕业的人看到这儿可能要开口了：“教育学、心理学之类，我们学过了。好些地方的学校，我们参观过了。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我们也练过一段时期了。难道还不够吗？”

“你们做过的都极有益处，要说够，却还可以考虑。你们参观过好些学校，那些学校的所有情况只恐未必跟你们现在任职的学校完全相同吧。你们练过学校管理，课堂教学，只恐未必能完全照搬到现在任职的学校里来吧。何况如今是一切都要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建设两个高度文明的时期，是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务必建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时期，谁也不能说学过了就够了，谁都必须随时随刻力求长进，永不停止。所以你们虽然是师范出身，还得继续地学，跟不曾学过师范的一样。”

1983年11月28日作

关于师范教育

现在大家逐渐重视师范教育了，认为师范教育是推进和革新教育事业的根本。这是极可欣喜的事。

重视师范教育，期望在不远的将来，绝大部分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师都是师范出身；所教学校的级别与所受师范教育的级别相当，师大、师院出身的教高中，幼师出身的教幼儿园。

学得高深些的师范毕业生教较高级的学校，学得浅近些的师范毕业生教低级的学校，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据说别国大都如此；又听说某些国家的小学教师必得是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还得受教育方面的专业训练，合格的才可以当小学教师。

我想，较高级的师范毕业生教较高级的学校，较低级的师范毕业生教较低级的学校，这个办法所以被认为顺理成章，只是从某些学科的教学情况得来的。例如教数学，如果你教的是小学，只要对算术通透熟练，又善于引导小学生认真学习，就可以胜任愉快了。又如教小学的唱歌和图画，只要能教学生唱得不离谱，又能唱出歌词的感情来，能教学生对准物象描绘，又能取其要舍其不必要，那就是挺不错的唱歌老师、图画老师了。从上举例子看，似乎可以证明学得浅近些

就足以当小学老师了。

仔细想想可不尽然。且不说前面所举的教算术、教唱歌、教图画的实践情况，在仅仅浅近地学过数学、唱歌、图画的人未必都能做到。不妨另外再举些例子，比如教小学的动植物和历史的功课。小学生对这些方面并无知识，动植物还见过若干种，切实的知识当然谈不上，历史则全无所知。要使小学生从这些功课真正受益，首先在于把课本编好。课本能够编得简而要，浅显而正确，刚好给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引路，那就可以说相当好了。其次在于教师依据课本把功课教好。教功课绝对不是讲课本，使学生把课本上的语句记住，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教功课的首要任务在于深切体会编得相当好的课本的内容，引导并且帮助学生去观察，去实验，去思索，为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动植物和历史打下结实的基础。如果是仅仅浅近地学过动植物和历史的人，要他完成这样的首要任务恐怕并不容易。

再就另外方面来考虑。凡是当教师，教育学总是必需学的。且不说目前我国有多少种教育学的教本，孰好孰差；总之，各级师范生都必需研究教育学，担任各级各科的教师都必需实践教育学的要旨（这当然是就原则而言）。教育学的要旨，扼要地说，无非阐明国家为什么办教育，该怎样办教育，各级学校该教哪些功课，各种功课该怎样按其性质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教，功课以外该怎样训练学生，陶冶学生，使他们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国家的合格公民。学校的级别有不同，学生的程度有不同，教师关于教育学的领会却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必须相同，因为现在的幼儿就是

将来的少年和青年，各级的教师认识一致，实践一致，才真能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校外的人能与教育工作者一致当然更好，尤其是学生家庭里的成员。）教育学之外还有心理学和生理学，也是教育工作者非学好不可的。普通心理学、普通生理学之外，还得各就所教的对象分别学好儿童心理学、儿童生理学或青年心理学、青年生理学。前者并不低于后者，后者并不高于前者，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

还有一门学科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必需学好的，就是语言学——切合实用的语言学。语言是人与人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这是一层。教师教学生，除开“身教”就是“言教”，言教必得凭正确的语言，这又是一层。学生一定要学好语言，语言学得不好，对于生活方面和工作方面都极为不利，这是第三层。从以上说的三层着想，凡是当教师的人绝无例外地要学好语言，才能做好教育工作和教学工作。语言与思维密切相关，语言说得好在乎思维的正确。因此，锻炼思维极关重要。思维要锻炼得经常有条有理，一步一步地想丝毫不乱，而且没有不相干的东西掺杂在里边，说出来的语言才是正确的有效的语言。试想想，如果无论什么级别、类别的学校里的教师全都经过锻炼，随时随地说的语言总是正确的有效的，学生受到的感染将有多么深，受到的实益将有多么大。

所有教师实际上都负担语言教育的责任，语文教师则负担语言教学的专责。现在一部分语文教师认为语文课光管给学生讲语文课本，光管教学生作文，作了文给他们批改。这是错误的认识，必须赶快改变。必须认识到看书读书其实就是听他人的话——用眼睛从书面上听他人的话，作文其实就

是说自己的话——用笔在纸上说自己的话，读和听是同一回事，写和说是同一回事，不能丢开听和说不顾，光管读和写。认清了这一层，语文教学才能切合实际，对学生真有益处。学习语文课本就是听他人说各色各样的话，一定要使学生能够抓住课文的要点，辨明好处在哪里，如有不足之处又在哪里，由此练成听他人的谈话、报告以及阅读各种书刊的扎实能力。学习作文就是说出自己的话，一定要使学生把意思想清楚了，把次序安排好了，然后像平时说话一样顺顺当当地写出来。作文决不是说一番空话、假话、套话、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所以教师一定要预料学生有什么能够说的材料，或是想得清的，或是经历过的，在此范围内出个题目让他们写。要不然，就是引导学生乱说一阵，结果是养成学生的语言的不良习惯——也就是思维的不良习惯。这是绝对对不起学生的。若就"听说读写"四项的发展先后来想，当然是听说在先，读写在后。小孩在一岁半到两岁的时候就注意听大人的话了。（我以前对儿辈、孙辈、重孙辈都不曾注意，近年来才注意一个最小的重孙女，可是说不上精细。）大概是逐渐从不注意听到注意听，逐渐从听不懂到听得懂，逐渐从听错而自己纠正，达到不听错。一边听，一边学着说。发音发得能使他人听得清是艰苦的历程。说简单的话，往往是说错了自己纠正，终于达到不错；她所以知道错不错似乎看所说的话是否达到她的目的。大约学说了三四个月，她的简单的话按语法说是合式的了，而且有些妙句了。举两个例子。她见下雹子，说"掉豆豆了"。她往北海公园看见荷花，说"花儿掉水里了"。这两句话合乎语法，又是最简单的形象思维。我

并不想夸说重孙女，我举她为例，是想说小孩学习语言，大概是不断地从实践中发觉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学校教育系统中的语言教育开始于幼儿园，幼儿园训练的是听和说，这是基本。儿童进了小学才开始识字，开始读课本，这才遇到读和写的事。读和写是听和说的发展，绝不是两码事，凡是语文教师，对这一点必须确信不疑，始终贯彻在教学工作之中。对于语法、修辞和逻辑，教师必须在语言实践（就是听、说、读、写）中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举些例子。听一句话或是说一句话，要能把这句话切开来，说得出这部分与那部分什么关系，哪几个词是主要的，哪几个词是次要的却又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语法、修辞方面的"知其所以然"。听一段话或是说一段话，要交待得出这一句为什么在前，那一句为什么在后，为什么颠倒过来就不成，缺少了这一句或那一句也不成。这就是逻辑方面的"知其所以然"。教师有了这样的素养，就不至于漫无凭证地说这句对那句不对，这段完整那段有欠缺了。对于学生，可不必同样要求。语法、修辞教得详细甚至于烦琐，徒然使学生厌倦，还是简要地教一些，而在他们听说读写的实践中随时给他们指点启发的好。假如各级学校精神一贯，学生所受的语言教育就足够了，可以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了。追究到根源，却在于幼儿园训练孩子听和说，基础打得好。从幼儿园的孩子到高中生，各项程度显然有高低之分。但是幼儿园的教师与高中语文教师共同站在语言教育的阵线上，并且做的是打基础的工作，竟可以说责任更为重大，功能更为重要。只要平心静气想想，这样看法该是谁都同意的。

说到这里，我还想插说一点意见。现在大学和师院都有“写作”课，先是中文系有，后来逐渐推广到其他科系，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只知道趋势还在推广中。为什么大学要设写作课？回答是大学生笔下的功夫差，写出来的东西不能或者不够应用，所以要设写作课。从这样的回答可以知道，写作课原来是补课的性质。学生在中学里没把语文课学好，所以进了大学还要补。写作课怎么个情形呢？我大略知道，还是与中学相仿，也是选几篇范文来讲讲，出几个题目叫学生作作。写作课的效果如何，据说还没作调查研究，难以确说。不过据我的浅见，语言教育总该在普通教育阶段完成，这就是说一般的听说读写能力应当达到充分应用的程度了；大学里的写作课如今虽然还处于增长的趋势中，将来总得取消。按理说，大学不应该以宝贵的学习时间使学生补习中学的功课。

插话说罢，现在可以回到本篇开头的地方去了。一般认为所受师范教育的高低与所教学校的级别相适应，级别低的学校，级别低的师范毕业生就可以对付；其实呢，就若干功课来看就不然，级别低的学校的很多功课也要水平高的教师才教得好；何况教育工作不限于课堂教学，课堂教学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说到这儿，我非常向往于某些国家的情况了——小学教师必得是大学毕业生，还得受教育方面的专业训练。

我所说的都属空想，现在还在准备按照宪法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时期，而初等教育的实质究竟怎样，很可能问十个人有十种回答。总之，决不会定出这样一条来，说小学教师

必得由师大、师院的毕业生担任。但是，现在是一切事业要求改革，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教育事业必需改革，有心人完全一致；教育事业怎样改革，许多实行家正在作种种调查研究和实践试验。我把我的空想写出来，或许可以供诸位实行家看一看，想一想。于是我就写了这一篇。

1983年12月14日作

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我在《教工》杂志去年的第三期上题过如本篇标题的一句话，现在方明同志要我把这句话大略伸说几句，就执笔写这一短篇。

第一点——通常说教育工作分“言教”和“身教”，以“身教”为贵。这是不错的。不过仔细想想，要是自己不明白某些道理，不擅长某些方法，怎么能说给学生听？这是一层。要是光能说明某些道理和方法，而在平日的实践中并不按照自己所说的道理和方法行事，那给与学生的不良影响是不必细说的。所以凡是自己的实践必须跟说给学生听的一致，这是又一层。从以上说的两层看来，“言教”并非独立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或以言教，或不言而教，实际上都是“身教”。“身教”就是“为人师表”，就是一言一动都足以为受教者的模范。

第二点——知识学问无止境，品德修养无止境，这是古今中外凡是有识见的人一致的认识。所以就个人来说，谁也不该故步自封，说我是够了，凭我现在这一身本领，可以应用一辈子了。至于教育工作者，担负的既然是教育工作，就不能不就当前国家的形势，就受教育者的前途，考虑该怎样

"自处"。当前国家的形势怎样？两个文明必须大力推进，四化建设必须赶速完成，全国各族人民都在为此而勤奋努力，各方各面都开展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受教育者的前途怎样？回答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唯有投身到上面所说的洪流中去，各自尽一份应尽的力量。受教育者的前途既然是这样，教育工作者自当从这些方面训练他们，熏陶他们。就教育工作者个人方面来说，当前国家的形势既然如此，自己是全国各族人民中的一分子，本该德才兼备，知能日新，一心为公，实事求是。何况自己担负的是教育工作，无论言教或是不言之教，总之要把自己的好模样去教人，才能收到训练和熏陶的实效。把自己的好模样之教人就是"为人师表"。

第三点——"知也无涯"，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不能知，没有探索过的道理不能知。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的进步事业飞速发展，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奥秘都有极其丰富的发见发明。但是决没有到了尽头，很可能没有发见发明的比已经发见发明的还多得多。所以谁也不能是全知全能的人，只能是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教育工作者当然也如此。不过教育工作者必须为当前的受教育者着想，将来攀登新高峰窥见新奥秘的正是他们，非趁早给他们打基础不可，基础怎么打？还是身教为要。事事不马虎，样样问个为什么，受教育者看在眼里，印在心里，自然而然会养成钻研探索的良好习惯。至于一切事物后来居上的道理，历史洪流好比接力长跑的道理等等，虽然只能言教，如果例证确凿，说理透彻，受教育者也会受到良好影响。我以为在当今的时代，这是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的极其重要的一项。

我就说以上三点，自知不免有重复处、欠透彻处，请方明同志和本刊的广大读者予以指教。

1984年3月7日作

编后记

第十一卷是关于教育的论说，文章的内容和体裁都比较杂，所以称作“教育杂文”。仍旧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为序，分成四集。

“一卷”和“二卷”中的文章，都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写的，所以分为两卷，因为中间有十年的间隔。“一卷”几乎都是讲儿童教育和小学教育的；这段时间内，作者主要在小学当教员。“二卷”以讲中学教育为多；这段时间内，作者主要在编辑《中学生》杂志。

“三卷”中的文章，是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多年间写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写的另编一集，因为又有了十五年的间隔。不称作“四卷”而取名《晴窗随笔》，因为其中有《晴窗随笔》一组文章，而其他的文章，跟《晴窗随笔》的小序中说的一个样，也是在晴窗下写成的。

作者常常把他对教育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写进了他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童话、戏剧、诗歌）和对文艺创作的论说中；这些作品和论说，已经编进了前边的十卷里。作者还写了不少跟青少年谈论教育和学习的文章，编在后边的第十二卷里。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第十一卷
作者＝
页数＝３１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